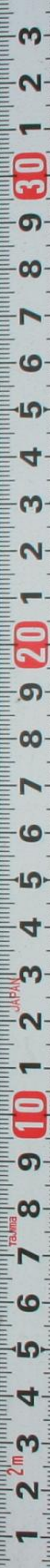


春秋

十九卷二

特別  
412  
16  
46





12  
16  
48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十九

宣公一

公名倭一名接文公妾  
夫人穆姜在位十八年

謚法善問  
周達曰宣

周 主崩弟定王立

鄭 魯宣公三年穆公卒靈公夷立

齊 魯宣公十年惠公立

宋 詳見文公元年





晉

趙盾為政魯宣公二年靈公弒成公黑  
晉立宣八年卻缺為政宣九年成公卒  
子景公儒立軍十二年荀林父為政宣  
十六年士會為政軍十七年卻克為政

衛

魯宣公九年成公  
卒子穆公邀立

蔡

魯宣公十七年文  
公卒子景公固立

曹

魯宣公十四年文  
公卒子廬立

陳

魯宣公十年靈公  
弒子成公午立

杞

詳見僖  
公元年

薛

詳見僖  
公元年

莒

詳見文  
公元年

邾

詳見文  
公元年

許

魯宣公十七年  
昭公卒靈公立

小邾

詳見僖  
公元年

楚

魯宣公十一年盟辰陵討陳春秋始子  
楚莊王以伯宣十一年楚孫叔敖為令

尹宣十二年敗晉于必宣  
十八年莊王卒共王立







之行不容一日息也惟其無王是以書王爾桓公之時王猶可望則待王之誅宣公之時王不足望故書王以討也

# 公子遂如齊逆女

左傳尊君命也

魯秉周禮喪未暮年遣卿逆女何亟乎太子未出也仲遂殺子赤及其母弟而立宣公懼於見討故結昏于齊為自安計越典禮以逆之如此其亟而不顧者必敬嬴仲遂請齊立接之始謀也宣氏公繼世之初斬烏在夜而首遣大夫如齊逆女所遣者又同惡之本謀亦以見齊元無道黨其臣而使獄君篡國之昏割地魯所以自結於齊者皆在遂與得臣如齊之時故即位未幾而襄仲隨有逆

女之行無何又以割地而出春秋書即位書逆女書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書齊人取齊西田著魯人結齊之法以治齊魯之罪二國皆有計也宣氏曰赤明王甥也憂齊之有不足罪也魯氏公穀謂議喪娶不知喪娶之不足罪也魯氏娶也其後滕文公定為三年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故也魯氏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也朱子曰謂魯不行三年喪也魯氏喪紀寢廢夫豈一朝一夕之故自文宣莫之行矣此所謂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也杜曰不議喪娶者不待貶責而自明也薛氏曰公薨而違禮婚皆罪也臨川吳氏曰文公使公子遂納幣已非禮况宣公逆夫人而可遣僖祖之弟乎然負篡弑之罪而急於結昏昏以定其位者乃惡之大喪娶卿逆之非禮於春秋其惡之小者爾王氏曰文公未終禫制而圖昏春秋深加貶黜不書逆者姓名不書如齊不稱夫人不稱氏以著其罪宣公







國君毋斬焉在衰服之中請昏納婦而其罪隱而未見也故因夫人至特稱婦姜以顯之此乃春秋推見至隱著妾母當國用事為後世鑒者也槩指為有姑之詞而不察其旨則精義隱矣以也高氏曰不直書夫人婦姜至自齊而稱遂以者明公子遂不當以夫人歸哉遂蓋公族之尊莫重於親豈容他人得之歸哉遂蓋公族之尊莫重於親也家氏曰夫人非大夫所得以也遂挾齊以弒其君娶齊女為夫人非大夫所得以也遂挾齊以弒其出姜也經於公穀言婦有姑之家國實制於遂書公始立書遂以婦姜之後書夫人姜氏歸于齊於公而與之婦所以婦姜自齊所以齊而娶齊女妾以為姑也絕天理甚矣○劉氏曰左傳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及齊宋盟非受命亦稱族歸父若云然公子結遂及齊宋盟非受命亦稱族歸父豹意如其往也氏其至也不氏無有夫人居間也何以舍族非

### 夏季孫行父如齊

左傳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

經書行父如齊而不言其故謂納賂以請會者傳也經有不待傳而著者比事以觀斯得矣下書公會齊侯于平州則知此會行父請之也又書齊人取濟西田則知其請蓋以賂也雖微傳其事著矣諸侯立卿為公室輔猶屋之有楹也而謀國如此亦不待貶絕而惡自見者也高氏曰公既昏矣然請列于會蓋春秋時國君不以其道立苟得一預諸侯之會他國不得復討其罪所以季文子苟得一預自行者欲假大國之權以定宣公之位也宣公之



位定則一時臣子黨亂不然以行父之勤勞恭儉  
相三君而無私積子公賜五年事見必能以其君顯名  
與晏嬰等矣朱子曰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可謂慮  
文子乃不能討反為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公篡立  
起而反或與國以先施君母不齊而納賂焉豈非公篡立  
大臣侍大國若先王之澤民矣張氏曰文公世子大  
夫也而猶若是先王之澤民矣張氏曰文公世子大  
所書則知之矣魯氏曰季友受行父之寄醜叔牙  
戮慶父立僖公魯之宗社賴以再安之行父其孫也  
乃為賊使齊而歸先君之母今又為之再使納賂  
請會多矣厥祖多矣

###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子衛

左傳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子衛而立胥克先  
辛奔齊公羊傳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然則何  
言爾近正也此其為近正奈何古者大夫已去三年

待放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古者臣有大喪則  
君三年不呼其門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君使  
乎之也臣行之禮也閔子要經而服事既而曰若此  
傳放猶屏也稱國以放而致仕孔子蓋善之也穀梁  
杜氏曰胥甲下軍佐晉臣之子也  
放猶羈置毋去其所杜氏曰放者受罪黜免宥  
之杜氏曰孫氏曰放逐也於專殺者其罪薄乎云爾李氏堯俞曰稱國以  
放與稱國殺大夫同或  
以為近正非矣大夫當官既不請於天子而自命  
以為有罪又不告於同寇而擅刑猶不遠於正乎  
蜀杜氏曰周衰諸侯擅恣法度而有屏放其臣者  
春秋天子不得譏之張氏曰諸侯不專放大夫其書  
也稱國以放亂君與大夫咸與焉晉放胥甲是也稱  
人以放國亂公孫獵是也秦晉戰于河曲撓東  
駢之謀者趙穿也若討其不用命則當以穿為首



止治軍門之呼去聲事見左傳借貶可也而獨放  
胥甲父則以趙盾當國穿其族子而盾庇之也張氏  
曰穿以盾之側室而獨免刑之偏多  
頗如此非所以治有罪主諸侯也  
固形於此矣故稱國以放見晉政之在私門而成  
上侵為後戒也臨川吳氏曰河曲之戰及今八年  
必胥甲以他事取惡於趙盾而逐之也注氏曰放  
胥甲者欲夷臯之兆夫有罪常請于天子或殺或放  
高氏曰諸侯大夫之兆夫有罪常請于天子或殺或放  
今晉專放其大夫可乎况舜討驩兜之罪而放之  
崇山者校之遠方也崇山猶在封疆之內非蠻夷  
外國也晉人於衛同為列國而放其有罪之臣於  
衛是鄙衛也劉氏曰秦穆公悔不用百里奚之臣於  
大國之勢與劉氏曰秦穆公悔不用百里奚之臣於  
以亡三帥自改其過而作秦誓晉靈公耻不得志  
於秦而追咎善謀放胥甲于衛人之度量相越豈  
不遠哉使晉之君臣因胥甲之言推而廣之脩晉  
而不責人鄰國將來服矣患秦哉春秋書放胥甲

### 公會齊侯于平州

以其無罪而譏晉之濫也○陸氏曰公羊云近正也此傳是三年待放之義乃三諫不從以禮而去者今放名雖同而實殊傳不見事迹故云爾高郵孫氏曰穀梁云稱國以放無罪也按稱人自為與其下為別也安得以稱國而見其無罪乎

左傳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杜氏曰平州齊地

按左氏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魯宣篡立踰年舉國臣子既從之矣若之何位猶未定而有待於平州之會也春秋以來弑君篡國者已列於諸侯則不復致討故曹人以此請負芻于晉事見左傳成公十六年夫篡弑之賊毀滅天理無所容於天地之間身無存沒時無古今其罪不得赦也以列於會而不復



公子遂如齊

討是率中國為戎夷棄人類為禽獸此仲尼所為懼春秋所以作也然欲定其位者魯宣宣稱及齊而曰會者討賊之法也凡討亂臣賊子必深絕其黨而後為惡者孤也張氏曰凡亂臣賊子之所以國能討之也齊乃魯之鄰其力足以正魯而庶不明於義利邪正之辨始許仲遂以亂魯而惠庶哉會者外為志魯宣欲求龍莊垂之會一也晉為志以治黨惡之罪與桓公鄭君威弗能加魯亂不盟主諸侯所取正而齊宋弒齊威因歡戎之逆得治見晉之無能為也汪氏曰齊惠因歡戎之逆得立乎其位故魯宣納賂求會驩然而從蓋同惡相齊耳特齊之強大足以庇會故宣公君臣殫意以固結之也

左傳東門襄仲如齊拜成

軍公篡立之罪仲遂主謀為首惡初請于齊遂為上客而並書介使者罪叔孫得臣不能為有無亦從之也大夫有以死爭者矣然削而不書者以叔仲惠伯死非君命失其所也汪氏曰孔父仇牧荀特書於策竊疑忠義之臣扞君之難固不可待召命而後致死也杜氏謂史畏襄仲不敢書殺惠伯其理遂及行父則一再見于經矣如齊拜成雖削或然也又再書于策者於以著其始終成就弒立之謀汪氏曰遂得臣同如齊見公而拜成于齊逆謀之終以戒後世今臣或內交官禁以固其寵或外結潘鎮以為之援至於殺生廢置皆出其手而人



主不悟者汪氏曰唐武三思李輔國通帝后張昭  
緯結王行瑜李茂貞朱全忠而脅帝其慮深矣凡  
殺杜讓能王搏蘇擅貶陸衰王溥

###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左傳齊人取濟西之田為立公故以賂齊也公羊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取言取也曷為賂齊為賂齊也程子曰宣公不義得國賂齊以授之也  
以助不義故書取不義不能保其上也故不云我非為地僖三十年取之曹者皆謹張氏曰濟西魯故魯人致賂以免討而書齊人取田者所以著齊罪高郵孫氏曰齊侯之罪隱而難見故明書取田以著其罪春秋取田邑皆賂之曰人罪其擅取也惟取不為已得特書其爵春秋討賊尤嚴於利其為

無而助之者所以孤其黨夫齊魯鄰國盟主之餘業也子惠弒出姜歸而宣公立不能聲罪致討務寧亂首與之會是利其為無而助之也弒君篡國人道所不容而貨賂公行免於諸侯之討則中國胥為戎夷人類滅為禽獸其禍乃自不知以義為利而以利之可以為利而為之也孟子為梁王極言利國者必至於弒奪而後屢蓋得經書取田之意舉法如此然後人知保義棄利亂臣賊子孤立無徒而亂少弭矣張氏曰桓公篡立求援於鄭以自立而賂以濟田以誘以許田宣公奪嫡主齊齊惠不貪其利則桓宣必不能以自立矣曰假曰取蔽罪齊誅其貪利而論先利後義不奪不屢天下深戒以利為利孟子論先利後義不奪不屢



秋邾子來朝

皆後本塞原知春秋之微意也歟家氏曰魯桓之  
弒君宣之弒君謀出於襄仲實成於齊惠故諱之  
也其事以兩君之蓋田者先受其祖之所受之土疆  
封疆也齊公既篡人國又割先受其祖之所受之土疆  
以爲齊也所謂盜竊之取是罪之大於齊取我高魚不  
有曰外取邑不書喪是二罪有六於齊取我高魚不  
氏有曰外取邑不書喪是二罪有六於齊取我高魚不  
必嘉呂氏曰春秋後書是二罪有六於齊取我高魚不  
四年莒人伐杞取之書是二罪有六於齊取我高魚不  
僖二年齊取穀三年齊侯伐莒取之書是二罪有六於齊取我高魚不  
伐齊取穀九年齊侯伐莒取之書是二罪有六於齊取我高魚不  
莒取穀九年齊侯伐莒取之書是二罪有六於齊取我高魚不  
知取穀九年齊侯伐莒取之書是二罪有六於齊取我高魚不  
十一年齊取穀九年齊侯伐莒取之書是二罪有六於齊取我高魚不  
西曰齊取穀九年齊侯伐莒取之書是二罪有六於齊取我高魚不  
齊以歸我取之也此則也  
用兵力而取之也此則也

聖堂胡氏曰凡經於朝聘皆不徒書未有書而無義  
於朝桓與公弒君者所立制于來朝而無與文者既  
曰其餘從同同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左傳宋人之弒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  
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為魯  
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  
陳陳遂侵宋穀梁傳遂繼事也  
楚書爵而人鄭者貶之也鄭伯本以宋人弒君晉  
不能言受賂而還以此罪晉為不足與也遂受盟  
于楚今乃附楚以亟去聲病中國何義乎張氏曰不  
晉之無義而亦未至如借王猾夏之罪大也鄭書  
舍晉從楚附無王之夷狄以爲中國患故人之鄭書  
侵陳遂侵宋者以見潛師掠境肆爲侵暴非能聲



宋罪而討之也家氏曰使鄭穆公從楚之後能以宋人必能以鮑為戮更議立君則不失其棄晉之師凌駕中夏非討亂既正此師為不義然後中國之舉也  
之師可舉矣宋嘉呂氏曰盟會而書楚子自孟始  
楚子矣未加兵於中國也伐而書楚子自孟始  
遂伐楚侵曹伐衛書齊侯晉侯皆伯中之詞也  
侵陳遂侵宋書楚子傷中國之無伯而夷狄得以執伯權也陳氏曰書遂伐楚言志不在蔡也書遂  
年而宋楚平後五十年南比之勢於是始也後十五年諸夏之君分為晉楚之從矣自是迄春秋師再有事無言遂者非與國伐盟主則盟主伐與國也廬陵李氏曰楚莊以文十三年即位數年之間不聞有晉楚之師休養以有為也至此而爭伯矣又曰楚自僖二十七年圖宋至是而再及宋中伯也

# 晉趙盾帥師救陳

左傳晉趙盾帥師救陳

鄭在王畿之內而附蠻夷陳先代帝王之後而見侵逼此門庭之寇利用禦之者也注氏曰門庭門此則不得不擊伐之王者以晉能救陳則存諸夏攘夷狄之師故特褒而書救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如解倒懸如拯民於塗炭之中注氏曰塗炭猶言水火之中  
傳稱師救陳宋經不書宋此非闕文乃聖人削之也前方以不能討宋上卿貶而稱入諸侯會而不



序今若書救宋則典刑紊矣張氏曰陳魚罪而蒙之罪不當救故畧之家氏曰書救陳與其能救陳也宋有獄君不書救宋不與其救宋也宋負其誠於晉受賂不能討而楚伐之雖楚之存心未必誠於為義然弑逆之賊夫人得而討之也楚討之晉救之故春秋不與其救與

###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左傳會于棐林以伐鄭也楚為賈救鄭遇于北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公羊傳此晉趙盾之師也曷為不言趙盾之師君不與大夫之辭也穀梁傳列數諸侯而會晉趙盾穀梁子以為大趙盾之也杜氏曰晉師救陳宋四國君往會之共伐鄭也  
列數聲諸侯而會晉趙盾穀梁子以為大趙盾之事以其大之也故曰師此說非也劉氏曰卿大夫不得會公侯今

晉侯不行趙盾專國亦無春秋立法君為重而大夫與師其體敵汪氏曰據君不書帥師大夫必書夫獲仍書列數諸侯於帥師之下而又書大夫之名氏則臣疑於君而不可以為訓其曰會晉師此乃謹禮於微之意也其立義精矣陳氏曰此晉趙伐鄭大夫初用諸侯也靈公之世兵車之會自參以大夫用諸侯故上書趙盾以其用諸侯也春秋不會晉師于棐林伐鄭則不以為疑詞此其地則棐林鄭地也前者地而後伐以為疑詞此其地則以著其美者范氏曰欲美趙盾救災恤患之功故故言會一美一惡無嫌於同陸氏曰晉師先在棐林又言伐一美一惡無嫌於同陸氏曰晉師先在棐林四國之君在魯故不稱趙盾而稱晉師也陳先代之後而受侵偏伯王所宜救也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附蠻夷伯主所當伐也惜乎晉伯不競荆蠻方強  
晉卿能致四國之君聲罪致討不能服鄭而反遺  
楚禽中國之不振可傷也汪氏曰桓十五年公會  
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乃伐鄭先講會禮而後伐其  
疑於助忽而討突終乃伐鄭忽而助實禮而後伐  
疑此年宋公陳侯衛侯乃伐鄭忽而助實禮而後伐  
四國之前者君翁然而從晉侯曹伯會以救患於  
其美前也者講會禮而後伐晉侯曹伯會以救患於  
而實異也書突出奔蔡忽歸于鄭突入于櫟而繼  
書公會諸侯于袤伐鄭則為晉趙盾而帥師救陳而  
書楚子會鄭人侵陳遂侵宋則為晉趙盾而帥師救  
矣屬辭觀之是非瞭然○廬陵李氏曰書會師可知  
此年及定八年公會晉師于昧然○廬陵李氏曰書  
卿不書不敵公也然則此會亦可援此例  
杜預強為兵會非好會之說自相異同耳  
左傳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

崇秦弗與成公羊傳柳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為不繫乎周不與伐天子也任公輔曰地譜商有崇國在京兆鄭縣其亭啖氏曰崇小國也公羊誤為柳  
崇在西土秦所與也晉欲求成于秦不以太義動之而伐其與國則為護已甚比諸伐楚以救江異矣而傳謂設此謀者趙穿也意者趙穿已有逆心欲得兵權托於伐國以用其眾乎不然何謀之迂而當國者亦不裁正而從之也穿之各姓自登史策弑君于桃園而上卿以志同受惡其端又見於此書侵以見所以求成者非其道矣高氏曰晉欲兵於他人之國適足以眾晉之敵耳此謬計也家氏曰晉欲秦成合矣今伐崇以求之秦愈怒而兵愈不可解矣蓋穿者志於作難託伐崇以專兵不然何拙謀



之若是。而執政者且無所可否於其間乎。○劉氏曰：趙穿果伐天子之邑，罪大矣。無文以貶之，何哉？

### 晉人宋人伐鄭

左傳：晉人伐鄭以報比林之役。於是晉侯後趙宣子為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穀梁：伐鄭所以救宋也。

宋人弑君，既列於會，在春秋衰世，已免諸侯之討矣。論春秋王法，則其罪固在法所不赦也。而晉人與之合兵伐鄭，是謂以燕伐燕，庸愈乎其書晉人宋人非將卑師少，蓋貶而人之也。以貶書伐者，若曰：聲罪致討而已有瑕，則何以伐之矣。臨川吳氏曰：罪致討而已有瑕，則何以伐之矣。優可致三國伐鄭者為宋也，故獨與宋連兵。高氏

曰：宋懲鄭與楚之侵也。復請晉伐鄭，晉亦以前救之。無功也。遂連兵伐之。夫晉以貪賂致諸侯以前，況宋人弑君，豈可與之合兵乎？家氏曰：此一事而前後褒貶不同者，鄭皆華而即夷諸侯會晉而討之。公也。晉取宋賂而輔之，以篡今復俗宋伐鄭私也。蓋鄭可伐也。為宋而代鄭，則不可也。廬陵李氏曰：春秋討宋之文，一見於趙盾之救不伐書人，再見於諸侯之會，不序三見於趙盾之法，嚴矣。不書至是而四貶焉。春秋之法，嚴矣。

甲寅年崩 二年 (晉)靈十四 (蔡)文五 (鄭)穆二十

(宋)末四 (秦)末二 (楚)莊七 (杞)桓三

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戰皆書大夫帥師自此始左傳春鄭公于歸受命  
于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月壬子戰于棘  
五獲人殺之謂禮曰失禮命宜其為禽也我昭毅  
以聽之役君子曰殺羊食士其御羊與不與及戰  
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與不與及戰曰疇昔之戰  
非人也無良者私憾敗國殄民是刑孰大焉詩羊  
百人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民是以刑孰大  
門外告而入見叔將曰華元之為也非也  
其日也既合而奔宋城華元之為也非也  
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復來使  
其有皮不與漆若何華元言盡其衆以夫其口  
其獲者不與漆若何華元言盡其衆以夫其口  
兩軍接刃主將見獲其負明矣又書師敗績詞  
不贅乎此明大夫雖貴與師等也

趙鞅鄭罕達戰于鐵皆兩稱帥師其衆敵也春秋  
書戰言大夫帥師自此始自是而後若晉荀林父  
衛孫良夫魯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  
齊及此年皆書元大夫帥師春秋書獲者七唯齊國  
大夫及死皆書曰獲鄭獲宋華元見獲而師又敗也  
書死也故將尊師少稱將不稱師師衆將卑稱師  
不稱將將尊師衆並書于策者示人君不可輕役  
大衆又重將帥之選其義深矣前漢書鼂錯傳卒  
敵也君不擇將或曰元帥三軍之司命而輕重若  
是班乎自行師而言則以元帥為司命孫子將者  
國家安危自有國而言則以得衆為邦本之書五子  
惟邦也鄭使高克將兵禦狄于境欲遠聲克也而不  
恤其師見閔公楚以六卒實從得臣恐喪師也而



不恤其將見僖公二年故經以棄師罪鄭以殺其大夫責楚明此義然後知王者之道輕重之權衡矣

高氏曰元年秋鄭人與楚子侵宋人既而兩報之遂起此後今鄭師之來犯焉華元大義以喻師之否則

之戰固封守使鄭不師之而宋當元乃遽以死徒殄此

張氏曰宋已以見君中因夷狄之故而自相殘及猶曰

華元為志乎是戰也臨川而皆無功鄭受楚命一國

之陳宋乃大勝楚之氣益張矣汪氏曰鄭文定於晉

之戰云書伐楚者兩俱有罪春秋責宋之意重

也今考此亦不書歸穀不病矣蓋其衆以故其將

於軍敵華元雖獲不病矣按兵敗身獲而云

三病非也但綠師先敗績身乃見獲兵次第書之

有何棄也乎盧陵李氏曰乃足見其不獲先士卒爾

穀梁以善矣盧陵李氏曰而書獲為晉侯失民此

### 秦師伐晉

先書師敗而後書獲為華元得眾其說亦似有理而胡氏不從

左傳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

按在氏以報崇也遂圍焦晉用大師於崇乃趙穿私意而無名也故書侵秦人為聲是興師而報晉則問其無名之罪也故書伐世豈有欲求成於強國而侵其所與可以得成者乎穿之情見矣宣子當國美無遺策獨惜撥也於此哉其從之也而看之情亦見矣春秋書事筆削因革必有以一侵一伐而不書圍焦所以誅晉卿上侵之意其所



由來者漸矣宋嘉呂氏曰晉文之欲與楚爭也必而先軫諸人見利乘便故戰殺函之役晉襄度淺楚方有陵駕中國之心鄭復背晉則從楚以侵陳晉將與楚爭則通秦以與楚爭也秦之族子與楚爭也宋方欲敗於鄭而晉復病於秦而勿聽可也而秦之族子與楚爭也宋方欲敗於鄭而晉復病於秦而勿聽自致之而誰耶張氏曰欲求成而反召兵所以深欲竊兵權誅其意也

###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左傳夏晉趙盾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按在氏晉趙盾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初鄭歸生受命于楚以伐宋經不書伐而以宋華

先王棘之戰者蓋楚人有詞于宋矣師之老壯在曲直晉主夏盟庸既當國合諸侯之師何畏乎楚何避乎闢椒然方非不足而去之者以理曲也故卿不氏而稱人杜氏曰鄭為楚伐宋獲其大夫耻畏楚而還失伯者晉趙盾與諸侯之師將為宋報圖伯而晉以大夫用諸侯由是兵車之會自參之役楚皆稱子矣師書侵而不言伐易於訟卦之象曰君子作事謀始凡所行事必謀其始若慎交結之類絕無端於事始而不謀將至於興師動之始則爭訟無由生矣衆有不能定者矣晉惟取賂釋宋而不討至以中國之大不能服鄭不競於楚可不慎乎春秋行事必正其本為末流之若此也其垂戒明矣宋嘉呂氏曰諸







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  
 之良大夫也為周而受惡也越竟乃武宮穀梁傳何  
 也公不朝而曰夫何也申朝也其以罪也趙盾入  
 諫也聽公出亡於趙穿弑公而後反趙盾史狐書  
 賊曰趙盾弑公至於趙穿弑公而後反趙盾史狐書  
 君曰晉不討賊則志同正卿乎入重非子而誰故書  
 君臣之至若許世子止見孝者過在下也程子曰趙盾也  
 趙穿手弑其君董狐歸獄於盾其斷下同反盾之  
 獄詞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以是書斷  
 而盾也受其惡而不敢辭仲尼因其法而不之革  
 其義云何曰正卿當國任事之臣也國事莫酷於  
 君見弑不於其身而誰責乎薛氏曰君將殺盾而

弑者盾也穿受命而加刃者也在律家人共犯亡  
 止坐尊長威力使令被使為從此春秋之義也汪氏  
 而越境謂去國而不還也然後君臣之義絕汪氏  
 子違不逆如宋子哀繫身去亂然後君臣之義  
 去國不逆如宋子哀繫身去亂然後君臣之義  
 絕而討賊謂復讐而不釋也然後臣子之事終  
 汪氏曰反而討賊苟如羽父討於為氏不足道  
 大惡之誅必如衛石碚之誅不避親無一毫阿私  
 之然後臣子之事終不然盾偽出而實聞乎故  
 也假令不與聞者而縱賊不討是有今將之心而  
 意欲穿之成乎弑矣惡莫慘乎意今以此罪盾乃  
 閑臣子之邪心而謹其漸也盾雖欲辭而不受可  
 乎蜀杜氏曰盾知靈公殺之而心欲弑之是不止  
 罪者以書之實將弑也春秋不可並書穿盾而擇首  
 晉國之政幾二十年境內境外知有盾而不知有



勝其念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數百所也吾不能坐受  
 廢辱遂率殿中宿衛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當如何  
 賈充曰逆戰南關下太等正為今日濟問充曰當如何  
 出於背昭聞之僕射陳泰曰獨有斬賈充可以召群臣  
 議尚書左僕射陳泰曰獨有斬賈充可以召群臣  
 下耳昭乃不復言以次中令追廢帝為庶人昭不知  
 其次昭乃不復言以次中令追廢帝為庶人昭不知  
 成濟大逆不道然則趙穿弑君而盾為首惡春秋之  
 道夷三族不復言以次中令追廢帝為庶人昭不知  
 太義明矣微失子推見至隱垂法後世亂臣賊子  
 皆以詭計獲免而至愚無知如史太鄧扈樂各音之  
 徒皆蒙歸獄而受戮焉鄧扈樂各音之  
 陽朱全忠以帝有英氣恐變生於中乃遣李振與  
 蔣玄暉及朱友恭氏叔琮等圖之玄暉在椒殿遽  
 太等百餘人夜叩宮門殺儀李漸榮以一身蔽帝太亦  
 起繞柱走太詔稱貞一昭儀李漸榮以一身蔽帝太亦  
 殺之玄暉矯詔稱貞一昭儀李漸榮以一身蔽帝太亦  
 哭自投於地曰奴輩負我令我受惡名於萬代至

公靈公既長不堪其專遂欲殺盾靈輒受命不肯  
 殺盾而死則盾之仇敵非盾所愛信之也特承意行  
 臣既為之族子弑謀也求自免弑君之罪將誰欺乎  
 穿之弑為不知謀也求自免弑君之罪將誰欺乎爾  
 穿之弑為不知謀也求自免弑君之罪將誰欺乎爾  
 多書曰趙盾弑其君亂賊不可弑也其君而陽逃其  
 之必待親弑然後受罪其名者臣也故孔子以弑賊誅  
 庸愚無知者以高貴鄉公之事觀焉抽戈者成濟  
 常當其實美以高貴鄉公之事觀焉抽戈者成濟  
 唱謀者賈充而當國者司馬昭也為天吏者將原  
 司馬昭之心而誅之乎亦將致辟成濟而足也故  
 陳泰曰惟斬賈充可以少謝天下耳昭問其次意  
 在濟也泰欲進此直指昭也三國志魏高貴鄉公  
 紀帝見威權日去不



東都勳哭殺朱友恭氏叔琮注氏曰趙盾之專殺  
 盾猶高昭朱全忠之欲殺司馬昭也昭也趙盾未出山而復成昭史全忠之陽驚自投於  
 昭宗也趙盾未出山而復成昭史全忠之陽驚自投於  
 地也魏唐舊史及通鑑皆書成濟史太陽驚自投於  
 子經世書及宋子綱目法春秋之魏司馬昭帝而司  
 主昭族全忠成濟朱全忠取法春秋之魏司馬昭帝而司  
 馬昭族全忠成濟朱全忠取法春秋之魏司馬昭帝而司  
 君昭則元筆之討况盾使穿逆成公叔琮等尚不免  
 不於盾而誰任乎君臣父子不相夷以至於禽獸  
 也幾希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未道又曰夫君臣之分猶在也知此則明文王事紂  
 聽則去趙盾異姓之卿君可也反而討賊亦君之罪矣  
 能計司馬昭亡能討賈充則可也反而討賊亦君之罪矣  
 曰春秋誅其孤於趙盾不討罪意在於君也  
 不才吾惟託孤於趙盾不討罪意在於君也  
 大夫謀外求君及畏逼不得已而後立靈公則靈

#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公之立非齊意也竊疑盾所謀其君者非一  
 也盾合諸侯將有討於齊宋已久而受賂不惟不討  
 又方與之定篡竊之位無君之心固在趙盾曰父堂上  
 乃免按董狐云○竊隨至靈公固在趙盾曰父堂上  
 者不達此意遠傳會為非謂越竟即遠而君被殺反  
 君身越竟而還即為無罪乎若然者左氏見識甚  
 卑云孔子曰而聖人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豈回避  
 之解免者耶計聖人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豈回避  
 附錄左傳初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魚  
 以公族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適子而為公行  
 晉於是有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為餘子而為公行  
 君趙盾為愛子也微君行趙盾請以庶子為公族許  
 冬趙盾為旄車之族使屏季以其故族為公族大夫



卯乙

定王三年晉成公黑臀元年齊惠三衛

二卒曹文十二陳靈八杞桓三

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

郊

公羊傳其言之何緩也曷為不復卜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板稷牲而卜之帝牲在于滌三月於稷者則曷為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魚匹不以其祖配至者無主不止穀梁傳之口緩辭也傷自牛作也改卜牛死乃不郊為牛之口傷改卜牛而牛又死也家氏曰除喪始郊而天示之譴也一書十有六言煩而不厭著其變異異乎常郊之卜不吉者矣宣公篡弒

逆理亂常持是饗不然郊矣禮為天王服斬衰周

人告喪于魯史策已書而未葬也祀帝于郊夫豈

其時而或謂不以王事廢天事禮乎張氏曰此因郊之非禮蓋借禮之中復有亡室從吉之罪三年之喪乃

春秋已來喪紀寢廢有不奔王喪而遠

適他國王氏曰桓公不奔項王定王之喪而會于齊之艾

禮而自相聘問汪氏曰簡王之喪棄公不弔而

將以是為可舉而不廢也卒至漢文以日易月前

甚哀帝紀遺詔曰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

天年得供養于世咸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朕幸以

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毋禁嫁娶祠祀殿中當







夫子責之者為去聲泰山魯侯所至也大夫何與音  
焉季氏不得去聲旅泰山則河海非魯之封內其不得  
祭亦明矣案子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國之山  
我則氣便不與之猶者可已不當為之詞屈氏曰天  
相感如何祭得他望祭山川望祭在郊祀之後因郊  
而望也魯諸侯也望祭山川望祭在郊祀之後因郊  
其一殺於天子然如禮既廢則望祭可以禮四望魯  
既不郊而猶三望故書以譏其非禮汪氏曰襄七  
年三望不郊雖曰不免牲非其本意然因是而止猶庶  
幾焉億公未三免牲猶三望此年成七年而止猶庶  
為而為其過益甚矣

**葬匡王**

四月而葬王室不君其禮略也高氏曰前期而葬

之微罪諸侯之不正也家氏曰桓王七年微者往  
而後葬譏緩也匡王四月而葬葬譏速也微者往  
會魯侯不臣其情慢也或曰軍公親之者也而常  
事不書非矣崩葬始終之木變豈以是為常事而  
不書也案嘉呂氏曰經書王崩而葬者四葬桓王  
也葬景王則叔鞅也或謂桓王匡王之葬皆公親  
往然以他文考之葬諸侯而後葬者則備而書之  
其他不書其可乎附錄左傳晉侯伐鄭及迎  
皆為分親往可乎附錄左傳晉侯伐鄭及迎  
渾戶門反公許賁渾戎后同穀無之字

**楚子伐陸渾之戎**

左傳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于周疆定王  
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為對曰在  
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  
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  
林不逢不若魍魎罔兩莫能逢之神姦故民入川澤山  
承天休築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



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  
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郊鬪卜世三十  
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  
比問也杜氏曰允姓之戎居陸軍在秦晉西  
夷狄相攻不志此其志何也為聲陸渾在王都之

側戎夏雜處族類之不分也楚又至洛觀兵于周  
疆問鼎之大小輕重焉故特書于策以謹華夷之  
辨禁獵夏之階陳氏曰楚伐陸渾窺周室也

### 夏楚人侵鄭

左傳鄭即晉故也  
按在氏晉侯伐鄭鄭及晉平而經不書者仲尼削  
之也注氏曰後此七年鄭及晉平八年陳及晉平

中國之服鄭本以晉靈不君取賂釋賊為不足與  
似也而往從楚非矣今晉成公初立背僭竊偽邦  
而歸諸夏則是反之正也春秋大改過許遷善書  
楚人侵鄭者與鄭伯之能反正也故獨著楚人侵  
掠諸夏之罪爾鄭既見侵於楚則及晉平可知矣  
家氏曰晉靈惟貨是徇是以失鄭成公繼世雖未  
有大過人而鄭遽棄異即同蓋貴華賤夷人心義  
理之同然非威驅勢迫所能得也然趙盾合諸  
侯之師以伐鄭略無功今息兵踰年鄭何為而  
自至乎春秋繼伐陸渾而書楚人侵鄭惡楚莊圖  
伯之也

### 秋赤狄侵齊

赤狄始見經張氏曰赤狄狄之別種謂之赤狄白狄  
俗尚赤衣白衣也地譜洛州春秋赤狄之地襄陵許







丙辰 定王四年 晉成二 齊惠四 衛成三 蔡文

宋末六 陳靈四 杞桓三 楚莊九

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

公伐莒取向

左傳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其言不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禮公羊傳此平莒也其成也治也代莒者可以肯也取向非也乘義而為利也杜氏受治也代莒者可以肯也取向非也乘義而為利也杜氏秦有知郡漢屬東海郡故城

心不偏黨之謂平一毫私曰偏則不中黨則不公無也以此心平物者物必順以此心平怨者怨必釋

惟小人不能宅心之若是也雖以勢力強之而有

不獲成者矣夫以齊魯大國平邾莒小邦宜其降

心聽命不待文告之及也然而莒人不肯則以軍

心有所私係失平怨之本耳故畫取以著其罪

寓氏曰莒邾相怨而卿乃魯昏姻之國公欲為知

平莒而挾齊以重公之義不足以為從之也服莒之心

其不肯也特其君也後知自反而取邑於人亦

已甚矣公既無以得莒後書卿伯姬來歸則鄉人亦

不能固其好也張氏曰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

朋從爾思聖人也感曰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

於公不正自假齊一感而也宣公而天下和平者此

尚不伐莒而齊不言而彼已宣公而自挾齊為重而

公平莒心之伐公而齊不言而彼已宣公而自挾齊為重而

戰宋相類蓋二公皆取向正與桓公也盧陵李氏曰宣

不義失平怨之本也及所欲也及齊公之志也及







曰無能達也凡君稱則去疾不足也稱臣曰仁而不  
武人立子良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也稱臣曰仁而不  
長乃立襄公襄公將去穆氏而舍子良子良不可曰  
穆氏宜存則固顛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為  
乃舍之皆力弗能為也今有欲亂之人而無與亂者  
則雖有強者次之將以垂訓於後世則先殺者而後  
劫者春秋書鄭公子將以垂訓於後世則先殺者而後  
歸者其呂夷是也

首謀弒逆者公子宋也懼譖而從之者歸生也而  
以歸生為首惡何也夫亂臣賊子欲動其惡而不  
從者未有能全其身而不死也故季子然問仲由  
冉求其從之者歟子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是以  
死節許一子矣南軒張氏曰弒君父不從何必由  
惟利害之徇優霜堅冰之曾不知順從之臣始也  
致遂歎以至從人弒逆者多矣歸生懼譖而從

公子宋特無求路不可奪之死節耳書為首惡不  
亦過乎曰歸生與宋並為大夫乃貴戚之卿同執  
國政可以不從一也嘗統大師臨宋戰獲其元帥  
已得兵權可以不從二也聞宋逆謀登時而覺先  
事誅之猶反手耳夫據殺生之柄仗大義以制人  
使人聽已猶犬羊之伏於虎也何畏於人懼其見  
殺而從之也哉計不出此顧以畜老婢殺比方君  
父歸生之心悖矣故春秋捨公子宋而以弒君之  
罪歸之為後世鑒若司馬亮沈慶之等苟知此義  
則能討罪人不至於失身為賊所制矣晉書惠帝  
亮欲悅衆論誅楊駿大后楊氏徵汝南王亮為太宰  
亮欲悅衆論誅楊駿大后楊氏徵汝南王亮為太宰



日盛賈后欲奪其權使楚王瑋夜圍亮府殺之南  
史沈慶之傳慶之既發顏師伯柳元景之謀遂  
子業蔡興宗勸慶之閉諸橋絕之慶不從及子  
量慶之使沈攸之賜藥酒殺之陸氏曰莫大焉  
還乃使其惡易知天子家之為逆者莫大焉  
賊也其所以教謂此也與書趙盾之也春秋之  
為本以明微蓋謂於可與而施於所不疑宋  
罪無非重也歸生或疑於可與而施於所不疑  
自見無非重也歸生或疑於可與而施於所不疑  
宋有無則君之非歸生也陳氏曰歸生之謀  
而弗禁則君之非歸生也陳氏曰歸生之謀  
啓之不以罪歸生也陳氏曰歸生之謀  
又執大權謀事而歸生也陳氏曰歸生之謀  
首以戒大臣而歸生也陳氏曰歸生之謀  
討之先而明君之義也陳氏曰歸生之謀  
不取之歸生也陳氏曰歸生之謀  
勢在歸生也陳氏曰歸生之謀  
吳氏曰歸生也陳氏曰歸生之謀  
戚之卿秉國重事歸生也陳氏曰歸生之謀

者因宋之有邪謀陽為畜老憚殺之言陰實假手  
於宋以除其君此亂臣之首而宋特其從也河氏  
而逐其族則鄭人當時已以歸生為言罪矣

### 赤狄侵齊

高氏曰以齊之強而連年為狄所侵則惠公之無政可知矣

###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君行告至常事不書軍公比年如齊而皆致者危  
乏也注氏曰此年明九年九月十年四朝齊十年又  
二年公至夫以篡弒謀於齊而取國以土地賂齊  
自唐同意夫以篡弒謀於齊而取國以土地賂齊  
而請會注氏曰謂遂得臣如齊以卑屈事齊而求  
安高氏曰齊取濟西田會平州也  
三聘齊至是亟朝於齊謹事大國以自固也



不知有天王下不知有方伯惟利交是奉而可保  
乎高圍之事亦殆矣故比年如齊而皆致以戒後  
世之欲利有攸往者惟義之與比為可安耳  
公以篡得國上不畏司馬九伐之誅下不畏鄰國  
大之甚力為請固以始謀於齊繼之誅下不畏鄰國  
安危止公宣公於齊得而甚懼矣乎盟之頃明吾死而高固使  
齊公之盟唐朝六國而得書至始於宣公之始於齊  
桓公蓋危桓不宣之得而書至始於宣公之始於齊  
反而蓋危桓不宣之得而書至始於宣公之始於齊  
附錄左傳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必殺  
若不可氏矣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  
政乃不速行矣文以魚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尹  
為司馬為賈餒而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尹  
已為司馬為賈餒而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尹

冬楚子伐鄭

於侵是以明年圍鄭入之遂敗晉于邲而後鄭服楚晉之  
服高鄭未服也莊氏曰前年楚侵鄭不獲成故曰未  
兵以討之所謂病中國也侯不問鄭國君之罪而夷狄  
於伐鄭者凡年病中國也侯不問鄭國君之罪而夷狄  
左傳鄭未服也莊氏曰前年楚侵鄭不獲成故曰未  
王射其母息若獲三矢為初若放其子於生開而歸  
從其母息若獲三矢為初若放其子於生開而歸  
告遂使諸夢中於虎人謂之穀謂虎於子之命孫曰  
穀於使以齊女及宋比實為令尹子文故其命孫曰  
尹命而棄自拘於命獨誰受之君天也曰子孫曰  
復命而棄自拘於命獨誰受之君天也曰子孫曰  
曰子文而棄自拘於命獨誰受之君天也曰子孫曰



不復稱爵何也三年所伐者穆公也此年所伐者襄公也  
復稱爵何也三年所伐者穆公也此年所伐者襄公也  
也穆公捨楚歸晉則討之而楚莊所伐之是中國也君不  
立不討賊盟主不能問而楚莊所伐之是中國也君不  
若夷狄之知類矣胡氏曰所謂歸生以傷中國也廬陵  
李氏曰此書子者胡氏曰所謂歸生以傷中國也廬陵  
計者而楚人至焉故與之也晉  
成公即位之後楚兵再至鄭矣

丁巳定王五年晉成三齊惠五衛成三十一

十四陳靈十杞桓三十三宋

### 春公如齊

左傳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

### 夏公至自齊

左傳書過也杜氏曰往朝見止壓尊毀列舉其先君而於廟行飲至之禮故書以止過注氏曰宣公五年如齊唯此年踰時始返經雖諱止公之跡而此事觀之憂其實亦不可揜矣然則宣公之朝齊皆有危殆之憂而此行尤甚也

###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左無子字

左傳齊高固來逆女自為也故書曰逆叔姬自逆也穀梁傳諸侯之嫁女於大夫主大夫逆叔姬自逆接內也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杜氏曰適諸侯稱女適大夫稱字所以別尊卑也不書女歸降侯於諸

按在氏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書夏公至自齊秋齊高固來逆子叔姬罪宣公也其曰乘者以公自為之主范氏曰來者謂高固固齊之大夫而與君接婚姻之禮與



壓

種子者或謂別於先公之女也趙氏曰時君之姑  
姊妹汪氏曰春秋書子叔姬者諸侯嫁女於大夫  
三餘不書子恐非皆姑姊妹  
范氏曰婚禮主人設  
 主大夫以與之者為體敵也凡筵干彌以待迎者  
諸侯大夫尊卑不敵而公自為之主壓尊毀列卑  
故使大夫為之主  
 朝廷慢宗廟矣夫以鄭國褊小楚公子圍之貴驕  
 強大來娶于鄭子產辭而卻之使館于外欲歸賜  
 之幾不得撫有其室昭公見左傳而軍公以魯國周  
 公之後逼於高固請婚其女強委禽焉而不能止  
 惟不知以禮為守身之幹是以得此辱也春秋詳  
 書為後世鑒欲人之必謹於禮以定其位不然卑  
 巽妄說不近於禮奚足遠耻辱哉高氏曰高固之

# 叔孫得臣卒

汪氏曰莊叔也子  
僑如嗣吳為宣伯

許之來魯與之婚皆非禮也家氏曰問巷之人為  
強有力者魯已為不婚且猶不受况於堂堂之侯國  
乎魯而求昏者甚矣夫何力於此  
所以陵暴魯者甚矣夫何力於此  
固不以是為辱魯者甚矣夫何力於此  
乘之大夫者乎春秋書之吳且猶羞之辱之况矣  
犯之罪也臨川吳氏曰宣公負也責齊而况於高固  
安其朝也臨川吳氏曰宣公負也責齊而况於高固  
娶其身為不義故忍辱而自屈於人下如此曹子  
臧吳季札強與之國義不辱而自屈於人下如此曹子  
於人上者果何人哉劉氏曰毅梁云降其志而常伸  
不與夫婦之稱非也  
也者故於臧蓋娶安犯之乘固所以乎強







與公事否則禮法之所禁而可犯乎非公事與夫  
 出竟非禮也薛氏曰舍公事而從惠公許其臣越  
 禮恣行而莫遏高固委其君踰境自如而不忌則  
 人欲已肆矣凡婚姻常事不書高氏曰且歸寧常事  
 不而書此者則以為非常為後世戒也高氏曰叔姬不冠  
 夫氏者承上高固及之也家氏曰而挾婦俱來前日  
 寧無並行高固列國之也家氏曰而挾婦俱來前日  
 抗君猶以為未足更挾婦以要曾宣館甥之禮宣  
 國魚所嫌而曾之宗廟朝廷實重為之辱矣  
 非禮耳按經文自書其事以見  
 非禮耳按經文自書其事以見

### 楚人伐鄭

左傳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高氏  
 曰去冬之伐稱楚子所以譏鄭也今稱人又罪其數  
 犯中國也家氏曰經書楚伐而不書晉故者婦生絀

君晉當出師討賊今既更歲因楚師之來而兵  
 存鄭楚師將不禦而自去何勞救乎張氏曰  
 會大義不立營營救節李氏曰此為事者胡氏  
 謂興師動眾賊則不討惟服鄭之為事故傳稱子  
 書人貶之也楚  
 兵三至鄭矣

戊午定王六年晉成四齊惠六衛成三十二  
 靈十四年秦桓二楚莊十四宋

### 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左傳秦晉衛侵陳陳陳即楚故也公羊傳趙盾弑君此  
 其復見何親弑君者趙穿也親弑君者趙穿也弑君為  
 加之趙盾不討賊也何謂之不討賊晉史書賊曰  
 謂吾弑君者乎史曰爾為仁為義人弑爾君而復國



不討諸賊此非弑君如何趙盾之處乎臺上引彈而靈公為  
道而使諸先夫樂而自閏矣然趙盾已朝而欲視之則夫何就而視  
趨而避人荷之不至曰然死大夫也趙盾曰彼何則也夫何視  
於朝有聞呼而視之則赫以然死大夫也趙盾曰彼何則也夫何視  
為趙盾就聞呼而視之則赫以然死大夫也趙盾曰彼何則也夫何視  
膳宰趙也熊蹯不視之則赫以然死大夫也趙盾曰彼何則也夫何視  
棄之趙也熊蹯不視之則赫以然死大夫也趙盾曰彼何則也夫何視  
於使巡比面再趨而趨靈公怒趨而趨靈公怒趨而趨靈公怒趨而趨  
闕者入其勇士某者往殺首趨而趨靈公怒趨而趨靈公怒趨而趨  
大闕者入其勇士某者往殺首趨而趨靈公怒趨而趨靈公怒趨而趨  
人馬則子魚食則勇士某者往殺首趨而趨靈公怒趨而趨靈公怒趨而趨  
復見君將使之易也子為不國則重人誠仁也食之則無門而  
衆莫可君使往者遂列而伏甲于宮中召趙盾曰從乎而趙其  
盾放乎右提彌明於趙國已力也謂趙盾曰從乎而趙其  
入蓋利也下彌明於趙國已力也謂趙盾曰從乎而趙其  
彌明蓋利也下彌明於趙國已力也謂趙盾曰從乎而趙其  
盾放乎右提彌明於趙國已力也謂趙盾曰從乎而趙其

葵亦蹄而從之提彌明也趙盾而宮中絕其領趙盾  
曰甲中者拘趙盾而乘之趙盾而宮中絕其領趙盾  
于甲中者拘趙盾而乘之趙盾而宮中絕其領趙盾  
子誰曰吾君禹介子乘桑下者趙盾曰得此于  
為誰曰吾君禹介子乘桑下者趙盾曰得此于  
出衆而留之者趙盾曰得此于  
趙盾而留之者趙盾曰得此于  
師也其不言帥何也朝而正其敗前事故不與帥也  
按傳聲稱陳及楚平荀林父伐陳經皆不書者以  
下書晉衛加兵于陳即陳及楚平可知矣以趙盾  
孫免書復即林父無辭可稱亦可知矣愛人不親  
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晉嘗命上將帥師救陳  
又再與之連兵伐鄭今而即楚無乃於已有關盍  
亦自反可也不內省德遽以兵加之則非義矣故  
林父不書伐而盾免書復以正晉人所以王盟非



其道也

雖以陳晉皆即楚亦晉人故耳晉救之無功故也  
陳之叛晉即楚亦晉人故耳晉救之無功故也  
託身於歸國亦亂晉人故耳晉救之無功故也  
年鄭有耳晉成君政在趙氏莫能顧其危也  
以是相視以爲君政在趙氏莫能顧其危也  
鄭每相視以爲君政在趙氏莫能顧其危也  
心者則於春秋而終不見晉屈也  
常以者則於春秋而終不見晉屈也  
何者復見凡君者已矣  
尊師少爾廬陵李師曰羊其此仁義序也  
事與左氏大略同但稱曰公於此仁義序也  
君而後國不討賊然後迎趙盾而入與之立於朝其  
不說起獄靈公然後迎趙盾而入與之立於朝其  
詳說稍起獄靈公然後迎趙盾而入與之立於朝其

夏四月

附錄 左傳 夏定王使子服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  
疾其民晉圖懷及刑丘使子服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  
周書曰殪戎殷此類之謂也

秋八月螽

程子曰螽蝗也 傳謂螽爲穀災虍取於民之効也  
是公伐莒取向後再如齊伐萊軍旅數起賦歛既  
繁疾氣應之矣 何氏曰公伐莒取向公夫善惡之  
感萌於心而災祥之應見於事宣公不知舍惡遷  
善以補前行之愆而用兵不息災異數見年穀不  
豐國用空乏卒至於改助法而稅民蓋自此始矣  
徑於螽螟一物之變必書于策示後世天人感應







齊初未與晉通也必有疑焉而衛侯任其無咎故

遣良夫來為此盟而公卒見辱盟非春秋之所貴

義自見矣注氏曰他國大夫來盟皆公與之盟但

魯君之失列不待與而自敵禮可知外大夫之盟于師

下書盟于召陵則見完之服義而不敢仇也宣公

倚齊篡國晉為盟主缺於有嫌而欲藉小信以盟而不

其足恃乎然魯衛兄弟之納賂於國解紛救患迭相為援

衛成之止疑亦衛成言之於晉而以賂得釋耳而得免黑

### 夏公會齊侯伐萊

左傳不與謀也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高氏曰

### 秋公至自伐萊大旱

李無者字

及者內為志會者外為主平莒及邾公所欲也故

書及繼以取向即所欲者可知矣伐萊齊志也故

書會繼以伐致即師行之危亦可知矣注氏曰桓

致伐鄭莊致伐衛伐戎黨篡攘夷皆非常也傳致

伐楚伐齊取穀以夷狄而治中國征伐也他侵伐皆不

萊萊微國也特書至者竭志從人而不思助之為不

足聲罪伐人而不察已之有瑕兵出師皆不致民毒

人蓋有公與齊侯俱不務德合黨連兵恃強凌弱

深意矣公與齊侯俱不務德合黨連兵恃強凌弱

注氏曰萊東夷小國初無召兵之釁是以為此舉

也軍旅之後必有凶年前漢書淮南王傳安上書

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言民以征役怨咨

天地之情而災氣為之生也言民以征役怨咨

之氣感動天變而旱乾作矣其以大旱書者或不



雩或雖雩而不雨也杜氏曰書早不書不雩則無

恤民憂國之心雩而不雨格天之精意闕矣杜氏曰

之為言雩也上之人持亢陽之節暴雲於下則早

附錄左傳亦伐侵晉

###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左傳鄭及晉平公于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

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晉侯之立也公不

與盟以賂免故黑壤晉地一各黃父

會而不得見不以不得見為諱會沙隨晉德叔孫

不僂如之謂盟而不與盟不以不與盟為諱昭十三年

年同盟于平丘晉聽和則曲不在公而主會盟者

之罪耳與於會不與於盟而公有款焉非主會盟

者之過也則書會不書盟若黑壤是也杜氏曰慢

執止之辱 晉侯之立公既不朝又不使大夫聘而

每歲適齊是宣公行有不慊於心而非晉人之咎

矣凡不直者臣為君隱子為父隱於以養臣子愛

敬之心而不事盟主又以賂免則不直在已矣杜氏

曰文公以不朝晉而見討處父之盟書其事而不

可深責也宣公亦以朝朝晉而見討黑壤之盟書公

而不可也宣公以連歲朝齊則亦當朝晉其罪實不

責也雖然文公之辱其責在晉而宣公之辱宜自

耳宣公雖然忽盟主而不事缺於朝聘之禮特小過

而問小過蓋當時霸者君父是私欲惟利之求故罪



其慢已取賂而巳矣使晉成之討如晉厲之執  
曹成而歸諸京師則已矣正之刑而復何逃焉  
尊者諱曰自文公以春書至考其故而義自見矣  
李氏曰公二年辱文宣公之不能謹於禮以與黃父之盟晉固  
可責也而論文宣公止五年以處於父之仇而黃父亦有由  
止諱盟不書也宣公五年以處於父之仇而黃父亦有由  
亂而內威震於外霸權盡削諸侯離散而止於臣專政  
原而不敢問齊強鄭楚而無所忌成公新立師中  
四國之君以爲此會猶有伯也陳氏曰晉會于  
侯皆序庶幾自黑壤之猶有伯也陳氏曰晉會于  
會同皆序庶幾自黑壤之猶有伯也陳氏曰晉會于  
役初以大夫會盟自以而復會諸侯無不稱  
不序以大夫會盟自以而復會諸侯無不稱  
美以諸侯大夫會盟自以而復會諸侯無不稱  
人其諸侯大夫會盟自以而復會諸侯無不稱  
貶人之故諸侯大夫會盟自以而復會諸侯無不稱  
則夫陪臣執國命矣

○  
申六年八年  
晉成六年  
齊惠八年  
衛成三十四  
文十七

陳靈十三  
杞桓三  
宋鄭襄四  
曹文十七

### 春公至自會

臨川吳氏曰宣公篡立自疑而不敢會晉衛欲為晉  
致魯故去春使孫良夫來盟而後去冬公與黑壤之  
會縱使無左氏所記止公不得與盟之辱亦必懷疑  
而自危故不至納賂於齊則盟無危始如晉矣注氏曰前此  
會平州不致也晉踰年始返也宣公致黑壤與斷道前則見  
公見止於晉也壯丘于淮則盟會常事不在此特書至以  
會皆不致也壯丘于淮則盟會常事不在此特書至以  
大夫他未與書至者宣公致黑壤與斷道前則見  
討齊皆危殆之事也

###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宣公六年



公羊傳其言至黃乃復何有疾也何言乎有疾乃復  
譏何譏爾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返穀梁傳  
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復者事畢也

至黃乃復壅君命也高氏曰不稱有疾者大夫受

以疾而廢君命耶張氏曰罪其違有疾亦不復可

乎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返未致事而死

以屍將事何氏曰聞喪者聞父母之喪徐行者不

疾者喪尚不當反况於疾乎不言有疾者有疾猶

不得反也儀禮聘禮篇若有私喪則哭于館衰而

居不饗食歸使衆介先衰而從之若賓楚伐吳陳

死未將命則既斂于棺造于朝介將命楚伐吳陳

侯使公孫貞子往弔及良而卒將以屍入吳人辭

馬介芊尹蓋曰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

祿使人逢天之感太命墮墜絕世于良廢日供積

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無乃不可乎吳人不敢

辭君子以為知禮事見左傳哀乃者無其上之詞

注氏曰乃者繼事之辭而有專意士句之乃還專

而合於義者也仲遂之辭乃復專而不至則實未嘗如

其曰復事未畢也注氏曰教言不至則實未嘗如

有疾而返是赦之罪視遂尤重也陸氏曰穀梁

云還者事未畢復者事畢復者事畢復者事畢復者事畢

畢復者事未畢復者事畢復者事畢復者事畢復者事畢

聞齊侯卒乃復公孫敖不復更往故曰還事畢也公如

復仲遂至黃乃復皆事未畢而復也

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大音秦

公羊傳仲遂者何公子遂也何以不稱公子遂曷為  
罪於子則無年穀梁傳為若反命而後卒也此公子



也其曰仲何也疏之也何為疏之也是不卒者也不  
其則無用見其不卒也則其卒之何也張氏曰宣也  
事祭也仲遂卒與祭同日略書有事為釋張本垂齊  
從可知也陳氏曰大夫卒竟內不地竟外地

**有事言時祭** 禮也先儒謂此為時祭秦溪楊氏云四時禴禘  
常祭之今廟禮煩乃於太祖之廟合高魯祖祫於五廟  
或合享於太廟合享則書有事於太廟分享則書  
四時祭各時享常事不書欲此公子遂也曷為書  
知仲遂以祭之日而卒故書此公子遂也曷為書

**字生而賜氏俾世其官也曷為書卒以事之變卒**  
之也問仲遂卒何以不書公子遂胡氏曰仲遂  
子其曰仲遂以見古者諸侯立家大夫卒而賜氏  
生而賜之氏也

其後尊禮權臣寵遇貴戚而不由其道於是乎有

生而賜氏其在魯則季友仲遂是也襄仲殺惡及  
視援立宣公而宣公深德之故生而賜氏使世大

夫以蒼之也經於其卒書族以志變法之端為後

世戒陳氏曰大夫卒恒稱各其兼字之何自是仲

公以翬不書卒例之不當書卒因事之變卒之也  
有輔立之恩故亦生而賜氏俾世其官也

氏巨仲者遂之字卒而以字加於各之上者賜之  
灰而以其字為氏豫命其子孫世與季友稱如季友  
之例也廬陵李氏曰仲遂稱子孫世與季友稱如季友

友上書公子而遂不稱公子者杜氏陳氏謂蒙上同  
文是也仲遂弑君正與公子同當不書卒此書  
卒者因事之變以明卿卒不釋之禮也  
祭以非祭之失故不明卿卒不釋之禮也  
非也仲遂之子為公孫歸父歸父以宣十八年出奔  
魯人以歸父之弟仲嬰齊後之為仲氏見成十五年  
年○劉氏曰穀梁云其曰仲遂之為仲氏見成十五年  
欲疏之何不書遂卒若無駭與俠乎且欲疏弑君











夏平嫡妾亂矣春秋於風氏凡始卒四貶之則締  
于太廟秦人歸秘榮叔含贈召伯會葬去其姓氏  
不稱夫人王再書而無天是也敬肅又嬖私事襄  
仲而屬宣公不待致于太廟援例以立則從同同  
而無貶矣其意若曰以義起禮為可繼苟出於私  
情而非義後雖欲正可若何談氏曰成風之後妾  
亦書薨以著其非家氏曰哀姜淫亂與慶父同弑  
二君齊桓討而殺之僖於哀姜不終則僖亦未敢遽  
以配其父此僖也然非哀姜不終則僖亦未敢遽  
弑子赤立宣公逐嫡母歸於齊而巳借夫私事襄  
姜無罪為逐臣恃妾所逐不齊而巳借夫私事襄  
其子弑君逐母借號夫所逐不齊而巳借夫私事襄  
齊桓則以敬嬴襄仲皆當此而誅戮王室不統中國  
使齊得于路後入日隳隕于魯與哀姜慶父先後

即誅其事相類但有天計人刑之異耳莊氏曰  
秋既書為莊公夫人而風乃妾也既書夫人姜氏  
哀姜為莊公夫人而風乃妾也既書夫人姜氏  
歸于齊又書夫人而風乃妾也既書夫人姜氏  
而敬嬴乃妾也直書于策則知出姜為文公夫人  
傳而嫡妾之分明矣趙氏曰公穀並云熊氏文  
謚為頃據理頃為惡謚不應公穀並云熊氏文  
母加惡謚當從左氏為敵嬴公

### 哥師白狄伐秦

白狄始見經左傳春秋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晉人  
獲秦謀殺諸絳市六日而蘇莊氏曰  
白狄別種故西河郡有白狄胡  
晉主夏盟合諸侯攘夷狄安諸夏乃其職矣秦  
人之怨起自侵崇其曲在晉責已可也既不知自  
反釋怨修睦以補前過已可咎矣乃復興師動眾  
會戎狄以伐之獨不惡傷其顛乎直書于策貶自

春秋左傳卷二十一 晉伐秦 二十一 九



見矣高氏曰穀之役書及姜戎此不言及者以傳  
中國也考之白狄為主也經先晉者不與夷狄之會  
書及偶晉於狄亦狄晉耳廬陵李氏曰晉絕秦書  
曰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佐讐而我之昏姻也晉與  
秦自侵崇起釁七年而未已晉昏狄而結以代秦  
其罪大矣故自此至成十三年呂相絕秦皆連兵  
之事秦康共晉襄靈之後晉成秦桓之交兵又始  
此於

### 楚人滅舒蓼

公作舒蓼

左傳楚為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及滑洳  
盟吳越而還杜氏曰舒蓼二國名張氏曰地諱止義  
舒陽之蓼文五年已滅於楚此即如  
舒鳩舒庸蓋群舒別種非二國也

相攻滅中國何與焉然春秋書而不削者是時楚  
按許稱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在周公所懲者其自

當

人疆舒蓼及滑洳盟吳越勢益強大將為中國憂  
而民有被髮左衽之患矣經斯世者以為懼有攘  
却之謀而不可忽則聖人之意也注氏曰春秋未

雖夷狄別種尚書甲氏及留舒蓼不言及實一  
國耳象山陸氏曰聖人貴中國賤夷狄非私中國  
也中國得天地中氣固禮義之所貴私中國  
者非貴中國也禮義之所貴私中國  
猶存流風遺俗未盡泯然也雖更衰亂先王之典刑  
將乘其氣力以憑陵諸夏是禮義將無所施矣此  
聖人之大憂也楚人滅諸夏是禮義將無所施矣此  
是又滅舒蓼聖人悉書不  
置其所以望中國者切矣

###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茅堂胡氏曰先是中華大國齊晉皆亂楚莊始強肆  
行侵伐觀兵周室鄭伯肉袒比敗晉師流血水圖  
宋九月折駭易子此食既之應而五行志以為楚鄭  
分也象山陸氏曰春秋日食三十六而食之既者三

春秋大經

二十卷

十一



日之食與食之深淺皆曆象所能知是蓋有數疑  
若不為變也然天人之際實相感通雖有其數亦  
有其道質之聖人未嘗不因其身食之間遠仁造次必  
君子以恐懼修省君子無終食之間遠仁造次必  
於是顛沛必於修省此君子之於身也素矣然游震之  
時必因以恐懼修省此君子之於身也素矣然游震之  
事天之道也此月之青見於上乎遇災而懼側  
身修行之欲銷去之此月之青見於上乎遇災而懼側  
有可銷去之理則無疑於天人之際而為知所以  
求多福矣日者陽也疑於君變為父夫為知所以  
有食之斯為變矣食至於既變又為夫為知所以  
朔食不在朔也日之食必在朔食又為夫為知所以  
**附錄**左傳晉晉克使趙朔佐下軍敬嬴公穀作頃熊  
政秋廢晉晉克使趙朔佐下軍敬嬴公穀作頃熊

#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

左傳葬敬嬴早無麻始用葛芻  
成風薨以夫人葬以小君將祔于廟而始有

夫人也四貶之以正其事今敬嬴亦薨以夫人  
葬以小君使祔于廟無貶以正之從同同可也  
曰宣公立妾母為夫人君以夫人禮卒葬也而於  
故主書者不得不以為夫人議與成風同  
軍公元年即以所逆穆姜婦之何也曰婦有姑之  
詞見敬嬴遂以子貴援例而亟立為夫人也僖公  
享國八年然後致成風而敬嬴之亟也雖云援例  
魯君臣之責亦可知矣無貶而書法若此者猶桓  
宣弒君而書即位爾臨川吳氏曰僖宣襄昭四妾  
夫人也象山陸氏曰襄仲殺太子惡敬嬴為之也  
敬嬴非嫡而薨以夫人葬以小君魯君臣之  
責濟美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蓋為是也

## 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左傳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避不懷也公羊  
傳頭能者何宣公之母也而者何難也乃者何難也  
易為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而也穀梁傳葬既有日  
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而緩辭也足  
辭乎日之

敬嬴以其子宣公屬諸襄仲殺太子及其母弟雖  
假手於仲實敬嬴之謀也經書子赤卒夫人姜氏  
歸于齊其文無貶而讀者有傷切之意焉則以秉  
燹不可滅也傳謂哭而過市市人皆哭敬嬴逆天  
理拂人心之狀慘矣其於終事雨不克葬著咎徵  
焉汪氏曰春秋內葬十有九年唯敬嬴定公二喪  
於終事皆而謂無天道乎此皆直書以見人心與  
天理之不可誣者也夫喪事即遠有進無退浴于

待一作得

中雷反力救飯于牖下小飲于戶內大飲于阼階殯  
于客位迂于廟祖于庭壙于墓下棺也以弔賓  
則其退有節禮記坊記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  
出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若三以虞事則其祭有  
居退朝亦如之哀次亦如之以虞事則其祭有  
時不為雨止禮也禮記王制庶人縣兩不克葬喪  
不以制也禮記先王制庶人縣兩不克葬喪  
故雖雨備終事或曰上奠先遠日所以避不懷也  
不氏曰凡卜筮日旬之外日遠某日諸侯相朝與  
喪事則先卜下旬避不思念其親日諸侯相朝與  
旅見天子入門而雨霑服失容則廢矧送終大事  
人情所不忍遽者反可冒雨不待成禮而葬乎潦  
車載衰笠士喪禮也有國家者乃不能為兩備何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於一作與

也范氏曰士喪禮有潦車載簣且公庭之於墓次  
 其禮意固不同矣不得不可以為稅無財不可以  
 為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焉法制所不當得  
 得之為有財言得而不能為之備是儉其親也不  
 亦薄乎故穀梁子曰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厚葬  
 古人之所戒而墨之治喪也以薄又君子之所不  
 與故喪事以制春秋之旨也孫氏曰雨不克葬  
 為雨止已丑之日喪既行而遇雨也且雨之遲久  
 不可得而知或決旬彌月其可停柩路次不行乎  
 高郵孫氏曰孔子葬母雨壞其墓門人修之孔子  
 不樂老助葬日食而非常不可預知也春秋書雨  
 有可以前備而日食非常不可預知也春秋書雨  
 未克葬蓋幾人之也注氏曰禮記孔子正義云在廟  
 在路及葬則不為雨止其夫亦得為雨止若其在廟  
 及葬則不為雨止其夫亦得為雨止若其在廟

# 城平陽

皆為兩止今考此年上書葬我小君敬嬴而下書  
 雨不克葬則及葬而雨也荀在廟未發則當云庚  
 寅葬而不云已丑葬矣季文子適晉而求遭喪之  
 禮以行宣公局乃不豫備遇雨之具乎然潦車載  
 簣笠縣封葬不為雨止皆土庶人之具乎然潦車載  
 之制穀梁譏不克葬而左氏以為得禮近世名儒  
 亦有講於此者有謂雨而無害於力得禮者雖葬可  
 也其或天變駭異雨甚水至不可力得禮者雖葬可  
 葬反為不宜在平孝子慈孫之誠敬何未耳春秋之  
 二將以重法於後國君之葬宜無所不備以雨故  
 不克葬明日乃克葬君之葬宜無所不備以雨故  
 謂之無貶不可也

左傳書時也高氏曰懼晉故也方舉大葬又城平陽  
 重困民力也廬陵李氏曰城平陽三傳皆無說豈非  
 黑壤既歸魯仍事齊故城邑以備晉乎○家氏曰左  
 氏言水昏正而我周正十月乃今之八月水星不應  
 昏正此謂  
 書時非也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十一



○楚師伐陳

左傳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高氏曰陳以晉衛見侵復棄楚而從晉故楚以為討然晉不能救陳傷中國霸者之不振也象山陸氏曰前年晉衛侵陳以其即楚之故至是楚始伐之是楚未嘗得志於陳也楚子陸渾之役觀兵周疆問鼎輕重是年渙舒於陳鄭之盟當是時使中國之君臣皆恐懼自治明其政令何處不

辛定王九年晉成七年卒齊惠公九年衛成三年

文十八陳靈十四杞桓三十七

宋文十一秦桓五楚莊十四

孫氏曰公有母喪而遠朝疆齊無哀甚矣

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

左傳春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于周王以為有禮厚賄之

以淺言之屬辭比事春秋教也近也春秋聚合也此

同之辭是屬辭比事當歲首月公朝于齊夏使太

夫聘于京師此皆比事可攷不待貶絕而惡自見

者也高氏曰傳言王使徵聘信軍公寡國九年於

周纒一往聘其在齊則又再朝矣經於如齊每行

必致深罪之也注氏曰四年至此三如齊皆書至



象山陸氏曰宣公即位九年兩朝于齊乃一使其大夫聘于周室王迹既熄綱常淪斲逆施倒置恬不為異春殊之作其得已哉直書于下逮戰國周策比而讀之而無懼心者吾不知矣更記烈

衰甚矣齊威王往朝于周而天下皆賢之王六年

齊威王來朝是時周室微弱諸侯莫况春秋時乎朝而齊獨朝之天下以此益賢威王

而宣公不能也故聘觀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此經書君如齊臣如周之意而特書王正月以表之也注氏曰前

齊止書春後此十年如齊亦止書春惟此年如齊書王正月蓋所以著君朝于鄰國臣聘于京師其所厚者薄而其所以薄者厚不知大一統之義亦猶襄二十九年書公在楚係之春王正月而上書天王崩楚子卒下書五月公至自楚所以著其不奔一統之義而朝于強夷俾侯送葬而後歸其於大公八年二月二十一年如晉皆書春王正月豈有他義

### 齊侯伐萊

于吁是不然僖襄如齊晉而王室無嘉好喪葬之事則王正只之書乃常例也其與公如齊仲孫蔑如京師天王崩而公在楚者異矣

襄陵許氏曰赤狄比侵齊不敢報萊不伐齊而齊亟伐之可以觀惠公畏強凌弱矣廬陵李氏曰東萊有萊山從齊之小國也齊自七年會魯伐之今年又自伐之卒於襄六年而滅之矣

### 秋取根牟

左傳言易也公羊傳根牟者何知姜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諱亟也杜氏曰根牟東夷國也陳氏曰此年取根牟蓋六年取邾襄十三年取邾邾皆微國也注氏曰根牟蓋小國內諱滅故書取與邾邾同昭八年取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即所取根牟地陳氏曰取言公取不言公非公命也左氏曰言易也非也根牟劉氏曰根牟附庸國也左氏曰言易也非也根牟小不以兵革不能取也不分別國邑取滅之名而



苟記其難易豈春秋意哉公羊曰不繫和委諱亟也妄甚矣

### ○八月滕子卒

昭公也子文公壽嗣高氏曰自隱七年書滕侯卒至此始書滕子

###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

### 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按左氏討不睦也陳侯不會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乃還則知經所書者與晉罪陳之詞也會于扈以待陳而陳侯不會然後林父以諸侯之師伐之也則幾於自反而有禮矣不書諸侯之

輯

師而曰林父帥師者在會諸侯皆以師聽命而林父兼將之也則其衆輯矣晉主夏盟又嘗救陳所宜與也而惟楚之即夫豈義乎

免魯之會謀齊陳而二國不會蓋晉成爲弑君者所立不能致討侵陳之役奄然以元惡主兵是以寡立之魯宣獨事齊而不足會無所忌憚故成公世霸僅能兩會諸侯卒無成功春秋於荀林父之計陳書帥師書伐雖曰與晉而能庇陳其失亦著矣原山陸氏曰晉自靈公不君之後浸不競於楚楚之政令日備兵力日強然聖人之情常拳拳有望於晉非私之也華夷之辨當如是也前年陳受楚伐勢必向楚扈之會乃爲陳也陳不即晉荀林父能併將諸侯之師以伐陳春秋蓋善之

### 辛酉晉侯黑臀會于扈

左傳會于扈計不睦也陳侯不會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于扈乃還公羊傳扈者何晉之邑

晉

卷之六

二十

十一



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卒于會故地也未  
出其地故不言會也穀梁傳其地於外也其日未  
境也莊氏曰扈鄭地卒於境外故書地范氏曰諸侯  
卒於路寢則不地汪氏曰諸侯卒於師曰師曹伯  
及負芻是也卒于會曰會杞伯成是也于他國則如  
許男甯蔡侯東國卒于楚吳子遏卒于巢是也于封  
內則如鄭伯髡頑卒于鄆宋公佐卒于曲棘是也  
成公不言卒于會蓋會禮已畢故不言會爾劉氏  
曰穀梁云其日未逾竟也非也未踰竟猶在國爾何  
得書其地然則扈者他國之地名非晉地也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晉成公何以不葬魯不葬也衛成公何以不葬亦  
魯不葬也衛成事晉甚謹而魯宣公獨深向齊衛  
欲為晉致魯故謀黑壤之會而特使孫良夫來盟  
以定之也及會于黑壤而晉人止公賂然後免是

以扈之會皆前日諸侯而魯獨不往二國繼以  
赴亦皆不葬此所謂無其事而闕其文者也或曰  
二君皆有貶焉故不書葬何氏曰晉成公不書葬  
公也誤矣魯人不葬亦無貶乎書葬而以私怨廢  
禮忘親其罪已見春秋文簡而直視人若日月之  
無私照也曲生意義失之遠矣臨川吳氏曰春秋  
善惡畢見聖人何容心哉蓋渾渾如天道焉

宋人圍滕

左傳因  
其喪也

圍國非將軍師少所能辦也必動大衆而使大夫



為主帥明矣然而稱人是貶之也勝既小國又方  
 有喪所宜矜哀弔恤之不暇而用兵革以圍之比  
 事以觀知見貶之罪在不仁矣蜀杜氏曰諸侯擅  
 因其喪故從書人之貶家氏曰滕子卒魯未數月  
 宋乘其喪而圍之匪惟乘滕之喪亦乘晉之喪  
 晉政不競諸侯擅相侵伐貶宋亦以譏晉也

**楚子伐鄭晉卻缺帥師救鄭**

自是晉楚交伐鄭左傳楚子為厲之役故伐鄭晉卻  
 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勞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  
 吾死無日矣

楚兵加鄭數矣或稱入或稱爵何也鄭自晉成公  
 初立舍楚而從中國正也楚人為是興師而加鄭  
 不義矣故軍公三年書入書侵罪之也次年鄭公

子歸生弑其君諸侯未有聲罪致討者而楚師至  
 焉故特書爵與之也然興師動眾賊則不討惟服  
 鄭之為事則非義舉矣故又次年傳稱楚子伐鄭  
 而經書入再貶之也至是稱爵豈與之乎按公羊  
 例君將不言帥師書其重者也至此書爵見其陵  
 暴中華以重兵臨鄭矣何以知其非與之乎曰下  
 書晉卻缺帥師救鄭則知其非與之也注氏曰凡  
 不善之也救者善  
 則伐者之罪著矣由此觀春秋書法皆欲治亂賊  
 之黨謹華夷之辨以一字為褒貶深切著明矣注  
 曰五年晉荀林父救鄭經不書者以是時鄭方有  
 弑君之亂所當討而鄭不當救故不書救今此書卻  
 缺之救據明年傳載鄭討歸生之罪與其棺而逐  
 其族蓋此時歸生已斃矣故書救以與晉也象山







于在紂之時親則王子位則三公故諫而不從繼  
大夫也直諫而特死傷於親非貴戚之卿而位不為上  
書子危夫邦不入亂罪諸侯之專殺見殺者與有賤焉  
去聖人取邦亂之見幾所以書字如宋子微者與有賤焉  
安可蹈危亂之朝則諸父官則少師固必愛乎家語子  
洩哈之於靈公位在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可謂  
仕於亂朝以區區之身欲正一國之親懷寵可謂  
猶治雖效忠其猶在宋子衷魯叔肸之後乎故仕  
於昏亂之朝若異姓者如子衷魯叔肸之後乎故仕  
貴戚耶不食其祿如叔肸善矣杜氏曰國無道危  
行言孫治直諫於  
去位而春秋責其非輔弼之臣居於亂朝不  
國以殺者行強諫乃取死之臣居於亂朝不  
謂大臣曰殺者行強諫乃取死之臣居於亂朝不  
謂大臣曰殺者行強諫乃取死之臣居於亂朝不

矣今陳侯君臣之大非一歲之積洩哈之則其朝  
從君於昏多矣夫謂之從則具臣也居大臣之位  
而舉國皆惡之操過獨見治未為不幸也且陳侯之  
智為賢以能去國亂之君為智也張氏曰非能言國  
不諫俟終日方靈公君臣驅馳慢朝廷之時見幾而  
立於其朝者雖欲默而不可得矣失於不能知戲則  
觸不辨也朝者雖欲默而不可得矣失於不能知戲則  
於不辨也朝者雖欲默而不可得矣失於不能知戲則  
可深責苟早諫以死庸得為君乎壁於泥塗固已失  
之君無所不至其避禍之計則忠言不入於耳言未  
如者何曰忠莫顯於身見殺而其言驗其所以許

戊壬  
定王十年  
晉景公孺元年  
齊惠十卒  
衛  
八年  
穆公速元年  
蔡文十三  
鄭襄



六曹文十九陳靈十五弒相桓三十八宋求十二園桓六蔡莊十五

### 春公如齊

注氏曰公至是四朝齊矣

### 公至自齊

此亦如齊亦致其至而不書月上九年亦如齊亦致其至而書月者為是年夏使仲孫蔑如京師故特於歲首書王正月以著宣公之罪而君臣各分之際謹嚴如此也歸田以為私惠比於君臣各分之際則大小不侔矣

### 齊人歸我濟西田

左傳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公羊傳齊已取之矣其言我何言我者未絕於我也曷為未絕于我齊已言取之矣其實未之齊也穀梁傳公娶齊齊因以好故歸魯田田魯有也齊非義取之也程子曰齊魯備為善也

禮

宣公於齊順其所欲既以女妻其臣又以兵會伐萊之舉又每歲往朝于齊廷雖諸侯事天子無是也注氏曰諸侯事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也五年一朝今宣公自四年至十年七年之間五如齊元年及十年皆一年三遣大夫如齊過於事天子之禮矣故惠公稅其能順事已而以所取濟西田歸之也歸謹及闡直書曰歸趙氏曰歸者此獨書我者乃相親愛惠遺之意



深著齊人助成弒逆之罪也

罪也夫定亂臣之位而取其賂以齊人之服而復歸之  
不書我而書於歸也茅堂胡氏曰順之則喜慢已  
此怒下之則喜魯宣公之於齊惠蓋能順其所為  
則致恭以下之也故惠公深喜之而以濟西田歸  
魯其孫我者乃相親愛惠遺之意助成弒逆之罪  
取之也益放惡益遠矣故以歸賢於取乎嘉呂氏曰  
而皆不以道也豈以貨已歸不正而欲賂齊以求  
不言我者宣公也無惜之朝聘之意也於內有婚  
年如齊情好以篤外有聘之禮內有婚媾之故  
魯亦欲得而齊以歸之是以言我則誤矣以柔巽  
之意或謂濟西魯之本封故書我則誤矣以柔巽  
甲屈事人不以其道而得地與悅人之柔巽卑屈  
事已不以其道而歸其地皆不欲之私而非義矣

侯齊而齊人取之也至是而歸也夫魯之比年朝齊  
受之於天子豈可勤因以歸又况惡弒逆之罪以  
討乎齊人取之也至是而歸也夫魯之比年朝齊  
桓之篡隱曰天道十年而無討春秋人於十年無  
正之今宣歷十年而無討春秋人於十年無討  
齊人忽以賂田來歸蓋此十年無討春秋人於十年  
人不知罪之所而得之也舉本以十年無討春秋人  
不今歸者請年而後也其書我闡歸於魯也張氏曰  
我今歸者請年而後也其書我闡歸於魯也張氏曰  
可矣其道而歸之齊人歸地者三出於書曰陰之私  
子以禮化強暴齊人歸地者三出於書曰陰之私  
者美辭也歸及闡以故書曰過歸善歸和子益歸  
知西之齊悼歸公二邑以悅齊歸善歸和子益歸  
其田於魯一宣公於相與之私惠歸喜於我者已  
之謂也惟異於聖人之行故書曰過歸善歸和子益  
過亦不可同日語甚穀梁氏云不言公如齊受之  
言未絕何迂誕之甚穀梁氏云不言公如齊受之

二十卷

十一



也哀八年歸謹及闡豈是公受乎  
但言歸我則知其來也省文耳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何氏曰與八年食既  
應同事重故累食

○已巳齊侯元卒

○齊崔氏出奔衛

左傳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偏也  
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  
以名凡諸侯之大夫違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  
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王帛之使者則告不然則否  
羊卿崔氏者何齊大夫也其稱崔氏何貶曷為貶  
世卿世卿非禮也穀梁傳  
氏者舉族而出之辭也  
按在氏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逼也公卒而

之下有  
於字

逐之奔衛書曰崔氏以族奔也范氏曰崔杼以出

族今出奔既不欲其身反又不欲立許翰以謂崔

杼出而能反及而能弑者以其宗彊於此舉氏辨

之早也其說得矣張氏曰特書其氏見崔杼之宗

雖逐之而尚能復歸於齊故勢足以逼高國今日

遺滅宗之禍豈非族大勢張而不知制節謹度卒

至凶于家禍于國也歟家氏曰是歲至制節不君蓋

五六十年使杼得年七十此時方在弱冠不應權

勢已盛為人所畏疑非杼所謂譏世卿者非公羊

之身或其父但不可考爾所謂譏世卿而附益之於

本責蓋門弟子因尹氏武氏稱世卿而附益之於

此爾經有事同而詞異亦有事異而詞同一視之

則泥去聲而不通矣孫氏曰東遷之後天子諸侯之

書崔氏譏諸侯大夫高郵孫氏曰自隱至昭二百

年而尹氏世執周政故卒有子朝之難而專廢立

齊火大全

卷

十一



之權自宣至襄五十餘年崔氏世為齊大夫故卒  
有弑君之禍也春秋之時尊莫如周強莫如齊而  
世卿之禍如此尹氏崔氏聖人擇其至強而為害  
之深者以為戒也范氏曰崔杼之奔蓋為陳文子  
然杼之宗族強盛所以文定從穀梁謂舉族而出之  
其世為大夫故致是耳僖二十八年傳紀崔大會  
戰城濮則世襲大夫可知矣且崔氏有後於齊國  
孫殆今五百年苟非世大夫曷能長有之且告以  
乎○劉氏曰左氏云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  
族不以名非也齊雖告以族春秋固當正之若曰  
崔杼無罪則亦盈亦無罪何以不曰栾氏出奔耶

### 公如齊

左傳公如齊奔喪程氏曰公親奔喪非禮也公  
出朝會奔喪會葬皆書如不言其事史之常也

### 五月公至自齊

公如齊止此

文約而事詳者經也春如齊朝惠公夏如齊奔其  
喪若是雖不致可也而皆致者甚乏也汪氏曰禮

服者奔喪無服者會葬公之於齊非有服也而親  
奔其道故春秋夏天王之喪不奔欲行郊禮而汲汲

於奔齊惠公之喪天王之葬不會使微者往而公  
孫歸父會齊惠公之葬其不顧君臣上下尊卑之

等所謂肆人欲滅天理而無忌憚者也詞繁而不  
殺聖人之情見矣薛氏曰行不以禮而源源不已

之喪魯不奔不賻今也懷輔篡之私恩如齊奔喪  
事之悖也春而書公如齊公至自齊魯未數月又

君親往奔喪送葬者三春秋於此年書齊侯元卒  
公如齊公至自齊於成二十年書晉侯儒卒公如楚楚子  
明年三月公至自晉襄二十八年書公如楚楚子



昭卒明年正月公在楚五月公至自楚雖不言奔喪送葬而其實瞭然矣春秋歷十有二王惟叔孫得臣叔鞮送襄景之葬公孫敖奔襄王喪而不至魯之不知所尊至於此極他何望焉馴至昭公之弑少姜至河乃復以國君之重奔嬖妾之喪却而不納益可傷矣

###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左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陳靈公之無道也而稱大夫之名氏以弑何也禍莫大於拒諫而殺直臣忠莫顯於身見殺而其言驗洩治所為不憚斧鉞盡言於其君者正謂靈公君臣通於夏徵舒之家恐其及禍不忍坐觀故昧死言之靈公不能納又從而殺之卒以見弑而亡

其國此萬世之大戒也特書徵舒之名氏以見洩治忠言之驗靈公見弑之由使有國者必以遠色

脩身包容狂直開納諫諍為心也家氏曰君無道朋淫殺諫而弑者以氏名書蓋不著徵舒氏名無以見禍亂之所從生討徵舒亦所以治平國也

以為罪不及民故稱大夫以弑者非經意矣張氏曰古人居處出入之奉有廉耻羞惡之限所以養其尊貴者至矣何至驅馳於道而躬為禽獸之行也考之南之詩皆以其捨人道而躬為禽獸之行也考之外傳前年單子如楚過陳時洩治未死也單子歸而告王以陳侯帥其卿佐南冠以淫於夏氏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已見之於平國齊光蔡固以千乘乎觀春秋所書弑君如陳平國齊光蔡固以千乘不戒哉高氏曰靈公弑而子午嗣是為成公可

之罪國人所不愍也注氏曰禮稱諸侯非問疾吊











之從楚是貴晉而賤楚也晉之所以可貴者以其  
為中國也中國之所以可貴者以其有禮義也鄭  
介居二大國之間而從於強令亦其勢然也今晉  
不能比鄭致其從楚陳又有弑君之賊晉不能告  
之天王聲罪致討而乃汲汲於爭鄭是所謂禮義  
者滅矣其罪可勝誅哉書人以賤聖人於是絕晉望矣

###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王聘止此宏傳劉康公來報聘公羊傳王季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王季子何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穀梁傳其曰王季子也聘問也

公羊傳曰王季子者王之母弟也 韋氏曰字季子

采於王有時聘以結諸侯之好禮也 宣公享國至

是十年不朝于周而比年朝齊不奔王喪而奔齊

侯喪不遣貴卿會匡王葬而使歸父會齊侯之葬

縱未舉法勿聘焉猶可也而使王季子來王靈益  
不震矣自是王聘春秋亦不書矣

聘益輕春秋不復錄矣陳氏曰自頃王而下王室無聘者於是再聘而王季子實來則已尊矣注氏曰宣公簡慢於王知有齊而不知有周所以君臣朝夕奔走於臨淄之境者其心必曰濟西之田未復不可不曲意事之而不思魯封七百之地秋臺皆君賜也而拔本塞源其罪應誅定王始則徵聘於魯中則厚賄於仲孫終則命貴弟報聘是禮而德色於不賁子之微恩也宣公既於定省之常而王亦不能自尊矣故來求之書止於公非削之而不紀蓋王命不足為輕重而書止於公亦不復遣使於諸侯耳寥寥百有餘年而石尚以歸服錄自是天王之名號不見於經矣

###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春秋卷二十一 十八



左傳師伐邾取繹杜氏曰繹邾邑魯國鄒縣北有繹山張氏曰詩保有鳧繹邾文公卜遷于繹皆此山之

地為邾魯二國之境  
用貴卿為主將舉大衆出征伐不施於亂臣賊子  
奉天討罪而陵弱侵小近在邦域之中附庸之國  
是為盜也當此時陳有弑君之亂既來赴告藏在  
諸侯之策矣魯不是圖而有事於邾不亦偵乎  
故四國伐邾鄭賤而稱人魯人伐邾特書取繹以罪  
之也高氏曰自文公時邾魯有隙宣公篡立而邾  
伐之豕氏曰勝何負於宋而宋伐之知何負於魯  
而魯侵之皆由中國無盟主強陵弱衆暴寡而莫  
之或禁也象山陸氏曰魯之伐邾無異於宋之伐  
滕特書取繹罪益著矣注氏曰無瑕者始可以討  
人宣公篡立端端益著矣注氏曰無瑕者始可以討  
問子赤之故也其不能討陳宜矣而猶稱兵於邾

以奪其地者蓋以晉伯之不振而強齊為之援故  
耳不幾碩鼠欺人之不見而竊食於盆盎之間乎  
則魯之為魯可知矣

# 大水

何氏曰先是城平陽取根年及顛役重民怨之所生  
來六年陰盛陽微夷狄乘釁之微家氏曰宣即位以  
此時旱而書大旱而書大旱今復大旱咎徵類仍  
君以子逐母罪大惡極天討未加發而宣嘗以臣弑  
為水旱之災民受其虐書以示戒也

## 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

宣公聘齊盟止此左傳季文子初  
聘于齊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  
按在行父如齊初聘也歸父如齊邾故也齊侯  
嗣立宣公親往奔其父喪又使貴卿會葬矣若待



逾年然後修聘未晚也而季孫亟行歸父繼往則  
以軍公君臣不知為國以禮而謂妄說取人可  
免於討也歸父貪於取繹畏齊而往蓋理曲則氣  
必餒矣能無畏乎哉春秋備書而不削以著其罪  
為後世鑒也高氏曰以伐邾故恐齊人以為討遂  
間而公與大夫五如齊矣汪氏曰自反而縮則可  
齊而猶權其獲矣也

### 齊侯使國佐來聘

左傳國武  
子來報聘

葬之速也太不懷也又未逾年而以君命遣使聘  
于鄰國則哀戚之情忘矣孟子曰養生不足以當

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賈文公五月居廬未有  
命戒及至葬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而有  
願為其氓者蓋禮義人心之所同然也齊頃音公  
嗣位之初舉動如此喪師失地幾見執獲豈特婦  
人笑客之罪哉已失守身之本矣高氏曰嗣子踰  
未踰年稱子故葵丘之會稱宋于蓋齊桓方倡大  
義以尊中國故宋公雖在喪而來與會亦不深責  
後時亦何害耶惠公之葬既速又未踰年而以君  
命遽遣使來聘焉議公之葬既速又未踰年而以君  
哀思而結身惟好書曰齊侯著其惡也象山陸氏曰  
宣公是年身如齊者二使其臣如齊者三聞天王  
使王季來聘矣未聞身如齊者二使其臣如齊者三  
也待詳考其事而罪已著矣左氏載行父出莒  
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墜齊惠公之行父事  
既親奔其喪王季于之聘魯未易時而行父僕



僕往聘于齊知事君之禮而奉以周旋者果如是乎歸父之往則以取繹之利而不顧義安然行之不國佐寔來狗私棄禮見利而顧義安然行之不

### 饑

公羊傳何以書大命也前此百有餘年水旱蝨螟之故積賄天下之無節上下用竭故一遇水旱遂致之於事外國用無節上下用竭故一遇水旱遂致之於君者所以為民也書曰君視民聽天聽帝聽四方故秋書饑蓋始於是君命之係焉天下之事孰重於此春意豈特以責魯之君哉

### 楚子伐鄭

左傳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成鄭逐

經有詞同而意異者比事以觀斯得之矣九年楚子伐鄭稱爵者貶詞也若曰國君自將恃強壓弱憑陵中夏之稱也知然者以下書晉卻缺帥師救鄭則貶楚可知矣此年楚子伐鄭稱爵者直詞也若曰以實屬辭書其重者而意不以楚為罪也知然者以傳書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而經削之則責晉可知矣此類兼以傳為按者也高氏曰救鄭及諸侯成鄭而春秋削之者責晉雖得鄭而不能有之也家氏曰士會用偏師無益於救鄭是伯既不復可望齊魯之間熟爛如此楚子之肆行其誰過之伐鄭之書聖人所傷深矣左氏所載士會逐楚師于潁北不見於經縱或有之亦不足為輕重也



附錄左傳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歸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改葬幽公謚之曰靈

○癸亥定王十有一年晉景二齊頃公無野元襄七曹文二十陳成公午元年杞桓三十九宋文十三秦桓七楚莊十六

### 春王正月

陵毅作夷陵

###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左傳春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盟于辰陵陳鄭服也朱子曰宣公之時楚莊盛強主盟中國杜氏曰辰陵陳地潁川長平縣東南

晉楚爭此二國為日久矣今陳鄭皆音晉從楚盟

于辰陵而春秋書之無貶詞者豈與其下喬木八

幽谷乎注氏曰詩伐木出自幽谷遷于喬木今按

南中國不能令則夷狄進矣薛氏曰陳鄭以中國

亂臣則無君有賊子則無父無父無君即中國變

為夷狄人類殄為禽獸雖得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今魯與齊方用兵伐莒晉與狄方會于欒函而不

謀少西氏之逆也而楚人能謀之所謂禮失而求

之野顏師古曰言都邑失禮夷狄之有君不如諸

夏之亡也孫氏曰與楚者傷中國辰陵之盟所以

無人喪亂陵夷之極也



得書於經而詞無貶乎聖人誅賊之意可謂深切

著明矣張氏曰楚莊於是以晉二國為盟而欲討陳

於書伏而陳侯鄭伯獨楚莊與之諸侯以討之所以致勤

孟之書後未嘗稱爵與伯會孟稱爵與今書子序陳侯鄭伯

於楚大初主盟也公會之罪不著也盟于蜀辰稱爵則疑

齊序諸國大夫謀討陳宋公之罪稱後不盟于蜀辰稱爵則疑

侯宋號之盟屈建之會楚子圍而先軟而無殊淮夷則皆

之狎主盟也申陵之盟楚子為先序而無貶詞蓋予

也之由是知辰陵之會楚子為先序而無貶詞蓋予

也之由是知辰陵之會楚子為先序而無貶詞蓋予

也之由是知辰陵之會楚子為先序而無貶詞蓋予

###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張氏曰莒特晉而不事齊魯從齊而伐之兵不討亂而挾強陵弱深著齊魯之罪也蜀杜氏曰稱齊人以示貶人齊亦以人魯也必書公孫歸父將重兵而後此會齊侯會楚子皆歸父特會國君以見宣公之德仲遂而寵其子使專權於魯也此斂

### 秋晉侯會狄于欒函

左傳晉卻成子求成于眾狄眾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秋會于欒函眾狄莫如勤止文王猶勤况寡德也乎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况寡德也

春秋正法不與夷狄會同分類也書會戎會狄會



吳皆外詞也范氏曰所以異之於諸夏薛氏曰諸  
 也知內中國故詳外四夷故略今中國有亂天王不  
 能討則方伯之責也又不能討則四鄰諸侯宜有  
 請美而魯方會齊伐莒晉方求成于狄是失肩背  
 而養其一指不能三年而總小功之容南軒張氏  
 譬言舍不亦值乎凡此直書其事不待貶絕而義  
 自見者也高氏曰陳鄭諸夏之國而從楚眾狄夷  
 會之夫中國諸侯所恃者晉狄在橫豎而晉侯親往  
 狄而使楚人為伯者之事此反道也陳氏曰楚方  
 倡義於天下而晉狄於諸侯之事不悉書也宣  
 矣是故楚莊之春秋晉有諸侯之事不悉書也宣  
 三年晉侯代鄭不書五年荀林父伐陳不書張氏  
 曰晉侯為盟主而往與狄會景就狄地為會與  
 使楚舉大義以加於中國又欲與楚爭鄭楚直晉  
 老所以敗于郊也注氏曰晉景就狄地為會與

三十二年衛人及狄盟義同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公羊傳此楚子也其稱人何昭曷為與不與外討也  
 不與外討者因其討乎外而不與也雖內討亦不與  
 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  
 不得專討也諸侯之義不得專討則其日實與之何  
 上無天子下無諸侯則天下諸侯有為無道者臣弑君  
 子弑父力能討之則討之可也穀梁傳此入而殺也  
 其不言入何也明楚之討有罪也其外  
 徵舒於陳何也明楚之討有罪也

丁亥楚子入陳

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程子曰入惡入者也何用弗受也  
 不使夷狄為中國也程子曰人眾辭人惡眾所欲誅  
 也誅其罪義也

稱人者眾辭也杜氏曰不言楚子而稱人者弑君之



賊若曰無討賊者雖殺也陳氏曰楚亟稱子矣自宋  
 則楚而無討賊者雖殺也陳氏曰楚亟稱子矣自宋  
 萬而無討賊者雖殺也陳氏曰楚亟稱子矣自宋  
 必皆曰人秋大惡人人之所同惡人人之所得討其  
 稱楚人殺徵舒諸夏之罪自見矣馬氏曰弑君之  
 而殺之豈有夷夏之間哉徵舒弑君今已踰年國  
 人不能討天子方伯不能誅反致夷狄入中國而  
 殺之彼夷狄耶聖人知弑君者傷中國之不自正也  
 曰楚子夷狄也所以亂臣賊子與陳州之惡人殺陳  
 不問中國夷狄所以亂臣賊子與陳州之惡人殺陳  
 亂之日也故曰楚人入殺陳夏徵舒討賊之辭且  
 陳非衆志也故曰楚人入殺陳夏徵舒討賊之辭且  
 故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莊氏曰少西徵舒  
 遂入陳殺徵舒輟諸粟門而經先書殺後書入者

與楚子之能討賊故先之也陳氏曰不書入而後  
 也則討賊一事入一事也陳氏曰不書入而後  
 稱楚子楚疆甚矣莊王一篇雖君將取人之詞固進  
 楚也亦憂楚也莊氏曰晉文鞅曹伯非伯討故先  
 書入曹後書執曹伯楚靈殺齊慶封雖殺有罪而  
 亦不係之楚人則知此以討賊予楚莊也莊氏曰  
 賊為義取其國為貪舜跖之相去遠矣其分乃在  
 於善與利耳楚莊以義討賊勇於為善舜之徒也  
 以貪取國急於為利跖之徒矣為善與惡特在一  
 念頃吏之間而書法如此故春秋傳心之要典不  
 可以不察者也或曰聖人大改過楚雖縣陳能聽  
 申叔時之說而復封陳可謂能改過矣猶書入陳  
 以貶之何也曰楚莊意在滅陳雖復封之然鄉取



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杜氏曰州鄉屬示而又納

其亂臣是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也氏

曰二人與君昏淫當絕之而特疆納之執晉人以

幣如鄭問駟之立故子產對曰若寡君之二三

臣而晉大夫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為

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公十九年傳昭他國非

所當與也而必欲納其亂臣存亡興滅其若是乎

事請之而世宗無所可否以他國非所當與也

仲尼重傷中國深美其有討賊之功故特從末減

不稱取陳而書入雖曰與之可矣陸氏曰楚子之

不入人之國又義彰善障惡繼芥無遺稱事原情

不

入

正

春

秋

之

義

彰

善

障

惡

繼

芥

無

遺

而稱楚人亦猶也汪氏曰春秋予楚莊之計微舒

子也楚子入陳意實無異蓋楚莊亦猶也吳入即之舉

號也辭雖不誠心故書法無異蓋楚莊亦猶也吳入即之舉

賊也追之則辰陵之盟法無異蓋楚莊亦猶也吳入即之舉

力耳矣侯於以重兵造其國都而後誅之楚莊有討

素之門而伊義之名著於中國矣待於三月之

假其以不為功矣論者以楚莊居此也文定謂假於

其討賊以暴橫而或秦穆之以楚莊居此也文定謂假於

夫此善於彼者歟亦以霸許之則秦穆之義莊也以

有此事於中者歟亦以霸許之則秦穆之義莊也以

執亦無也惟殺者四舒得也執楚莊之義莊也以

封亦無也惟殺者四舒得也執楚莊之義莊也以

羊亦無也惟殺者四舒得也執楚莊之義莊也以

殺亦無也惟殺者四舒得也執楚莊之義莊也以

入而殺者乃先言舒有何罪爾且先言於陳也非也

楚人殺者乃先言舒有何罪爾且先言於陳也非也

楚人殺者乃先言舒有何罪爾且先言於陳也非也



可謂內微  
舒於陳乎

寧公作寤

#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左傳冬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  
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徵舒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  
為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猶可辭乎王曰可  
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而猶可辭乎王曰可  
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猶可辭乎王曰可  
仰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  
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  
計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吾未之聞也侯而之可乎  
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侯而之可乎  
曰可哉吾儕小人也歸謂取諸州故書曰與之也  
陳卿取一吾儕小人也歸謂取諸州故書曰與之也  
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納者內不受也輔人也  
其言納何納公黨與也穀梁傳納者內不受也輔人也  
其君臣之道不可程于曰致亂之制人國所不容也故

此一臣者從君於昏宣淫於朝誅殺諫臣使其君  
見弑蓋致亂之臣也肆諸市朝與眾同棄然後快  
於人心今乃詭辭奔楚託於討賊復讐以自脫其  
罪而楚莊不能察其反覆又使陳人用之是猶人  
有飲毒而死者幸而復生又彊以毒飲之可乎故  
聖人外此二人於陳賈逵曰二子不繫而特書曰  
納納者不受而強納之者也為楚莊者宜柰何諸  
音徵舒之宮封洩冶之墓尸孔寧儀行父于朝謀  
於陳衆定其君而去其庶幾乎高氏曰二子之惡  
弑者亦與徵舒何異豈可復居陳大夫之位哉已  
絕於陳故不繫於陳而書納張氏曰孔寧儀行父

二十一

廿七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二十一

必因奔楚誘楚子以利故楚子殺微舒而縣陳微  
申叔時之言則陳遂亡矣夫楚莊不取然見善不明而  
而尚能以義自吝之心善所以弘待人之罪使楚修之  
非有納諸國不吝之人予善之弘待人之罪使楚修之  
也善惡功罪顯著明入陳自納亂臣之罪莫能修之  
也汪氏曰罪顯著明入陳自納亂臣之罪莫能修之  
請討於楚也其寧儀不係陳不書奔陳則孫寧也  
凡書納於楚也其寧儀不係陳不書奔陳則孫寧也  
行父于陳曰非也其寧儀不係陳不書奔陳則孫寧也  
惡皆見矣盧陵李氏曰春秋書納公糾納捷苗之  
國者也惟此以大夫而書納穀梁胡氏得之○  
國者也惟此以大夫而書納穀梁胡氏得之○  
氏曰左氏云書有禮也若以  
納亂臣為禮執為非禮  
附錄左傳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徵事于晉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二十一

宣公三

甲子定王十有二年晉景三 齊頃二 衛穆三

文十四陳成二 杞桓四 宋

春葬陳靈公

臣子或不能討而上有天王下有方伯又其次有  
討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天下之惡一也本國  
已討之矣臣子雖欲討之而無所討也杜氏曰賊討  
國後二十二月然後得葬

公羊傳此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君子辭也楚



四鄰有同盟有方域之諸侯有四夷之君長與凡  
民皆得而誅之所以明大倫存天理也徵舒雖楚  
討之陳之臣子亦可以釋怨矣故得書葬君子詞  
也汪氏曰君子之心無私故討賊不  
也問內外蓋惡惡者天下之同情也

### 楚子圍鄭

左傳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  
于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入自皇門至于逵  
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三月大臨守之入自  
怒以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命天不能  
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罪也敢賜諸侯使臣妾  
若惠顧前好敵福于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  
君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不可許也非國無  
股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非國無  
三十里而許之能信用其民盟子良出質

本無為字

按公羊傳例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  
言入書其重者楚子縣陳蓋滅之矣而經止書入  
其於鄭也入自皇門至于逵道左傳作逵路蓋即  
其國都矣而經止書圍曷為悉從輕典不著其憑  
陵諸夏之罪乎上無天王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  
臣弑君子弑父諸夏不能討而夷狄能討之春秋  
取大節略小過雖如楚子憑陵上國近造王都之  
側猶從末減於以見誅亂臣討賊子正大倫之為  
重也汪氏曰據左氏公羊所記鄭襄公屈服於楚  
禮甲辭巽以求免則楚之凌暴亦甚矣然其  
能不聽左右之言而退師許平薄於利而不  
意也高氏曰封陳侯者非楚本謀也本謀不  
也故書入與鄭平者楚本謀也本謀不為利謀  
所誘也







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捷參之肉其  
足食乎參軍可得食乎能令尹孫叔為無謀不捷參  
將之從政者新未行能令尹孫叔為無謀不捷參  
用命其師必敗且君專而逃臣獲若聽社稷無上衆  
改乘轅如而晉比敗師次于鄭之管待設晉稷何王  
皇師驟勝而晉比敗師次于鄭之管待設晉稷何王  
楚師驟勝而晉比敗師次于鄭之管待設晉稷何王  
承子楚師驟勝而晉比敗師次于鄭之管待設晉稷何王  
武民曰楚師驟勝而晉比敗師次于鄭之管待設晉稷何王  
無日無生後討軍實易禍庸子其師老矣從楚而設  
之卒無生後討軍實易禍庸子其師老矣從楚而設  
言之曰師民直生後討軍實易禍庸子其師老矣從楚而設  
楚當兩不師民直生後討軍實易禍庸子其師老矣從楚而設  
序之直不師民直生後討軍實易禍庸子其師老矣從楚而設  
叔當兩不師民直生後討軍實易禍庸子其師老矣從楚而設  
戰我楚當兩不師民直生後討軍實易禍庸子其師老矣從楚而設  
同戰我楚當兩不師民直生後討軍實易禍庸子其師老矣從楚而設

言必知季曰原屏少宰徒也趙曰寡君是鄭平王訓定遭伯  
文間與鄭夾子無更辱之侯室母隨行季對曰將寡子  
于晉與鄭夾子無更辱之侯室母隨行季對曰將寡子  
侯曰晉與鄭夾子無更辱之侯室母隨行季對曰將寡子  
臣問諸鄭夾子無更辱之侯室母隨行季對曰將寡子  
使趙括從鄭夾子無更辱之侯室母隨行季對曰將寡子  
之迹於鄭夾子無更辱之侯室母隨行季對曰將寡子  
于晉與鄭夾子無更辱之侯室母隨行季對曰將寡子  
伯曰吾晉與鄭夾子無更辱之侯室母隨行季對曰將寡子  
鞅行而還吾晉與鄭夾子無更辱之侯室母隨行季對曰將寡子  
晉而射其所聞曰吾晉與鄭夾子無更辱之侯室母隨行季對曰將寡子  
禽之未當其角後使攝叔矢人致師以散者許御命君之  
有師請君未當其角後使攝叔矢人致師以散者許御命君之  
逐師請君未當其角後使攝叔矢人致師以散者許御命君之  
人無及請君未當其角後使攝叔矢人致師以散者許御命君之  
卿之未及請君未當其角後使攝叔矢人致師以散者許御命君之  
許之未及請君未當其角後使攝叔矢人致師以散者許御命君之







矣觀兵以威諸侯不戢矣暴而戰安能保大德而猶  
有晉在焉以定功侯所利違人欲猶多而安民何亂為已  
強爭以諸侯財武有七德非我無功也馬何者以明王孫  
榮何宮告豐成而封之皆以武為大戮於命乎有京觀以  
先其罪無所而民皆告成子而還君是命也何京觀以懲  
取今罪無所而民皆告成子而還君是命也何京觀以懲  
乎祀于河作先而民皆告成子而還君是命也何京觀以懲  
入服君將以分先而民皆告成子而還君是命也何京觀以懲  
離服君將以分先而民皆告成子而還君是命也何京觀以懲  
敵君此為不稱名適歸所於母也夫謂是類也役鄭石制  
禮也君為其不稱名適歸所於母也夫謂是類也役鄭石制  
莊王曰寡人無德而伯楚子左執茅旌也右執以勝乎為  
沛馬厚到敝邑請寡人得命之莊王曰寡人無德而伯楚子  
臣交王易為言是綏以左寡人得命之莊王曰寡人無德而  
此莊王易為言是綏以左寡人得命之莊王曰寡人無德而  
曰此莊王易為言是綏以左寡人得命之莊王曰寡人無德而  
力養死之與自守是綏以左寡人得命之莊王曰寡人無德而

以君不祥於禮而薄于利要其人而不要其土若從  
晉師之救也王鄭吾師者至日請戰莊王許諾將軍子重  
威之強也吾師者至日請戰莊王許諾將軍子重  
還師而逆晉寇莊王鼓之使寡人無以立乎王曰天下  
中師之指可拘矣晉寇莊王鼓之使寡人無以立乎王曰天下  
令之還師而逆晉寇莊王鼓之使寡人無以立乎王曰天下  
敗也莊氏曰而佚晉寇莊王鼓之使寡人無以立乎王曰天下  
必鄭地莊氏曰而佚晉寇莊王鼓之使寡人無以立乎王曰天下

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何氏曰序林父於上罪  
汲爾欲敗按在氏晉師救鄭經既不以救鄭書矣杜  
楚不書救鄭是予楚以伯然晉文晉悼之實耳或謂  
不書救鄭是予楚以伯然晉文晉悼之實耳或謂  
救衛救鄭是予楚以伯然晉文晉悼之實耳或謂  
予晉以伯然晉文晉悼之實耳或謂  
何也陳人弑君晉不討賊而楚能討之楚人圍鄭  
亦既退師與鄭平矣而又與之戰則非觀釁之師



勒

令作命

也故釋楚不貶而使晉主之獨與常詞異乎注法  
 楚成救鄭則書宋公及楚人戰于泓楚得臣救衛  
 則書晉侯齊宋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今此晉救  
 鄭當書楚按卯之役六卿並在大夫司馬皆具官  
 及晉戰不欲勦民者三帥也違命濟師者先穀也而獨罪  
 林父何也尊無二上定于一也古者仗鉞臨戎專  
 制閫外南史沈慶之傳閫外之事將軍所專制  
 從此至天將軍制之授之雖君令有所不受前漢書周亞夫  
 穰宜傳將在此至地將軍制之授之雖君令有所不受前漢書周亞夫  
 傳上勞軍至細柳君不得入軍中唐書改志玄傳與  
 不聞天子詔使兵衛章武門太宗夜遣使至志玄曰  
 軍門不夜開使兵衛章武門太宗夜遣使至志玄曰  
 夜不能辨帝嘆曰周亞夫何志玄曰况其屬乎來書  
 救鄭軍師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衆不敢過見

左傳成六年偃陽之舉旬偃二將皆請班師荀瑩令曰  
 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遂下偃陽襄公十年林父  
 既知無及於鄭焉用之矣諸帥又皆信然其策先  
 殺若獨以中軍佐濟者下令三軍無得妄動按軍  
 法而行辟夫豈不可既不能令乃畏失屬亡師之  
 罪而從韓獻子分惡之言朱子曰左傳分謗事近  
 要狗人情如荀林父卯之役先穀違命而濟乃謂  
 與其專罪六人同之是何等見識當時為林父者  
 只合按兵不動知難而冒進是棄晉師於誰責乎  
 故後誅先穀不去其官此稱敗績特以林父主之  
 也茅堂胡氏曰卯之戰先穀趙旃實敗晉師而獨  
 責者馬遷也失於箕谷者鄧芝也而武侯深自刻  
 責以為咎皆在已此亦春秋一統之義也任歸於



元楚鄭純之氏於父知帥恃之得既已之其代無謹漢一  
帥伐則乎屢曰是此晉之從專義勇陳三言敗以九裴宜侯有  
始宋岬從伐自始戰之楚制而怯亂綱林之績節度竟以所  
既橫之楚而楚鞏著其以師故此行節師政之為不著師圍  
不能於戰故盟辰賊不師此公父本林為父有本志乎明也  
禁中夷傲事陵之惟敵罪秋則知楚鄭不而能所恃戰也  
副國夏勝於然權敵罪秋則知楚鄭不而能所恃戰也  
屬而勝於然權敵罪秋則知楚鄭不而能所恃戰也  
之莫負晉與是且陳以楚之不鄭輔以力也蓋氏元帥  
違制之晉既其陳為齊曰書所可已君施以爭晉曰經帥  
而注決不來為楚于以救以敵服而楚亂鄭不能以夕  
專氏也自有可也鄭夫而考不士以者不能以夕  
行曰自岬陳也鄭夫而考不士以者不能以夕  
終林岬陳也鄭夫而考不士以者不能以夕  
又父之而則不承敵特左能穀行又知討林夕而元  
不身敗僅猶堪嘉君以氏止之盟進楚陳父而元  
能為而爭未楚呂林則諸徒主退莊亂及潰濟而侯反

秋七月

師可矣中之君也也不不口敗詐有師於楚曳躬  
之怒林國說於此公以敵劉宋禽罪以城君兵帥  
責有父也亦是始得敗可曰泓公貶楚囊夫敗卒  
難罪不義是始得敗可曰泓公貶楚囊夫敗卒  
逝者書皆蓋蓋臣為皆怪子則於之者於中喪矢  
敗救可雖主書荀以也王與乘也者於中喪矢  
則通以公人林中哉不楚車泓尊伯國師石而  
知要中羊而父國廬見莊之會戰並書照不戰  
其之國說穿稱為陵名氏林國伐楚抑人書責乃  
有此為未鑿名主徐氏林國伐楚抑人書責乃  
罪條主可耳氏徐氏林國伐楚抑人書責乃  
矣楚然從陳先邈曰父之其國此狄此故父於  
不書息也氏楚曰春見所國不又故書楚而軍  
貶子爭胡亦子內秋名不乘乘者以荀於誰為  
者則之道主為惡而與羊者不楚成於誰為  
退知當乎大夫楚楚皆異悛成父父得乎棄  
師其責是夫父楚楚皆異悛成父父得乎棄  
之非責是夫父楚楚皆異悛成父父得乎棄  
情貶之戰敵非是戰為矣而設之帥臣然甲



附錄

師三晉侯欲許伯許男如楚○秋晉師歸桓子請死  
憂而喜乎及楚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敢也困獸猶余毒  
國相乎及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  
也或已是大警晉也而君又殺林父以重楚謗其無乃  
天不競乎大警晉也而君又殺林父以重楚謗其無乃  
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君也其思盡忠退思補過馬  
何損於明也若之何殺之君也其思盡忠退思補過馬  
侯使復其位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左傳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因熊相  
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  
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司馬無言  
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於蕭還無社與窮乎曰無  
號申叔展叔何曰有麥麩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  
河魚腹疾柰何申叔曰視其井而極之若為茅經哭井  
存則馬號而出之杜氏曰蕭宋附庸國

假於討賊而滅陳春秋以討賊之義重也末滅而  
書入惡其貳已而入鄭春秋以退師之情怒也末  
滅而書圍與人為善之德宏矣至是肆其強暴滅  
無罪之國其志已盈雖欲赦之不得也故傳稱蕭  
潰經以滅書斷其罪也孟子曰以力假仁者伯伯  
必有天國楚莊蓋以力假仁不能久假而遽歸者  
也建萬國親諸侯者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者  
仲尼之法今乃滅人社稷而絕其祀亦不仁甚矣  
蕭既滅亡必無赴者何以得書于魯史楚莊驟陳  
入鄭大敗晉師于邲莫與校者不知以禮制心至  
於驕溢克伐怨欲皆得行焉遂以滅蕭告赴諸侯



矜其威力以恐中國耳孟子定其功罪以五伯為  
三王之罪人春秋史外傳心之要典推此類求之  
斯得矣高氏曰楚既得陳鄭又敗晉師遂深人中  
國患陵諸夏滅人之國書以著其暴汪氏  
曰楚莊滅蕭所以逼夫宋  
而魯中國諸侯之服已也

###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此大夫同盟之始左傳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  
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  
程子曰晉為楚敗諸侯懼而同盟既而皆渝故書人  
以貶之杜氏  
曰清丘衛地  
書同盟志同欲也楊士勳曰新城書同傳云同外  
楚則清丘亦是外楚省文也  
或以惡其反覆而書同盟非也春秋不貴盟誓自  
隱公始年書儀父盟蔑宋人盟伯已不實言矣奚

待清丘然後惡反覆乎清丘載書恤病討貳口血  
未乾敗其盟好所謂不待貶而惡見者也又奚必  
人諸國之卿然後知反覆之可罪乎杜氏曰宋伐  
陳衛救之不  
討貳也楚伐宋晉不救不恤病也故大夫稱人宋  
華椒承群偽之言以誤其國宋雖有守信之善而  
椒猶不免譏楚既入陳圍鄭大敗晉師伐蕭滅之憑陵  
中國甚矣為諸侯計者宜信在仁賢脩明政事自  
強於為善則可以保其國耳曾不是圖而刑牲較  
血要質鬼神祈音以禦楚謀之不臧孰大於是故  
國卿貶而稱人譏失職也陳氏曰曷為貶稱人猶  
盟自鹿上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原穀違命喪師乃  
再見其再見何中國父無伯也晉國罪人而主茲盟約所信任者皆可知矣家氏  
曰幽



之同盟諸侯外大小翕然來同齊霸之方盛也清立之新城  
盟異者衆而會猶以晉不復言霸矣而春秋於  
四國之強盛猶從喪敗方新之日語矣汪氏許  
違捨燎原然視干幽之喪盟則不可同日復以四  
之新夫盟而齊侯所以趙盾之主盟清心而晉以大夫  
之大其甚而諸侯之大夫與馬伯業之不振宜矣  
廬陵李氏曰晉景公之大夫與馬伯業之不振宜矣  
春陵之世不實其言者衆矣  
奚獨此耶且辛椒不宜被貶

###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陳有弒君之亂宋不能討而楚能討之雖白縣陳  
尋復封之其德於楚而不貳未足責也宋人不能

內自首德遽以大衆伐之非義舉矣衛人救陳背  
盟失信而以救書者見宋師非義陳未有罪而受  
兵為可恤也且謀國失圖妄興師旅無休息之期  
則亂益滋矣其以救書意在責宋也若衛叛盟則  
不待貶絕而惡自見矣高氏曰書衛救陳者所以  
罪宋也然衛方盟於清立  
而反救陳救雖義事而有背盟之惡故稱人汪氏  
曰清立之載書恤病討貳而宋之討陳衛之救陳  
皆非春秋所與者不度德不量力而啓釁於強楚  
名雖是而實則非矣

○  
乙丑 定王十一年 十有三年  
曹文二十二年 陳成三 杞桓四 十  
宋文十五 秦桓九 楚莊十八 齊頃三 衛襄九



春齊師伐莒

公作伐衛左傳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臨川吳氏曰齊以強陵弱而伐莒十一年之伐稱齊人此稱齊師者甚其動大衆而伐小國也○汪氏曰公羊作伐衛證之經文前後皆無齊衛交怨之事而於莒則四年平之不肯而魯伐之十一年齊又伐之則此為伐莒無疑矣

夏楚子伐宋

左傳以其救蕭也君子曰清立之盟惟宋可以免焉楚人滅蕭將以脅宋諸侯懼而同盟為宋人計者恤民固本輕徭薄賦使民效死親其上則可以待敵矣計不出此而急於伐陳攻楚與國非策也故楚人有詞于伐而得書爵張氏曰天下無道小國

秋螽

杜氏曰為災故書

冬興公作壞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穀設作設音同

消長之道而欲以區區之力強中國由此致伐非以文定責宋特譏其啓也蓋不待罪而國之策見耳廬陵李氏曰楚有無罪於中國皆自取絕而惡自成之爭伯敗宋於泓楚穆之於爭伯弱宋於厥貉楚莊之興狹鄭人以南侵宋卒之今年之伐明年於彭城之盟後明年之挾鄭以圖宋北之勢成美成十八年明於城之盟不待稟公之末年而天下分伯矣

左傳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冬晉人討却之惡與清之師歸罪于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先穀違命大敗晉師元帥不能用鉞已失刑矣今



又重有罪焉。晉人治其罪而戮之，義也。曷為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夫兵者安危所係，有國之大事也。將非其人，則敗雖得其人，使親信間之，則敗以剛愎不仁者參焉，而莫肯用命，則敗。凡此三敗，君之過也。河曲之戰，趙穿獨出而史駢之謀不用，事左傳文公。齊涇而次，栾黶反，斬欲東而荀偃之令不行，事見左傳襄公十四年。今林父初將中軍，乃以先穀佐之，使敵國謀臣知其從政者，新未能行令，誰之過歟？故稱國以殺，不去其官，罪累上也。高氏曰：邲之後，穀固請戰，遂及於敗。至是以為討，然釋趙旃、魏錡不討而獨謀先殺，為政不平。殺者不受治矣。又旃、錡之惡之治楚而復克黃之所先殺先軫之孫而思子文之治楚而復克黃之所先殺先軫之孫而思

其族蓋晉之德刑皆不足

**附錄**左傳清立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為政而

**丙寅** 定王十有四年 晉景五 齊頃四 衛穆

**曹** 文二十三年 陳成四 杞桓四 十

**宋** 文十六 桓十 楚莊十九

### 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左傳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敝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衛人以為成勞復空其子使復其位  
殺大夫而書名氏義不繫於專殺也。孔達棄信以危社稷，衛人按其罪而誅之，可也。茅堂胡氏曰：孔



臧者也先君雖有約言若其有罪而大國見討亦  
可踐言不自省乎而况同盟口血未乾即亢大國  
之討以危其社稷乃以身死之求說於晉與自經  
於溝瀆而莫之知者奚遠哉是時陳貳於楚為孔  
達計者若顧約言何以稱國而不去其官用人謀  
告之以不當貳可也何以稱國而不去其官用人謀  
國子犯盟主至於見討誰之過歟稱國以殺不去  
其官罪累上也春秋端本清源故書法如此蘇氏  
達則有罪矣而衛人用其言以干盟王故稱國  
以殺陳氏曰孔達自殺而稱國以殺其君意也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晉侯伐鄭

左傳夏晉侯伐鄭為焮故也告于諸侯蒐焉而還中  
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  
張代子良于楚鄭伯如楚謀晉  
故也鄭以子良為有禮故召之

本無此事以  
觀之字

按左氏傳為焮故也比事以觀知其為報怨後讎  
之兵詞無所貶者直書其事而義自見矣屈氏曰  
伸敗而能改可以興矣晉所以敗由大義不明而  
爭與國也今敗未報而復與爭鄭之師故書晉  
侯以著其師之敗未報而復與爭鄭之師故書晉  
必鄭公之澤夫鄭背華即夷討之正也然靈成以  
來文盡夷狄矣豈干戈日尋積而至於蜀之盟而  
中國盡夷狄矣豈干戈日尋積而至於蜀之盟而  
特失鄭而已乎

秋九月楚子圍宋

左傳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道于宋亦使公子  
馮聘于晉不假道於我則必死王曰殺之不假道  
昭及宋使人殺之我必死王曰殺之不假道昭及  
而行及宋使人殺之我必死王曰殺之不假道昭  
而宋及宋使人殺之我必死王曰殺之不假道昭  
殺之也宋使人殺之我必死王曰殺之不假道昭  
之外楚子聞之殺之我必死王曰殺之不假道昭  
市之秋九月楚子圍宋



宋人要結盟誓欲以禦楚已非持國之道輕舉大  
衆勦民妄動又非恤患之兵特書救陳以著其罪  
明見伐之由也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凡事其作  
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易於訟對曰君子以作事  
謀始始而不謀必至於訟訟而不竟必至於師若  
宋是矣始謀不臧至於見伐見圍幾亡其國則自  
取之也春秋端本故責宋為深若蠻夷圍中國則  
亦明矣臨川吳氏曰宋前以救蕭而見伐今又以  
殺楚使而受圍楚之苻食上國宋之挑釁  
強夷俱可罪也汪氏曰楚莊始而使過宋不假道以  
而伐宋以聲其救蕭之罪又遣使將環其國而攻  
激怒於宋而使後之於陵暴中國以取威爭伯其  
之然則楚子之志在於陵暴中國而不責楚者楚人憑陵  
惡甚矣文定作傳屢責宋而未有致兵之由其罪未著  
中夏之罪顯而易見而未有致兵之由其罪未著

葬曹文公○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也故備論之廬陵李氏曰楚至是再圍宋矣僖  
二十七年書楚人嫌詞也此書楚子直詞也

左傳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與之言魯  
貪桓子告高宣子曰子家其亡乎懷於魯矣懷必貪

夫禮別嫌明微制治於未亂自天子出者也列國  
之君非王事而自相會聚是禮自諸侯出矣以國  
君而降班失列下與外臣會以外臣而抗尊出位  
上與諸侯會是禮自大夫出矣王氏曰大夫會諸  
侯始於單伯會齊  
宋衛鄭之君于鄆而後公孫敖會晉侯于戚至叔  
仲彭生會晉卻缺于承筐則大夫自為會矣大夫  
盟諸侯始於柔會宋公陳侯伯晉士穀叔盟于折而後公  
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叔盟于垂隴至公子  
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則大夫自相盟矣然莊僖  
以下大夫未專政也文宣以下大夫始專政矣



君若贅旒何氏曰贅繫屬之辭旒旒旒旒陪臣執命  
 豈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故易於坤之初  
 六曰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易言其理春秋見諸行  
 事若合符節可謂深切著明矣張氏曰魯素事齊而  
 之故其父子常親于齊而亦不復計等列之不一  
 班從而與之會也非禮甚矣王氏曰遂以不  
 立宣公自見不正而任其子歸父此年會齊侯  
 年會楚子歸父始廬陵李氏曰夫政自宣公始大  
 夫專政自歸父始廬陵李氏曰夫政自宣公始大  
 單伯會齊侯于郵繼見于公孫敖會晉侯于戚不  
 知胡氏何以始發傳於此豈非以非伯事而私相  
 乎會

**附錄**左傳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  
 於是乎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獻功  
 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  
 在宋君其圖之公說楚

○

丁卯 定王十有五年晉景六齊頃五衛穆

一曹軍公廬元年陳成五杞桓四十

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杜氏曰從前年孟獻子之言也

楚子不假道於宋以啓寡端而圍之陵蔑中華甚  
 矣襄陵許氏曰楚圍宋之威振及魯矣諸侯縱不能畏簡書攘夷狄  
 存先代之後嚴兵固圍以為聲援猶之可也乃以  
 周公之裔千乘之國謀其不免至於薦賄不亦鄙  
 乎若此類聖人不徒筆之於經也比事以觀則知  
 中國夷狄盛衰之由春秋經世之略矣陳氏曰吾大夫始特  
 會楚也宋子曰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宋人及楚



人平春秋責其叛中國而從夷狄爾罪其武霸非  
是春秋豈率天下諸侯以從三王之罪人哉廬陵  
李氏曰歸父會楚子于宋正與昭九年叔弓會楚

#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左傳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侯欲救之方授伯宗曰  
不可與爭雖晉有言曰雖鞭撻之君乎長不及馬腹在天心授伯宗曰  
汗山藏疾強能違天乎君含師垢天起將道也君其待納  
囚而獻諸楚使宋厚降楚國曰晉師起將道也君其待納  
登諸車使楚厚降楚國曰晉師起將道也君其待納  
女則棄之信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謀不能制非我無將許之  
能承命為主也信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謀不能制非我無將許之  
稷受命出也義無二信而行無二命君謀不能制非我無將許之  
也死而命出也義無二信而行無二命君謀不能制非我無將許之  
何也楚成子命出也義無二信而行無二命君謀不能制非我無將許之  
於王馬前母知死而不敗王命出也義無二信而行無二命君謀不能制非我無將許之

宋元懼使以病告華元叔夜入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  
盟懼與之以病告華元叔夜入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  
書曰大其糧爾已也何無我退三也去我乎羊傳外楚平唯命是聽  
七曰乘之糧爾已也何無我退三也去我乎羊傳外楚平唯命是聽  
反曰乘之糧爾已也何無我退三也去我乎羊傳外楚平唯命是聽  
之曰乘之糧爾已也何無我退三也去我乎羊傳外楚平唯命是聽  
也曰乘之糧爾已也何無我退三也去我乎羊傳外楚平唯命是聽  
元曰圍者散而之何如華元叔夜入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  
則曰幸之吾聞之馬而之司如華元叔夜入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  
去曰而歸勉之見子君之見子人使子反曰德矣曰堙而爾已也何無我退三也去我乎羊傳外楚平唯命是聽  
反曰而歸勉之見子君之見子人使子反曰德矣曰堙而爾已也何無我退三也去我乎羊傳外楚平唯命是聽  
曰曰而歸勉之見子君之見子人使子反曰德矣曰堙而爾已也何無我退三也去我乎羊傳外楚平唯命是聽  
使曰而歸勉之見子君之見子人使子反曰德矣曰堙而爾已也何無我退三也去我乎羊傳外楚平唯命是聽  
曰曰而歸勉之見子君之見子人使子反曰德矣曰堙而爾已也何無我退三也去我乎羊傳外楚平唯命是聽  
猶有子不往可欺視臣之告之然為軍有取此而後歸爾以司馬子也  
曰曰而歸勉之見子君之見子人使子反曰德矣曰堙而爾已也何無我退三也去我乎羊傳外楚平唯命是聽



然則君請處于此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于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已也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量力而反義也

歸已作稱已

此華元子及二國之卿其稱人何貶也春秋賤欺詐惡侵伐二卿不愛其情釋怨解紛使宋無亡國之憂楚無滅國之罪功亦大矣宜在所褒何以貶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已則民作忠今二卿自以情實私相告語取必於上以成平國之功而其君不預知焉非人臣之義也董子曰子反與華元平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君有聽於臣父有聽於子夫有聽於婦中國有聽於夷狄仲尼所為懼春秋所以

作也故平以解紛不盟曰平和而雖其所欲而平者在下則大倫紊矣聖人明其道不計其功故褒貶如此然則臣而有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不可乎曰專之而可者謂境外也子反在君之側無奏報之難幾會之失奚急於平而專之若是哉或曰子反攘善則知其罪矣華元救國急難而紓其情實何尤焉夫宋先代之後武王所封以備三恪庄氏曰本作憲敬之橫見侵逼非有可滅之罪也若以大義責之曰子為上卿不能恤小助桀為虐陵我郊保圍我城郭欲滅我社稷縱子得之何面目見中華之士乎使子反果忠楚莊果賢必為義動退師止



衆結盟而反矣何必輕見情實蹈不測之險乎後  
世羊陸效其所為交歡邊境而議者以為非純臣  
也知春秋之法矣晉書羊祜與陸抗對境使交  
元子反復見于今宋羊祜酒饋抗問只是敵國  
相傾之謀陳氏曰宋平不書必關於天下之故也  
而後不書有與楚始平者矣文倍九年陳平不書宣十年  
鄭平不書始平者矣文倍九年陳平不書宣十年  
矣至莊王始書之必從楚必莊王得宋嘗及楚將  
有南楚之勢春秋特致意焉必莊王得宋嘗及楚將  
爭陳北之勢春秋特致意焉必莊王得宋嘗及楚將  
爭陳北之勢春秋特致意焉必莊王得宋嘗及楚將  
救之則宋軍敗於鄭將父會于宋而魯又即於楚  
出師以圍宋軍敗於鄭將父會于宋而魯又即於楚  
人師以圍宋軍敗於鄭將父會于宋而魯又即於楚  
見諸侯之見中宋及楚無伯也莫有能見夷狄之恣橫也  
曰公羊云大有畏於楚而已莫有能見夷狄之恣橫也  
詔也子反何大其平乎已也莫有能見夷狄之恣橫也  
云平稱衆上下欲之也非也暨齊平何乎穀梁

齊人平乎又云外平不道以吾人之存焉道之也  
非也宋幸得平以告諸侯故魯史有此事爾陳  
李氏曰春秋稱人疑穀梁一為優胡氏專取公羊則以  
此長宋楚稱人疑穀梁一為優胡氏專取公羊則以  
誓也恐過子反華元一言而解宋楚實未嘗有盟  
未必能如此

# 歸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

左傳 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妹也  
殺之又傷潞子嬰兒之目晉侯欲伐之  
而奪其地也何補焉不祀也傷其酒必  
其雋才而地也何補焉不祀也傷其酒必  
德義以待後事神人以申固其命若之  
亡將道也商紂由之故滅焉天反時為  
災地反物為妖



徐州  
淮夷  
朱引何

民反德為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為之盡在狄矣  
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息殺之公羊傳路何  
以稱子路于夷狄而善也歸諸晉以亡爾雖然君子不可  
不救也離于夷狄是以亡也穀梁傳威國晉帥伐之中國  
賢謹日甲國月夷狄赤狄之別種子爵也  
其稱日謹之上卿為主將略而稱師者著其暴  
也陳氏曰威國大夫稱人賤也故荀滅而舉號  
及氏者滅見滅之罪著滅者之甚不仁也潞嬰兒  
不死社稷比於中國而書爵者免嬰兒之責詞也  
然則攘夷狄安諸夏非即徐夷並與東郊不開伯  
禽征之費誓儼狃孔熾侵錫反合老及方軍王伐之  
雅見詩小楚人侵鄭近在王畿齊侯攘之皆門庭之

寇不可縱而莫禦者也雖禦之亦不極其兵力殄  
滅之無遺育也今赤狄未嘗侵掠晉境非門庭之  
寇而恃強暴以滅之其不仁甚矣春秋所以責晉  
而略狄也又有異焉者夫伐國之要討其罪人斯  
止矣按在氏潞子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鄆舒為政  
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則鄆舒者罪之在也為晉  
計者執鄆舒輶患諸市立黎侯安定潞子改紀其  
政而返則諸狄服疆域安矣今乃利狄之士滅潞  
氏以其君歸何義乎春秋所以責晉而略狄也  
曰是時楚肆其疆圖宋踰年晉不能救而反滅狄  
秋利其土地亦急於憂中國矣汪氏曰晉景公會  
於夷狄而忘中國不可言伯矣永嘉呂氏曰夷

春秋左傳

卷二十一

二十一











人事感於此則物變應於彼宣公為國虞內以事  
 外去實而務華煩於朝會聘問賂遺之末而不知  
 務其本者也故戾氣應之六年螽七年旱十年大  
 水十有二年又螽十有五年復螽府庫匱倉廩竭  
 調度不給而言利尅民之事起矣張氏曰自六年  
 而加之以水旱此宣公不  
 脩德節用愛人之所感也

**仲孫陔會齊高固于無婁**  
即取年婁杜氏曰無婁祀邑王氏曰隱四年莒伐杞

禮之始失也諸侯非王事而自相會也無以正之  
 不自天子出矣然後諸侯與大夫會詳見文公元

又無以正之然後大夫與大夫會詳見文公八禮  
 亦不自諸侯出矣田氏篡齊六卿分晉史記齊世  
 九年陳桓會孫田和始為諸侯遷康公海濱晉世  
 家靜公二年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而三分  
 其地靜公二年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而三分  
 遷為家人三家專魯理固然也不能辨於早後雖  
 欲正之其將能乎高氏曰齊侯在鼓則公孫歸父  
 之蓋公主齊父矣幸晉楚之爭而不知我及也忽焉  
 而平楚宋伴歸父請於齊侯齊侯則疑我之從楚  
 也慶於叔復會以脩舊好馬廬承管而胡氏獨發  
 大夫於此條之下未詳其說張氏亦曰大夫相會蓋  
 始於此豈非以二子其說張氏亦曰大夫相會蓋  
 非國事而私相會乎

**初稅畝**  
左傳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公羊傳初者何  
 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初稅畝何說何說







其後作丘甲用田賦至於二猶不足則皆軍公啓  
 之也故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  
 何有國家者必欲克守成法而不變其必先務本  
 乎汪氏曰三代制田取民雖皆不過什一而謹守其  
 中法至周始詳密而田取民雖皆不過什一而謹守其  
 國正之制則始詳密而田取民雖皆不過什一而謹守其  
 不既歛奢以節用而天災而飢饉空乏之憂於是一  
 且能先王之易世而增稅而公作之法於其害有不  
 可勝言矣春秋之世而增稅而公作之法於其害有不  
 于古遺餘皆於宣公而哀公作之法於其害有不  
 魚遺餘皆於宣公而哀公作之法於其害有不  
 子產則作丘甲賦稅之變者二初今復賦卒之諸國財力有加  
 以陌更賦稅而先賦書之制窮今復賦卒之諸國財力有加  
 也初稅畝而先賦書之制窮今復賦卒之諸國財力有加  
 陵李氏曰初稅畝而先賦書之制窮今復賦卒之諸國財力有加  
 甲哀公初稅畝而先賦書之制窮今復賦卒之諸國財力有加  
 齊僖公初稅畝而先賦書之制窮今復賦卒之諸國財力有加

**冬蠧生**

湯宮從祀先公用田賦也凡變常之事皆書而  
 上者比於治華而下者比於亂察其所以革而  
 兆矣又曰稅一畝之稅惟杜廢古之穀何氏胡氏  
 仍取之二而取一惟杜廢古之穀何氏胡氏  
 什取之二而取一惟杜廢古之穀何氏胡氏  
 田以之除則公田之外二稅似其大過徐楊士毅  
 梁從之然於公田之外二稅似其大過徐楊士毅  
 亦魯自宣公稅畝之說蓋亦取其一而朱子集註亦  
 二矣自宣公稅畝之說蓋亦取其一而朱子集註亦  
 未必遽亦從胡氏取畝之說蓋亦取其一而朱子集註亦  
 故當且從胡氏取畝之說蓋亦取其一而朱子集註亦

蠧生者此其言蠧生何蠧  
 生不書此何以上書幸之也常應是而有天災其諸則  
 受之云爾者何以上書幸之也常應是而有天災其諸則  
 官於此焉變矣穀梁傳蠧非災也  
 灾也其曰蠧既大曰蠧秋蠧未息冬又生子災重及



民也而詳志之如此者急民事謹天災仁人之心王

者之務也遇天災而不懼忽民事而不脩而又為

繁政重賦以感之國之危無日矣高郵孫氏曰

秋之秋夏時之夏春秋之冬夏時之秋也

於夏而蠶生於秋而蝗生

北記為腹中陶治而自生故云幸其不為物害而書

秋記為災○趙氏曰左氏云幸其不為物害而書

末息冬又生子重重為災如蚕食葉也為秋中之蠶

饒左傳也

春秋饑歲多矣王氏曰據隱公三書水無麥苗大無

麥禾傷公不兩蠶大旱文公三書各蠶皆不書饒

兩又蠶成公大水哀公三書各蠶皆不書饒

經者三而軍公獨有其二何也古者三年耕餘一

年之畜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雖有凶旱民無菜色

是歲雖蠶而遽至於饑者軍公為國務華去實

虞內事外煩於朝會聘問賂遺之末而不敦其本

府庫竭矣倉廩匱矣水旱蠶蝗天降饑饉亦無以

振業負之矣經所以獨兩書饑以示後世為國之

不可不敦本也張氏曰宣兩書饒一在大水之後

民無以生也廬陵李氏曰蠶生自一時而言也

歲而幸天道之即應庶幾宣公之能變乎穀梁說

亦好

戊辰

定王十有六年晉景七齊頃六衛穆

四年七蔡文十九鄭襄十



二曹軍二陳成六杞桓四十四宋  
文十八秦桓十二趙莊二十一

### 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千左傳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軍且為大傳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  
聞之禹稱善人履薄水善人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  
無如臨淵如履薄水善人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  
也幸民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善人在上則國  
遺黨其也

遺作餘  
也甲氏路之遺種留吁其殘邑也所以別二族  
按在氏董是役者士會也上將主兵其稱人貶詞  
春秋於夷狄攘斥之不使亂中夏則止矣伯禽征

徐夷東郊既開而止  
至子太原而止  
征戎瀘服其渠帥而止

仁者之謂也  
新雍閭情也  
七禽獲反矣遂平四郡南必欲盡殄滅之無遺種豈

仁人之心王者之事乎士會所以貶而稱入也豈

不晉已之必欲窮極其類盡夷滅之矣而復用師

可救已之鞭長不及馬腹又楚人圍宋已夫豈

兼併其地會書人深貶之也薛氏曰攢函之會未

大無信也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夏成周宣榭火

榭公作謝火公穀作災左傳何人火之也九火人火曰  
火天謝也何言乎成周宣榭何也此何器藏焉爾成周宣  
謝宮之謝也何言乎成周宣榭何也此何器藏焉爾成周宣  
梁傳周災不志也其曰宣榭何也此何器藏焉爾成周宣

成周天子之東都在氏曰成周洛陽按呂大臨考古圖大臨藍  
王所宣榭宣王之廟也定名與叔程有知反敦對音者稱王格于宣榭呼內史策  
命邠是知軍榭者軍王之廟也廟也至此不毀者  
也榭者射堂之制其堂無室以便射事故凡無室

能字  
不丁有

者皆謂之榭有室曰寢無室曰榭謂屋無東西廂  
主之廟謂之榭者其廟制如榭也軍榭火何以書  
以宗廟之重書之也書蓋災及於宗廟者五皆以國  
責一處也獨此書宣榭雖以天子宗廟之重能救忽慢  
先王之室不謹於火備雖人火焚之而弗能救忽慢  
罪著矣中興矣人火之天所以見戒乎注氏曰董仲舒劉  
伯毛伯天子不能誅天戒之也○劉氏曰董仲舒劉  
災不書何猶志况周也非也穀則書云爾高郵孫氏亦  
非也宋穀皆云樂器宣之所藏榭藏樂器則何獨名王  
曰公穀皆云樂器宣之所藏榭藏樂器則何獨名王  
乎注氏曰穀皆云樂器宣之所藏榭藏樂器則何獨名王  
成則也成謂原廟始於漢東周未應立宣王廟然



詩稱天子受命自召祖命書稱王在新邑烝祭文  
有武王則洛邑成周召錫京皆外廟矣先王立廟蓋  
講其制如榘與宗廟古者祖桃有掌故謂宣王復會諸  
侯于東都榘存焉非也周官守桃也况守先王公之二  
廟祧樂器乎季氏藏焉未聞藏樂也况守先王公之二  
樂世者講武之日壞求其如宣王之盛所為榘既室何  
先王之迹又燬燼蓋痛之也宣王既不可得至是歷  
屋也為氏榘也榘講武而辨其為榘於宣王乎且若何  
知宣王榘也榘講武而辨其為榘於宣王乎且若何  
名之曰榘也榘講武而辨其為榘於宣王乎且若何  
樂器之所長為榘也榘講武而辨其為榘於宣王乎且若何  
魯何據藏於此因天災之變見之為榘也榘講武而辨其為榘於宣王乎且若何  
魯何據藏於此因天災之變見之為榘也榘講武而辨其為榘於宣王乎且若何

# 秋邾伯姬來歸

家之義不可從

按在氏邾伯姬來歸也啖氏曰內女見出皆書

室人之太倫也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滯辟

之罪多矣復相棄背喪其配耦氓之詩所以刺衛

叙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也日以衰薄室家相棄

中谷有推所以閔周婦人竟物起與而自述其悲

嘆之易叙咸恒為下經首程子曰夫婦人倫之始

詞也恒皆二体合而成夫婦之義與春秋內女出未人歸

恒皆二体合而成夫婦之義與

卷之九



凡男女之際詳書于策所以正人倫之本也其旨

微矣趙氏曰而出生人道之婦而大者故書之薛氏曰歸人既嫁

常也見出而曰歸注氏曰其家故嫁者謂之歸人道之

不歸所以歸注氏曰其家故嫁者謂之歸人道之

歸而亦書知父之訓注氏曰齊家之道而棄其婦德有

然犯叔姬書卒注氏曰齊家之道而棄其婦德有

有不當絕者而注氏曰齊家之道而棄其婦德有

與出之者其罪皆著矣注氏曰齊家之道而棄其婦德有

附錄左傳為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王孫蘇奔晉

之原襄公相禮般注氏曰齊家之道而棄其婦德有

子日季氏而弗聞乎注氏曰齊家之道而棄其婦德有

享姆當宴王室之禮也注氏曰齊家之道而棄其婦德有

而講求典禮以脩晉國之法注氏曰齊家之道而棄其婦德有

# 冬大有年

穀梁傳五穀大孰為大有年

程氏曰大有年記異也旱乾水溢饑饉荐臻者災

也山崩地震彗孛飛流者異也景星甘露醴泉芝

草百穀順成者祥也大有年上瑞矣何以爲記異

乎凡災異慶祥皆人爲所感而天以其類應之者

也人事順於下則天氣和於上注氏曰宣公弒立逆理亂

倫水旱螽蝗饑饉之變相繼而作注氏曰七年大水六

年蝻生十三年又蝻十五年蝻注氏曰七年大水六

又蝻生十三年又蝻十五年蝻注氏曰七年大水六

是冬乃大有年所以爲異乎注氏曰七年大水六

張氏曰宣公奪嫡而立王誅不加而天災饑饉之

禍屢降今年大有年亦所以記咎徵常多故曰記

異也注氏曰宣公在位十六年天災存臻今

也注氏曰宣公在位十六年天災存臻今

也注氏曰宣公在位十六年天災存臻今

也注氏曰宣公在位十六年天災存臻今

也注氏曰宣公在位十六年天災存臻今

也注氏曰宣公在位十六年天災存臻今

也注氏曰宣公在位十六年天災存臻今



忽大有年所以為異也二百四十夫有年大有年  
二年書有年者二豈得謂祥乎  
耳古史書之則為祥仲尼筆之則為異此言外

微旨非聖人莫能脩之者也  
物宣公大有年之先履畝而稅重困農民二公得  
國於不義又不能修德以撫下殘壹國本恬不為  
憂春秋之書有年既以紀天時之反常又以憫魯  
國之民而幸其僅有年  
也不尔則人類滅矣

巳巳 定王十 十有七年 晉景八 齊頃七 衛穆  
五年 三曹軍二 陳成七 杞桓四 十五 宋  
宋文十九 秦桓十三 趙莊二十二

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昭公也在位三十二年  
子甯嗣是為靈公

丁未蔡侯申卒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

日卒書名赴而得禮記之詳也葬而不月其略在  
內軍公為國務華而無忠信誠慤之心計利而不  
知禮義邦交之實哀死送終獨厚於齊而利害不  
切其身者皆闕如也大則薄其君親汪氏曰三十二年  
匡次則忽於盟主汪氏曰九年晉又其次若秦若  
衛若滕雖來告赴怠於禮而不會也汪氏曰四年  
年滕子卒衛侯秦伯稱卒九年  
鄭卒皆不會葬張氏曰春秋  
不謹於事上交備書而宣公  
却之罪見矣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巳未公會晉侯衛



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断道

断音短

左傳春晉侯使卻克徵會于齊而命之曰所不此報觀無能涉河獻子先歸使栾京盧待命而許齊及飲孟高事弗許齊侯使高固討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飲孟高固又弗歸齊侯使高固討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飲孟高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郕皆昔者諸侯使見晏桓子歸言于蔡朝曰夫執南郭偃于郕皆昔者諸侯齊事吾先君桓子歸言于蔡朝曰夫執南郭偃于郕皆昔者諸侯若絕不出必執歸吾故不逮舉臣不信諸侯皆昔者諸侯改而來者又吾之執以成其信何利之有緩之使反者得辭而害來者又吾之執以成其信何利之有緩之使反者得辭而者盟柱氏也同懼外楚也程子曰諸國同欲伐齊故書

書同盟

書同盟者志同欲也。大國率之。小國畏威而從命。非同欲也。公盟于曹。如宋襄。小國訴之。大國勉強而應焉。非同欲也。魯公孫敖如莒。蒞盟于若。断道之盟。諸侯同心謀欲伐齊。釋其憤怒。非有不得已而要之者也。汪氏曰。魯衛曹和皆迫於齊。故同有伐明年晉衛伐齊。又二年晉又欲討其貳。會逢其適。觀同謀也。陳氏曰。同盟至新。城而再與者。國小不能以兵從也。陳氏曰。同盟至新。城而再與者。國小不能以見断道之後。不曰同盟。至新。城而再與者。國小不能以子之事。築宮為壇。設方明。如方獄之盟。故書同。曰。同所以各盟焉。耳。非國同時之謂也。以周禮言之。殷見日。所以各盟焉。耳。非國同時之謂也。以周禮言之。明主日月而命者。巡符。殷國也。以周禮言之。為宮方三月。而命者。巡符。殷國也。以周禮言之。于其上。下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尋。深四尺。方明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會同而盟。明神監之。王







身於貧賤故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  
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此之謂也  
禮盛德之不名何賢乎叔躬宣弒而非之也非之則胡  
為不去也兄弟無絕道故雖非之而不去也與之  
財則曰我足矣終身不食宣公之祿君子以是為  
通恩也論情可以明親言義可以厲不軌所以  
取費乎春秋書曰公弟而稱字以表之也  
取費乎春秋書曰公弟而稱字以表之也  
而稱公弟以先公之子私情則稱弟無親之公義  
則稱公弟以先公之子私情則稱弟無親之公義  
不為大夫而特書卒賢也  
不為大夫而特書卒賢也  
曰公弟明其得弟道也菽梁於轉言合於春秋此  
言取費於春秋既合義又足貴也  
曰公弟明其得弟道也菽梁於轉言合於春秋此  
孫氏曰叔躬之生不名於策書則非卿矣死不以  
氏曰叔躬之生不名於策書則非卿矣死不以

公子則未仕夫又曰公弟各或以為叔躬寵弟  
與字卒之者知其賢而得書也  
與字卒之者知其賢而得書也  
在軍公有私親之愛故生而賜氏俾世其卿與季  
友仲遂比則其說誤矣誠使叔躬有寵生而賜氏  
則是貴戚用事之卿豈有不見於經者齊年鄭語  
在外之見於經者季友仲遂在內之見於經者勢  
必與聞政事執國命矣况軍公之時煩於聘問會  
朝之禮遂茂季孫歸父交於鄰國眾矣  
必與聞政事執國命矣况軍公之時煩於聘問會  
如京師會齊高固行父再如齊歸父亦再如齊茂  
如晉伐和取繹會齊伐莒會齊侯又會楚子而  
獨叔躬不與焉其非生而賜氏俾世其卿亦明矣  
獨叔躬不與焉其非生而賜氏俾世其卿亦明矣  
劉氏曰叔躬不仕宣公則非大夫非大夫而書於春秋以  
叔躬之義則固可以為大夫矣見公弟之重者所  
以非賢則不得字字而不稱弟則與季友仲遂亂  
以非賢則不得字字而不稱弟則與季友仲遂亂



故不見其重而後賢之此春秋之舉身也  
權叔而卒賢之矣陳氏曰其志不辱其  
大稱公而有弟也賢之故宋桓公見非  
子稱公招子一弟也賢之故宋桓公見  
公招子一弟也賢之故宋桓公見非  
稱招殺陳世子故也賢之故宋桓公見  
第招殺陳世子故也賢之故宋桓公見  
晉罪孫嬰也賢之故宋桓公見  
書公孫嬰也賢之故宋桓公見  
叔也賢之故宋桓公見  
大也賢之故宋桓公見  
寵也賢之故宋桓公見  
隆也賢之故宋桓公見  
子若嘉好之恩蓋庶弟不史之稱文公  
例以嘉好之恩蓋庶弟不史之稱文公  
弟先示義此論先儒多諸侯之詳見弟  
弟寵名若齊年當稱公語子黑背寵而當  
有寵愛之私亦罪其語人衛之黑背寵而  
其絨宋辰不備能盡道以取禍也蔡季許  
叔人辰不備能盡道以取禍也蔡季許

午庚  
定王十有八年  
晉景九  
齊頃八  
衛穆  
鄭

魯季子等稱字者春秋之正例無與  
賢不以其私與稱累其子也  
也者季子不私與稱累其子也  
而著其賢也春秋稱累其子也  
者著其賢也春秋稱累其子也  
陳氏曰叔好也春秋稱累其子也  
穀梁氏曰叔好也春秋稱累其子也  
惡而難親曰易去君貴於道或去  
大兄無害弟之罪及已故棄之  
君臣之節兩通其兄者又情俱  
叔屬不執此善可也故遠矣  
以屬不執此善可也故遠矣  
於春名無已此善可也故遠矣  
直書名無已此善可也故遠矣



襄十四(曹)軍四(陳)成八(杞)桓四十六  
(宋)文二十(秦)桓十四(楚)莊二十三卒

### 春晉侯衛世子城伐齊

左傳晉侯衛世子城伐齊至於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以公子疆為質于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保國以禮為本者也齊頃公不謹於禮自己致寇所謂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矣諸侯上卿皆執國命取必於其君以行其克伐怨欲之私故盟于斷道師于陽穀大戰于鞏安逞其志而後止春秋謹書于策見伐與伐者之罪皆可以為鑒矣齊莊公泉以宋不與於晉之會盟而恃其強大侵暴小國是以晉景欲振奕世之兵備魯始則召率衛以伐齊既而正卿牽合境之兵備魯始則召率衛以伐齊以婦人笑客之故也薛氏曰齊不與於諸侯之會

### 公伐杞

而伐之也善衛之世子伐父手非子道也  
高氏曰杞自文十六年來朝而後至故伐之已不修德而欲人朝已亦不思之甚矣徐氏曰公伐莒莒知杞凡近魯小國無不被伐公之惡也陳氏曰自前是內不書君將征伐在大夫矣廬陵李氏曰自此以後侵伐十四凡九書公自此

### 夏四月

附錄左傳夏公使如楚以伐齊

### 秋七月邾人伐郕于郕

主傳凡自虐其君曰戕自外曰戕公羊傳戕郕于郕即者向殘賊而殺之也穀梁傳戕猶殘也戕殺也







王降而稱子史記楚世家周夷王之時王室微熊渠立為王厲  
王暴虐能渠畏其伐去王號十一世至熊達伐隨  
令請王室尊為王王室不聽乃自立為武王吳世  
家至壽夢始大稱王通鑑外紀徐夷作亂穆王分  
東方諸侯命徐子主之得朱方朱矢以為天瑞自  
號偃王陸地而朝三十六國江氏曰楚至偃二十  
一年成王會孟始書子至莊王始書卒吳至襄十  
二年壽夢始書子書卒徐至昭四年駒王華羽書子  
若滕自侯降而稱子若杞自伯降而稱子四夷雖  
天皆曰子禮記曲禮注九州之外長雖其降而稱  
子者狄之也或謂春秋不擅進退諸侯亂名實則  
非矣述天理正人倫此名實所由定也奚名為亂  
哉注氏曰朱子綱目於七雄稱王皆書曰某君漢  
而黜其僭號也然吳楚稱子特從天子所封之本爵

皇帝故但曰其主曰高氏曰前此不書楚子之  
者外夷狄也此書之者以楚入為中國之楚子  
前曰中國不能自正乃與夷狄相為朝聘相與  
誓相通問好故自此詳志其卒也盧氏曰李氏  
莊立于文公十三年至是二十三年自宣公  
以後春秋多予楚之辭

### 公孫歸父如晉

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右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  
宣公因齊得國故刻意事之雖易世猶未怠也及  
頃公不能謹禮怒晉魯上卿而卻克當國決策討  
之晉方強盛齊少懦矣於是背齊而事晉其於邦  
交以利為向背無忠信誠懇之心者也按左氏歸  
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



人夫之夫輕於背與國易於謀大家而不知其本  
 未有能成而無悔也然則公室不可張乎務引其  
 君當道正心以正朝廷禮樂刑政自已出也其庶  
 幾乎必欲倚外援以去之是去疥癬而得腹心之  
 疾也庸愈哉家氏曰歸父為宣公謀去三家以張  
 而謀之不臧乃欲因大國之力未可知其去未見非正  
 晉之諸卿自趙盾秉權而後所願哉宜其謀之不制  
 魯宣欲去強宗夫豈晉卿之所願哉宜其謀之不  
 遂也廬陵李氏曰宣  
 公聘晉止此一專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穀梁傳正寢也汪氏曰桓公弒立則斃于齊宣公亦  
 弒之而獲正終然魯君自是失政而三家強盛不復  
 矣可制

歸父還自晉具卒遂奔齊

空傳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  
 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及  
 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  
 遂齊復命於介既復命晉之也公羊傳還者何善出  
 辭也向舍爾歸父使於晉還自晉之也公羊傳還者  
 事畢君成踊反命乎介自是走之齊聞君薨還家遣  
 亦奔其父也遂繼事也與人之子守其父之殯捐殯者  
 仲尼稱孟莊子之孝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  
 難能也朱子曰人固有自用父之臣者又曰三年無  
 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劉氏曰三年無改者孝夫  
 仁人孝子於其父之臣非有大不可如晉悼公於







垂將來之戒云汪氏曰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  
丙戌奔莒則莒君命而廢使事者如晉還  
自晉至莒遂奔齊則齊命而達君命若氏既事者其然  
楚不歲尹克黃使於齊還及宋聞命若氏既事者其然  
曰天不可逃乎遂歸復命而棄君之命若氏既事者其然  
不也避斧鉞之誅而歸復命而棄君之命若氏既事者其然  
矣廬陵李氏曰宣公即位於八年乃不盡人臣之苟職  
大略與桓公相類除即位於八年乃不盡人臣之苟職  
餘事則從同類除即位於八年乃不盡人臣之苟職  
黑壤亦得止之後南數道犯楚當是時晉伯事齊自  
故魯亦得止之後南數道犯楚當是時晉伯事齊自  
及馬直至於十七年斷道而三晉則以問不齊自  
孫之憤也求於歸夫逐而無寧之成矣先齊李  
謀曰賂田於昏君大奔而無寧之成矣先齊李  
兵則伐莒求昏君大奔而無寧之成矣先齊李  
則取也斯言得之矣  
良圖也斯言得之矣

春秋大全二十一卷終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二十二

成公一人公名黑肱宣公子母穆姜夫  
齊姜在位一十八年謚法

安民立政曰成

周王崩子簡王立

鄭魯成六年悼公卒弟成公踰立

齊魯成九年頃公

宋魯成十五年共公卒子平公成立

春秋



**晉**景公繼霸時卻克為政魯成公四年樂  
州書為政成十年景公有疾晉人立太子  
卒十八年厲公弑悼公周立是年韓厥

為政

**衛**魯成公二年穆公卒子定公臧立  
成十四年定公卒子獻公衎立

**蔡**詳見宣  
公元年

**曹**魯成公十三年宣公  
卒弟成公負芻立

**滕**魯成公十六年文  
公卒成公原立

**陳**詳見軍  
公元年

**杞**詳見僖  
公元年

**薛**詳見僖  
公元年

**莒**魯成公十四年莒子朱卒一名渠  
立公黎比公密州立又名買朱鉏

**邾**魯成公十七年定  
卒宣公徑立

**許**魯成公十五年  
許遷于葉

**小邾**詳見僖  
公元年



楚魯成公二年載令尹子重救齊成十六年司馬子友將中軍子重將左戰于鄢

陵敗績晉射共王中目楚殺子反

秦魯成公十四年桓公卒子景公立

吳魯成公七年吳伐郟始見經即吳子壽夢也壽夢一名乘

越詳見隱公元年

辛未定王十年元年晉景十年齊頃九年衛穆十年陳成九年杞桓四年鄭襄十五年

文曹宣五年秦桓十五年楚共王審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張氏曰雖無王命而有父命故書即位傳例承國於先君則得書即位以別於內復無所承者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無冰

穀梁傳終時無水則志此未終時而言無冰何也終無水矣加之寒之辭也

寒極而無冰者常燠也按洪範傳曰豫恒燠若此政事舒

而溫倒置也其象已見父專權而成公幼弱政在三家公室不張

緩紀綱維弛之象成公幼弱政在三家公室不張其象已見

寒而常燠應之固與固同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獻羔而啓朝之祿位賓食喪祭冰皆與焉此亦燠



調愆伏之一事也永嘉呂氏曰陽氣之在天地間  
鮮之於中二月陽氣蘊伏錮而未著於物也故常有以  
冰於地廟薦之四月陽氣作蟄蟲起陽始用事則亦始  
啓水而食肉之祿老病喪浴水無不及故藏冰發  
是所節今既寒而燠遂廢凌人之職然策書所  
陽氣也載皆經邦大訓人有微而不登其姓名者恒氏曰  
事有小而不記其本末歸氏曰大夫出女嫁大夫不書葬  
兩雹冰雪何以悉書及無冰再書墮霜亦三書兩  
雪天人一理也萬物一氣也觀於陰陽寒暑之變  
以察其消息盈虛此制治於未亂慎於微之意也  
每慎於微然後王事備矣廬陵李氏曰經書無水  
則二月也正義曰春無水則惟此書在三月之  
此月無水則終無冰矣○漢氏曰二月今之

### 三月作甲

則今之正月豈可一時無水可見矣若待時  
附錄左傳春晉侯使瑕嘉平戎十王單襄公如晉  
將何國以勝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

左傳為齊難故作甲甲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耳譏  
始立使非也穀梁傳作甲為甲也立甲國之事也  
立官具農工皆有職以事上古人者有四民有土民有  
商民有農也杜氏工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為也立作  
日甲非有農也杜氏工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為也立作  
作立甲益兵也古者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  
立四立為甸甸地方八里旁加一里為成所取於  
民者出長轂一乘此司馬法一成之賦也前漢書



後周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四井為邑  
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甲士四三人為步卒四井為  
同封三百里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千井定出賦六  
千井兵車千乘周禮註司馬法曰井十成十人為  
匹馬三十家車一乘徒十人為徒二十人為成  
作立甲益兵備敵重困農民非為國之道其曰作  
者不宜作也唐太宗問李靖楚廣反曠與周制如  
何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  
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丘所  
出十有八人積四丘而具一乘耳今作立甲者即  
立出一甲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為兵矣孫氏曰謂  
一匹牛三頭立何甲士之有為邑四邑為丘出戎馬

一甲而甸出甲士四人也往者則未知其所作者  
三甸而增一乘乎每乘而增一甲乎魯至昭公時  
嘗蒐于紅革車千乘則計甸而增乘未可知也楚  
人二廣之法一乘至用百有五十人杜氏曰百人  
人為兩車十五乘為大偏今廣十五乘為卒二十五  
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為承副則魯每乘  
而增一甲亦未可知也賦雖不同其實皆為益兵  
其數皆增三之一耳茅堂胡氏曰成公以前甸賦  
三人凡二十五人為一車一乘每乘七十二人甲士  
作立甲即二十五人為一甲其於賦增三分之一也杜  
征南最號知兵及釋此亦誤予先儒或言甲非入  
因看李衛公論車乘法方曉此先儒或言甲非入  
人之所能為又以為立出甸賦加四倍者誤矣劉  
曰魯不務廣德而務廣力不務益義而務益兵以  
王者之制論之則作立甲之罪大矣王者之制諸



侯不檀賦其民檀先王稅民稅為足食也賦為足  
兵也然足賦以用矣今不循先王稅民稅為足食也賦為足  
之也道無增甲士者其考而制之故士意統二所四  
人必五甸人為一甲者三其周卒之使一陽萬所  
四甲士之甸人既出甲士則長人馬之卒賦出萬所  
士一之聖人惡其變亂先王軍賦內政而故書一其  
四注氏曰晉兵制之變始於五於軍賦內政而故書一其  
馬謂壞曰聖人惡其變始於五於軍賦內政而故書一其  
自謂壞曰聖人惡其變始於五於軍賦內政而故書一其  
縣有長轂九百十萬餘兵十縣之遺守益於古而向亦謂寡九公人  
君效尤甲車四乘則禮之國亦增於古而向亦謂寡九公人  
蕪也春秋致魯且用禮之國亦增於古而向亦謂寡九公人  
竭矣厥後楚之終且用禮之國亦增於古而向亦謂寡九公人  
詐以快貪殘而孫吳商之武徒皆秦之征而民窮前而極財為  
國滅亡復古抑兵農既分更歷千載雖有明君而極財為  
臣不意深切矣廬陵李氏春秋更歷千載雖有明君而極財為  
後世深切矣廬陵李氏春秋更歷千載雖有明君而極財為  
作僖公主作切矣廬陵李氏春秋更歷千載雖有明君而極財為

夏滅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左傳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

初宣公謀以晉人去二桓歸父為是見逐而奔齊

是始立作雉門也何休云延既不書作甲非也穀曰公羊云  
甲非正也皆亦有職也若事上使甲農夫為人甲之何所穀曰公羊云  
民獨不作甲農乎杜氏云魯使云長出較之一甲乎甲何所穀曰公羊云  
爾為也乃六此甸甲乎杜氏云魯使云長出較之一甲乎甲何所穀曰公羊云  
不為也乃六此甸甲乎杜氏云魯使云長出較之一甲乎甲何所穀曰公羊云  
胡氏得之且云四所乎杜氏云魯使云長出較之一甲乎甲何所穀曰公羊云  
十人得之且云四所乎杜氏云魯使云長出較之一甲乎甲何所穀曰公羊云  
井五過一今蓋司馬法舊制為廬陵李氏春秋更歷千載雖有明君而極財為  
又五大過一今蓋司馬法舊制為廬陵李氏春秋更歷千載雖有明君而極財為  
故胡氏不取賦一二家也六公井一之百二固十入家而使之則



矣今季孫當國恨齊人之立宣公納歸父又懼晉  
侯之或見討也故往結此盟赤棘晉地也其稱及  
魯所欲也盟非春秋所貴而惡屢盟者非惟長亂  
亦國用民力所難給也成公即位之初方經大故  
未有施舍已責速鞅寡救乏困之事也為齊難既  
作立甲矣聞將出楚師又遠與晉尋盟豈固本保  
邦之道乎書及晉侯盟于赤棘非特備齊懼晉蓋  
三桓懷忿對君父之心將有事于齊而汲汲欲之  
者罪可見矣高氏曰許昌為及晉侯盟齊怨成矣  
注氏曰自公孫救會晉侯于戚而後李孫行父會  
齊侯于陽穀公孫遂及齊侯于宋今也臧孫許及  
歸父會齊侯于穀會楚子齊盟于赤棘以大夫盟  
晉侯盟于赤棘以大夫盟

盟趙盾今也許盟晉侯益無忌憚矣春秋內大夫  
特盟外諸侯者五邾魯赤棘及汲可于皆書及唯  
祥書會夫盟如晉齊邾魯赤棘及汲可于皆書及  
知田未定如晉齊邾魯赤棘及汲可于皆書及  
祥外又魯制如晉齊邾魯赤棘及汲可于皆書及  
侯華氏皆結於善於此魯季氏曰中世以後諸  
其大夫故君亡所從始也故春秋深著人臣外交  
脅制其君亂亡所從始也故春秋深著人臣外交  
之戒

#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公穀作買戎

左傳秋王人來告敗公羊傳孰敗之蓋晉敗之或曰  
買戎敗之然則曷為不言晉敗也為尊者諱敵莫敢  
也穀梁傳不言戰莫之敢敵也為尊者諱敵莫敢  
也晉親者諱敗不諱敵尊親親之義也然則孰敗之



程氏曰王師於諸侯不言敗諸侯不可敵王也於  
夷狄不言戰夷狄不能抗王也杜氏曰不言戰王  
得校故以自敗為文不書敗地而書茅戎明為茅  
戎所敗啖氏曰王師不書戰無敵也敗則但書敗  
而已人臣無不可敵不能抗者理也其敵其抗王  
敵君之義也桓王伐鄭兵敗身傷而經不書敗存君  
道之失也桓王伐鄭兵敗身傷而經不書敗存君  
臣之義立天下之防也劉康公邀戎伐之敗績於  
徐吾氏杜氏曰康公王季子也欲要其而經不書  
戰辨華夷之分立中國之防也孫氏曰定王庸暗  
為茅戎所敗惡之大者故是皆聖人筆削非魯史  
之舊文也然筆於經者雖以尊君父外戎狄為義  
而君父所以尊戎狄所以服則有道矣桓王不以

討賊興師而急於伐鄭康公不以信持國而輕  
於邀戎是失其所以君天下禦四夷之道也書敗  
績于茅戎者言自敗也其自反亦至矣陸氏曰王  
下也蓋之如天不容之則增修其德而庭之臣則告諭  
之訓誨之師有征無戰今則自師與夷狄為問其罪則  
王之道非我所能言也故以自敗之文無敵所於深取  
也家氏曰戎言能言也故以自敗之文無敵所於深取  
無敵而為不戰言也故以自敗之文無敵所於深取  
戰而言有敗此王術也故以自敗之文無敵所於深取  
敗是能以王天下者修己而失其道則人莫之敢亢故曰  
者乎不能以義者征四夷而後世一戎以人致也常山  
而尊王聖人立法以重後世一戎以人致也常山  
義咸得而見矣陳氏曰戰然後道及諸侯敗績不勤王  
以事說之不在臣子敗也凡王有居事說不勤王諸侯  
以自致之文書之雖有天敵國亦自致也梁亡齊師人



織于遂王師敗績于茅戎無敵國之辭也汪氏曰桓王不戰于緡葛諱不書敗而天子於諸侯不敗者言敗此所以別華夷之分也桓王不言敗而劉康公言敗此又所以正君臣之分也桓王不戰于緡葛諱不書敗而天子於諸侯不敗者言敗此是晉敗王師而改曰勸乎戎

### 冬十月

**附錄**左傳冬臧宣叔令脩楚晉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結好我新與晉盟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伐齊結好我新與晉盟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使曹公御手使同孫父秃者御孫良夫跛子御手使同孫父秃者御孫良夫同姪子處臺而使跛者御孫良夫立胥閭而語移日不穀梁作傳皆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范氏曰穀梁作傳皆釋者曰齊之患文而橫發傳者疑今冬十月下晚季孫行父如齊字

壬申 定王十一年 卒 蔡景二 鄭襄十 衛穆十

## 春齊侯伐我北鄙

左傳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項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及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三日取龍遂南侵

初魯事齊謹甚雖易世而聘會不絕也及與晉侯盟于斷道而後怨隙成再盟于赤棘而後伐吾北鄙高氏曰魯絕齊而與晉齊侯之興是役非義矣魯人為鞏之戰豈義乎同曰憤兵務相報復而



彼此皆無善者則亦不待貶而罪自見矣家氏曰  
爭魯於晉也前日魯宣專意事齊晉莫如之何也  
今魯人謂其志在於與晉為敵既辱晉使又書齊侯  
伐我所謂則其志在於與晉為敵既辱晉使又書齊侯  
加於魯則其志在於與晉為敵既辱晉使又書齊侯  
頃公之謂矣廬陵李氏曰此齊之弱魯第四役也  
魯者二十餘年於後齊師不至

###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

### 新築衛師敗績

左傳衛侯使孫良夫曰不可出以師向禽將侵齊與齊師  
遇石子欲還孫子良夫曰不可出以師向禽將侵齊與齊師  
謂君何若知不能則知無出以師向禽將侵齊與齊師  
有石成子曰對文曰子子國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  
以復命皆不日對文曰子子國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  
戊此乃止且告來其子齊師也乃止次于斿以新築  
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師也乃止次于斿以新築

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名不  
多與信之邑惟器與名不以藏禮禮以假人行義義以生利利以  
出信之邑惟器與名不以藏禮禮以假人行義義以生利利以  
厚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  
莊氏曰新築鄭地也

齊師侵虜而以衛主此戰何也衛侯初與晉同盟  
于斷道矣又使世子臧與晉同伐齊矣又使孫良  
夫石稷將侵齊矣及與齊師遇石稷欲還良夫不  
可曰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  
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遂戰于新築故齊  
師雖侵虜而此戰以衛主之也春秋善解紛貴遠  
怨而惡以兵刃相接故書法如此張氏曰易曰師  
而不能勝者聖人立全師愛民之法所以重民命  
而存國體也良夫不從石稷之言必進而戰致敗











國三軍次國二魯雖大國而四卿並將是四軍也

當此時舊制猶存尺地皆公室之土也一民皆公

室之兵也上卿行父與僑如嬰齊各帥一軍會戰

而臧孫許如晉乞師又逆晉師為之道本不將兵

特往來晉魯兩軍之間預謀議耳成公初立主幼

國危為季孫一怒掃境內興師而四卿並出肆其

憤欲注氏曰謂怒婦人之田雖無人乎成公之側有

不恤也然後政自季氏出矣將稱元帥略其割屬

詞之體也而四卿皆書者豈特為詳內錄哉堅冰

之戒亦明矣何氏曰魯舉四大夫不舉重者惡內

責帥臣職是當故使舉上客而不及其介將稱元

忿作憤

兵之大戒見諸行事深切著明矣董子曰頃公齊

急焚雍門之茨侵車東至海故以四國主之為忿

之者以一笑之微殘民毒衆幾獲其君而怒猶未

乃魯卿擅立於上國益不可為而春秋終矣戰室

有年伐魯哀二年伐邾三家專兵立甸卒乘悉無所

皆在而不列其罪林父者責在公室卑弱也此戰三軍之主將

不以其季孫主之何也見公室卑弱也此戰三軍之主將

魯國之兵權乎何也見公室卑弱也此戰三軍之主將

志不敬晉魯俱怒合四國之衆大困之於鞏獲頃公

所丑父大辱身幾亡國為天下笑齊氏曰鞏獲頃公

齊有必勝之氣晉有敵之勢而齊小故不忍取敗

怒者謂之忿致勝也張氏曰兵法爭恨小故不忍取敗

誅暴之名而起於郤克一怒之忿故春秋不以齊



為主見晉曹衛曹大夫為志乎是戰雖得非朝  
之勝亦不足道也陳氏曰凡帥為帥也自書文季年而  
元帥亦至是而無將佐魯是三家自帥也勢成矣而於  
無使介大夫將有書六卿征伐在大夫夫不獨魯也  
未有大將有書六卿征伐在大夫夫不獨魯也  
國之功臣戰於齊是君甚矣汪氏曰齊桓公伐齊以衛  
則先釋已伐而後君甚矣汪氏曰齊桓公伐齊以衛  
志在釋已伐而後君甚矣汪氏曰齊桓公伐齊以衛  
之也然齊自私忿非能聲此不齊頃陵四國桓公伐齊  
年而袁婁以後泉以悼公亦以終之會盟者以罪而討  
氣而不摧其強故耳晉則亦以諸侯以加於齊其義  
惟三陰之戰雖能耳齊則亦以諸侯以加於齊其義  
之惡故春秋書同圍齊以討其暴橫之會雖  
曰討之重義而於利不能成討齊之功故春秋  
書同盟之重義而於利不能成討齊之功故春秋  
求逢丑父重義而於利不能成討齊之功故春秋  
晉必當見獲此近也近也近也近也近也近也近也  
貴也此尤鄙近也近也近也近也近也近也近也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

于表婁

左傳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表婁  
何休曰表婁在齊國之東也  
再拜稽首也其儀與前同  
公相似衣服與前同  
頃公曰飲而與頃公相  
丑父曰飲而與頃公相  
軍者其法奈何曰飲而與頃公相  
佐盟於其法奈何曰飲而與頃公相  
郤克與孫許同為盟於其法奈何曰飲而與頃公相  
母也躡于臧孫許同為盟於其法奈何曰飲而與頃公相  
跛者使躡于臧孫許同為盟於其法奈何曰飲而與頃公相  
然後相去者迂而窺者二則或出與躡于臧孫許同為盟於其法奈何曰飲而與頃公相  
與率師為鞏之戰皆曰患之大起必自此始而語者歸相曰  
曰與我紀侯之戰皆曰患之大起必自此始而語者歸相曰



齊國佐如師與楚屈完來一也然陘之役則曰來  
百淄五戰也也之東地齊有海國逮之則不蕭請蕭  
里去不不使齊羸其以有以君五于卻齊可同蕭請蕭  
縣洛不不克耕侯來其以取子十袁克國請姪反姪子  
西陽陽克請者之則然侯紀以取之聞里婁使盡戰子  
有東國再再盡毋諾後之何也曰戰與衛之戰齊之質  
袁東而再東猶晉蕭子與來爰敗夫其甚五穀梁傳  
婁八授不其畝君之姪子之曰反魯之為質則吾舍  
於克則之母也晉君之姪子之曰反魯之為質則吾舍  
是請三終也晉君之質則不母則晉君之質則不母則  
而與三不仁齊也四不請一戰一母母  
盟張氏四不請一戰一母母  
臨

帖作帖

盟于師盟于召陵鞏之戰則曰及國佐盟于袁婁  
何也荆楚暴橫憑陵諸夏齊桓公仗義聲罪致討  
威行江漢之上不待加兵而楚人帖服其書來盟  
于師者楚人自服而求盟也盟于召陵者桓公退  
舍禮與之盟也在春秋時斯為善矣若夫袁婁則  
異於是齊雖侵虐未若荆楚之暴也諸國大夫含  
憤積怒欲雪一笑之耻至於殺入盈野非有擊強  
扶弱之心國佐如師將以賂免非服之也高氏曰  
成命於君而可否在晉之大夫非服晉而往也直  
境如師強賂晉而請盟爾故不曰來盟而曰齊侯使  
畝而以蕭同叔子為質夫蕭同叔子齊君之母也



則亦恃矣由是國子不可請合餘燼背城借一復借一戰城下揖而去之郤克使魯衛之使以其詞

為之請衛大夫曰郤克耻傷其威故使魯衛于袁婁

而與之盟何氏曰逮及也追為國佐請

故反以晉人及之注氏曰未盟在楚故稱

見曲直之繩墨矣是故制敵莫如仗義天下莫大

於理而強有力不與焉亦可謂深切著明矣劉氏

克一戰勝齊反魯衛之侵地功大矣人皆多郤子

之能伸其意而春秋獨之為其先力而後禮也張

氏曰晉所以令齊者恃其戰勝之強而義不勝而

辭屈故國佐得以至與屈完之來初若不異然齊桓

于師中盟國之大義而屈完之情屈而不自服以盟

郤克挾主盟之勢以行其私憤一彼自戰勝而求盟也

義求多於齊反為國佐非以理折之而氣遂餒書曰

齊侯使袁婁言桓及齊之義桓及齊之義桓及齊之義

吳氏曰于楚服齊桓及齊之義桓及齊之義桓及齊之義

盟已前定也故齊桓及齊之義桓及齊之義桓及齊之義

于召陵許不禮矣齊桓及齊之義桓及齊之義桓及齊之義

以師成義既足晉齊桓及齊之義桓及齊之義桓及齊之義

進師追及國既足晉齊桓及齊之義桓及齊之義桓及齊之義

義又無禮也家氏曰逼齊桓及齊之義桓及齊之義桓及齊之義

強而桓公乃能進齊桓及齊之義桓及齊之義桓及齊之義

去國都五里進齊桓及齊之義桓及齊之義桓及齊之義

盟國與以禮進齊桓及齊之義桓及齊之義桓及齊之義

來盟與以禮進齊桓及齊之義桓及齊之義桓及齊之義

未出公孫及盟帥字及諸侯深切著明其力與之迨於盟

夫出矣而孫及盟帥字及諸侯深切著明其力與之迨於盟

侯也夫此魯上盟王會也諸侯深切著明其力與之迨於盟

伐之大夫敗魯以盟王會也諸侯深切著明其力與之迨於盟

之征卿大夫敗魯以盟王會也諸侯深切著明其力與之迨於盟

樂征卿大夫敗魯以盟王會也諸侯深切著明其力與之迨於盟

以諸侯大夫敗魯以盟王會也諸侯深切著明其力與之迨於盟







王問諸屈季對曰信瑩之善鄭成之變也而  
中行伯之因鄭而歸也王欲媚子與襄老之必許之  
懼於必死謂之送者曰不媚於吾反矣許之使屈諸  
歸將許之謂之及期巫臣位將尸吾橋之使臣屈諸  
鄭伯許之告師異哉夫臣位將尸吾橋之使臣屈諸  
適郢且將之曰異哉夫臣位將尸吾橋之使臣屈諸  
之喜宜將之曰異哉夫臣位將尸吾橋之使臣屈諸  
姬而行將奔齊妻以逃者曰吾及鄭使不介勝而幣  
以重幣因卻奔齊妻以逃者曰吾及鄭使不介勝而幣  
先君謀也則忠社稷之固也無所益於晉且彼為若  
能利國雖重幣晉將歸之固也無所益於晉且彼為若  
之何爾錮馬對曰師有名也夫故不武以逆之子先  
吾望爾馬是代帥之受也夫故不武以逆之子先  
屬耳伯見公曰帥之受也夫故不武以逆之子先  
矣郤伯也臣何力之也夫故不武以逆之子先  
子之命也臣何力之也夫故不武以逆之子先  
曰庚之所命也臣何力之也夫故不武以逆之子先  
亦如之對曰也夫故不武以逆之子先  
用命也書曰力之有也夫故不武以逆之子先

# 取汶陽田

文音問

公羊傳汶陽田者何鞏之賂也杜氏曰汶陽田汶水  
北地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入濟張氏曰汶陽田汶水  
汶陽縣顏師古注即汶陽田兗州泗水縣東南有汶  
城陽故

汶陽之田本魯田也汪氏曰僖元年公賜季友汶  
齊人侵之齊明本非齊地取者得非其有之稱不曰  
復而謂之取何也恃太國兵力一戰勝齊得其故  
壤而不請於天王以正疆理則取之不言歸書然則  
得非其有奚異乎汪氏曰晉使齊還魯故書然則  
宜柰何考於建邦土地之圖若在封域之中則先







不行使于楚而亦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于濟多士文王以無德以如先大夫師眾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無德以文王猶用眾况吾儕乎且善用之乃大尸已責逮寡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名御戎蔡景公為左許救之赦罪悉師王卒盡冠之彭冬楚師成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二君弱皆強冠之彭冬楚師成蔡景公為左許于蜀使臧孫往曰陽橋孟孫請往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使臧孫往及陽橋孟孫請往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紅皆百人公衡為質以請盟楚人請平穀梁傳楚魚大夫其曰公何也嬰齊亢也杜氏曰蜀魯地

按左氏魯衛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為陽橋之役令尹子重曰師眾而後可於是王卒盡行二國稱師著其眾也侵衛則書侵我師于蜀致賂納質沒而不書非諱也杜氏曰公賂之書其重者則莫重乎其以中國諸侯降班失列下與夷狄之大夫

會也

及息遂為此行書公會楚公子嬰齊皆其華即夷以望國之君而屈於夷之公子魯之陳也

春秋責之亦不復為之諱自楚人僭王其公子亦僭而稱王子父矣今書季孫行父為國上卿當使其君尊榮其民免於侵陵之患而危辱至此特起

於忿悻肆其褊心而不知制之以禮也書曰必有

忍乃其有齊懲忿窒慾德之脩也易損卦大象君

大傳損德不悻不求行之善也宋子曰懲忿窒慾

不善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遠怨之方也季孫忿悻

弗能懲也而辱逮君父不亦惜乎故春秋史外傳

心之要典也考其行事深切著明於以反求諸已

則亦知戒矣臨川吳氏曰楚用子重之謀以救齊



諸國會盟公先往會嬰齊不沒嬰齊之氏名者欲  
見其挾衆威魯夫則稱其大夫曰齊夫敵故洮書宮慶向書衛  
諸侯則苟無諸大夫則不稱其大夫曰齊夫敵故洮書宮慶向書衛  
則曰始以人齊大夫有敵夫則不稱其大夫曰齊夫敵故洮書宮慶向書衛  
父則與則始以人齊大夫有敵夫則不稱其大夫曰齊夫敵故洮書宮慶向書衛  
自與則始以人齊大夫有敵夫則不稱其大夫曰齊夫敵故洮書宮慶向書衛  
圍宋公嬰齊也馬於耳此其曰公皆不夫及君故宮慶向書衛  
楚何無氏也足為公魯馬爾是後楚公侯子嬰齊是公晉  
大夫特相族也而書公馬爾是後楚公侯子嬰齊是公晉  
外臣之氏會二也而書公馬爾是後楚公侯子嬰齊是公晉  
大夫隱其從夷之也賤也齊之會書公不諱而楚大夫  
人氏名著其夷之也賤也齊之會書公不諱而楚大夫  
書氏名著其夷之也賤也齊之會書公不諱而楚大夫  
於不書楚人稱人而天不見望國之君下夷於楚大夫  
盟不書楚人稱人而天不見望國之君下夷於楚大夫  
以雲合景從以服屬於荆蠻之諸侯而無大也夫又司  
盟而春秋猶不見忍書也蜀之會春不勝諱則詳紀  
氏曰公子會外大夫止此李會春秋不勝諱則詳紀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  
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鄆人盟于蜀

左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  
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季去疾及齊國大夫  
大夫盟于蜀卿不書匱盟也於楚乎畏晉而竊與楚  
盟故曰盟于蜀卿不書匱盟也於楚乎畏晉而竊與楚  
列於諸侯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  
之謂也公羊傳楚此乎詩曰不辭於君一失其位不得  
馬爾也公羊傳楚此乎詩曰不辭於君一失其位不得  
會與盟同月則地會不盟也於楚乎畏晉而竊與楚  
其地會也程子盟何也公強自陵轉申國諸事也今會  
疆圍要結鄰好豈有不能衰弱之理乃懼而服從與  
則盟約故皆稱人豈有不能衰弱之理乃懼而服從與  
盟而魯與必先書公尊內也次書主盟者衆所推



也此書公及楚人則知主盟者楚也皆序諸國之下此序諸國之上欲見楚之與中國明也  
注氏曰書及則內為志而非楚主盟也然魯之盟  
久矣豈能主諸國之盟哉前此僖公二十一年盟  
薄二七年盟宋皆書公會諸侯不以楚主  
書公及亦不以楚主盟之辭也序楚於十公子  
國之上而書及正其名而不沒其實也  
齊秦右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去疾皆  
國卿也何以稱人楚僭稱王春秋黜之比諸夷狄  
晉雖不競猶主夏盟諸侯苟能任仁賢修政事保  
固疆圉要結鄰好同心撰義堅事晉室荆楚雖大  
何畏焉今乃西向服從而與之盟不亦耻乎古者  
用夏服夷未聞服於夷也乃是之從亦為不善擇  
矣經於魯若盟會不信則諱公而不書不臣則諱

公而不書棄中國從夷狄則諱公而不書注氏曰  
十六年同盟于幽不臣僖二十九年盟于齊是也  
晉從楚書公不諱何也事同而既貶則從同同正  
始之義也從荆楚而與盟既諱公於僖十九年齊  
之盟矣是以於此不諱而人諸國之大夫以見意  
也陳氏曰易為貶稱人楚大夫初會盟也是故諸  
大夫初會則其言公何公固與齊夷矣無足公諱  
馬爾注氏曰貶諸國之大夫固與齊夷矣無足公諱  
也春秋盟會一書人者凡四盟齊盟蜀貶從夷也  
盟外夷尊君父討亂賊之意切矣臨川吳氏曰嬰  
齊於此盟降稱人而前會稱氏名者欲見楚人即  
公子嬰齊也蔡許之君不書者以其為楚之車左  
車右降在臣列同於楚臣劉氏曰盟于蜀是嬰齊  
也其以力為功薄於大夫故嬰齊亦不得以其名通  
克不得稱諸侯之大夫故嬰齊亦不得以其名通



齊不之之也交十盟已盟以說乃楚蓋大惟諸難先皆也  
者諱弱名春相一亦而止楚非兩之渴夫霍侯以書事此  
嬰公惟氏秋見國不厥書成也會害立不泉之嬰趙之文  
齊可貶正安又晉過駱諸之廬也大以事惟淵者主之難異  
之也諸以得八年敢爭二止臣書蔡暴所陳蔡專其理時制合  
位胡國見不年楚重靈求後哉不一會于晉然盟後諸盛鄭而  
後氏之楚卿之強後不不賤賤會一晉皆蜀後侯晉而大沒夫後  
書陳不強後不不賤賤會一晉皆蜀後侯晉而大沒夫後  
楚氏不強後不不賤賤會一晉皆蜀後侯晉而大沒夫後  
人說得不不賤賤會一晉皆蜀後侯晉而大沒夫後  
者得不不賤賤會一晉皆蜀後侯晉而大沒夫後  
嬰之賤賤會一晉皆蜀後侯晉而大沒夫後  
齊穀楚諸一晉皆蜀後侯晉而大沒夫後  
能梁賤國盟前蜀後侯晉而大沒夫後  
自以楚魚以不書嬰啓之從  
降為及以不書嬰啓之從  
以前諸國中嬰啓之從  
從書國則國齊之從

故春秋於會蜀不諱  
公疑其說之謬矣

附錄

後之君人必數年之師及宋公  
衆也君而善用衆之任不夫國以  
况明者衆也善用衆之任不夫國  
使人同者衆也善用衆之任不夫國  
使軍者衆也善用衆之任不夫國  
王命伐之則有馬曰蠻夷使戎  
勸不功也則有馬曰蠻夷使戎  
已不功也則有馬曰蠻夷使戎  
有而功也則有馬曰蠻夷使戎  
人而功也則有馬曰蠻夷使戎  
余雖欲於齊而功也則有馬曰蠻  
之抑也欲於齊而功也則有馬曰  
父之抑也欲於齊而功也則有馬  
禮之抑也欲於齊而功也則有馬  
等王之抑也欲於齊而功也則有

癸酉  
定公十年  
三年  
晉景  
景元  
十二年  
齊景  
景元  
四年  
齊景  
景元  
四年



七曹宣七年陳成十一年桓桓四十九  
宋共公圍元年秦桓十七楚共三

# 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左傳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敗也遂東侵鄭如鄭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鄭敗諸立與皇成如捷

按在氏諸侯伐鄭討邲之役也遂東侵鄭公子偃帥師禦之覆諸鄭夫討邲之役則復怨勦民非觀專用於詐謀非正勝也後李衛公問對兵法先正而度彼參此皆無善也略而不紀勝負微也晉侯稱爵

而以伐書何也初為是役必以鄭之從楚也附夷擾中國則盟主有詞于伐耳高氏曰夫冬之役衛曹雖盟于蜀猶不敢背晉故能盟而遂會晉伐鄭馬鄭罪當討故春秋正諸國之爵以示義鄭敗不復從晉矣家氏曰伐鄭所以攘夷終襄公之身中國魯宋衛去強盛之楚鄭所以從衰弱之晉以尊罪之國是春秋之所嘉也前之盟十有一國大夫首存晉霸也見春秋權衡衮衮之意為中國謀而依謀也宋衛未葬曷為稱爵背殯越境以吉禮從金革之事也莊氏曰宋衛未葬而殯於正君故書公侯以譏之蒙氏曰春秋與宋衛之會晉伐鄭不與其純吉從戎也盧陵李氏曰宋衛之會晉伐鄭不覆曰敗皆借鄭而言非諸侯之敗鄭也楚獻捷則曰不書敗所以尊中國也



辛亥葬衛穆公

穆公作繆高氏曰此身衛侯背殯出師不臨先君之喪在氏曰六月乃葬非禮也

○二月公至自伐鄭

臨川吳氏曰雖未逾時伐鄭無功亦危之而致也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公羊傳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宣宮則曷為謂之新宮不忍言也其言三日哭何廟災三日哭禮也新宮災何以其禮也迫近不敢稱蓋茶也其辭茶且哀以成公為無說矣

廟災而哭禮也得禮為常事則何以書緝音氏劉

緝曰緝字質夫程子門人新宮者軍宮也不曰畫著春秋傳十一卷

宮者神主未遷也知然者丹楹刻桷皆稱桓宮此

不舉謚故知其未遷也宮成而主未入遇災而哭

何禮哉軍公薨至是二十有八月緩於遷主可知

矣言災則不恭之致亦自見矣此說據經為合或

曰禮稱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禮記檀弓注

哭者哀精神之有虧傷注新宮將以安神主也雖

未遷而哭不亦可乎曰先人之室蓋嘗寢於斯食

於斯會族屬於斯其居處笑語之所在皆可想也

事死如事生故有焚其室則哭之禮也神主未遷

而哭於人情何居音姬高氏曰君子於是乎知有

誅死方立朝遷遇火災春秋志此示有天道故謹

而曰之○汪氏曰公羊以謂不言宣宮不忍言也



穀梁謂迫近不敢稱謚然則莊公之世何以稱桓宮乎廬陵李氏曰此條諸傳皆以為得禮惟胡氏不合

### 乙亥葬宋文公

按在氏文公卒始厚葬益車馬重器備君子謂華先樂舉於是乎不臣考於經未有以驗其厚也數其葬之日則信然矣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以降殺渥速為禮之節不可亂也文公之卒國家安靖外無危難曷為越禮踰時逮乎七月而後克襄事哉高氏曰七月而葬天子之禮也知華先樂舉之棄君於惡而益其侈無疑矣夫禮之厚薄稱人情而為之者也宋公在殯而離次出

日當作月

境從金革之事哀戚之情忘矣顧欲厚葬其君親此非有所不忍於死者特欲誇耀淫侈無知之人耳世衰道微禮法既壞無以制其侈心至於秦漢之間窮竭民力以事立隴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秦始皇紀葬驪山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機程淮輪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奇器珍怪徒藏滿之後宮無子者皆令從死令匠作機弩矢春秋據事直有穿近者輒射之工匠盡閉墓中書而其失自見此類是也豈不為永戒哉

### 夏公如晉

左傳拜汶陽之田張氏曰汶陽之田特書曰取足以見疆場之令不出於王矣今為取田而往拜賜于霸國晉偃然受之而八年復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足見私情之納侮于晉也汪氏曰僖公取濟西田而使公子遂如晉拜賜已非正矣况以成公取



汶陽而躬朝于晉乎齊西汶陽魯之故田也以為霸  
國之私惠而聘之朝之見魯之不振也廬陵李氏曰  
成公朝晉者四三年四年十年八年悼公即位十年見  
止張氏所謂納侮者信矣惟十年八年悼公即位十年見  
馬無譏

###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左傳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張氏曰晉方怒  
而使之不服其為國憂未有底止也乃怒許之不事已  
也高氏曰疲命於晉楚而以伐之君子以是惡鄭也

### ○公至自晉

宣公薨至是三年之喪畢矣宜入朝京師見天子  
受王命然後歸而即政可也嗣守社稷之重而不  
朝于周以拜汶陽田之故而往朝于晉其行事亦

悼矣此春秋所為作也公行多不致其書公至自

晉何其至也必有以也公行多不致其書公至自  
成其為君自東遷此禮廢然亦未嘗有除喪而後  
大國以事王之禮而事大國者宣公挾強齊之見  
援弒君篡國此可以誦齊而求悅者無不為矣未  
除喪而會既除喪而朝今書如公借援於晉平為先  
公之舊其無王除喪而朝今書如公借援於晉平為先  
氏曰八年公又一經此年如晉明子之禮蓋晉十年  
知有霸者而不知有王不以為異耳春秋莫不書  
至此事以觀

### 附錄

許之王送楚以晉人歸楚公子蒧臣與連尹襄公之尸  
不才不勝其任以子其怨我乎對曰二軍矣故楚人  
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使歸即  
乎對曰二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使歸即  
相宥也兩釋累因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總其德以  
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



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  
告不殺對曰以君之靈累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  
臣為首戮死且請於寡君而免之賜君之若外  
不獲命而其請於寡君而免之賜君之若外  
疆雖遇執事其嗣宗職次及於宗帥亦偏師以  
盡臣禮所以報也弗敢違其力事而帥無有二心  
歸

###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左傳叔孫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公  
羊傳棘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其言圍之何不聽也  
邑在濟北蛇立  
按在氏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通氏曰凡內  
邑何氏曰不言復故地而民不聽至於命上將用  
叛者為內諱大帥環其邑而攻之何也魯於是時初稅畝作立

### 大雩

甲稅役日益重矣棘雖復歸故國所以不願為之  
民也歟成公不知薄稅歛輕力役脩德政以來之  
而肆其兵力雖得之亦必失之矣何氏曰不先以  
以兵圍之當與圍外邑同罪劉氏曰不察己之而便  
以失而非疾人之不我服強國之行若五伯之幸則  
有之此昭十二年圍郟也廬陵李氏曰春秋內叛書圍者七  
始於此昭十二年圍郟也廬陵李氏曰春秋內叛書圍者七  
費十二年圍成

###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廬咎如

左傳此赤狄之種也廬咎如潰上失民也杜氏曰廬  
咎如赤狄列種茅堂胡氏曰經不書廬咎如潰者晉  
常威赤狄潞氏甲氏及留吁矣其餘黨散入廬咎如

廬在良反公作將殺作牆咎音羔







信相親反要公以盟非抗而何故言聘言盟以惡  
之番陽萬氏曰聘者固出於其君之命而及盟則  
皆列其國也諸侯之於大夫大夫之於士士之於  
也若屈其臣之尊而盟則大夫之於士士之於  
君既不知自與之君而盟也乎高氏曰則豈非  
夫衛之敢於與之君而盟也乎高氏曰則豈非  
強乎一○廬陵李氏曰聘而先晉後衛豈非  
曰前十一年以別於微者此非前定也穀梁疏  
之盟不以日則此非前定也穀梁疏  
生事以非日則此非前定也穀梁疏  
二子書法聘不兩受命似與胡氏不合  
以非前定也穀梁疏

### 鄭伐許

程子曰鄭附於楚一  
年而再伐許故夷之一

稱國以伐狄之也汪氏曰據夷狄但舉號何氏曰  
夏自此以後兵革數起夷晉楚爭鄭鄭兩事焉及  
邲之敗於是乎專意事楚不通中華晉雖加兵終  
莫之聽也至此一歲而再伐許甚矣夫利在中國  
則從中國利在夷狄則從夷狄而不擇於義之可  
否以為去就其所以異於夷者幾希况又馮弱犯  
寡一歲之中而再動干戈於鄰國不既甚乎春秋  
之法中國而夷狄行者則狄之范氏曰鄭從楚而  
侯之盟故狄之揚士勛曰不於伐所以懲惡也  
喪與者其罪不積不足以成惡也所以懲惡也  
為告辭略而從告乃實錄耳一字為褒貶義安在  
也陳氏曰楚之伯鄭人為之也由齊桓以來爭鄭  
於楚桓公卒鄭始朝楚諸夏之交於夷鄭為亂



階也至辰陵鄭帥諸夏而事楚矣敗晉于邲盟十  
有微國之君大夫於蜀皆鄭為之是故狄秦而後  
狄鄭之者三文中十年無左秦成三年狄鄭昭十二  
晉狄而狄之者三文中十年無左秦成三年狄鄭昭十二

**附錄**

左傳十二年甲戌晉作六軍韓厥趙括鞏朔  
朝于晉將授王卻克趨晉進曰此齊侯也為嬖  
笑厚也寡君未之敢任晉侯曰齊侯視韓厥  
韓厥曰君不敢愛死乎齊侯曰服矣韓厥登  
曰臣之不敢愛死乎齊侯曰服矣韓厥登  
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實諸中以此出既謀之未  
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瑩善視之如實出已賈  
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  
小人不可厚誣君子遂適齊

甲戌定王二年四年晉景十三齊頃十二衛定  
宣八年陳成十二年杞桓五十八卒曹

宋共二秦桓十八楚共四

**秦宋公使華元來聘**

左傳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王曰宋入春秋未嘗  
聘為共公謀昏張本乎陵川吳氏曰晉衛二國相繼  
來聘以三年春同會伐鄭交結和好也廬陵李氏曰  
經書宋聘魯始此終春秋宋聘魯四此年及  
八年華元襄十五年向戌昭十二年華定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

左傳歸叔姬故也杜氏曰將  
出叔姬先脩朝禮言其故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汪氏曰文仲之子宣叔也  
子統嗣為大夫是為武仲



公如晉

左傳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讒季文子曰晉侯必不  
免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  
在諸侯矣歲可敬乎張氏曰晉景公勝齊而驕也高  
氏曰晉而取教忽之辱豈非禮愈繁而身愈卑徒自  
屈耳

葬鄭襄公

注氏曰喪未五月葬  
之速也太不懷也

秋公至自晉

左傳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  
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我族類其心必聽  
楚馬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

冬城鄆

鄭成中無所主逐變而屢遷也始與晉人連兵伐齊  
盟于楚猶幸晉人當與之無討也去年如禮又將叛而即  
適晉春秋於魯成之從楚  
過一不為所禮又將叛而即

鄭伯伐許

公作運社氏曰成公欲叛晉故城而為備孔氏曰魯有  
二即此西鄆也成公欲叛晉故城而為備孔氏曰魯有  
鄭家氏曰魯有鄆也成公欲叛晉故城而為備孔氏曰魯有  
是也魯自鄆有鄆也成公欲叛晉故城而為備孔氏曰魯有  
春秋魯人成不務安靜而輕  
於用民力鄆雖成何益哉

左傳冬十二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  
破鄭伯伐許取鉏任冷敦之田晉栾書將中軍荀首



佐伯之士變佐上軍以救許伐鄭取汜祭楚子反救鄭  
曰君若辱寡君寡君與其不足知二國之成程子曰  
欲成其禮不復然則不足知二國之成程子曰  
稱伯其見禮從戎

前此鄭襄公伐許既狄之矣今悼公又伐許乃復  
稱爵何也喪未踰年以吉禮從金革之事則忘親  
矣稱爵非美詞所以著其惡也何氏曰未踰年君  
親自伐許故如其意以著其惡也何氏曰未踰年君  
已繼之為孝父不挾夷楚之援濟惡庸小國歲再為  
書子而書爵絕之於名教也濟惡庸小國歲再為  
又四侵伐矣許之於鄭許世也濟惡庸小國歲再為  
如楚之役許乘楚左氏所記則此戰之役鄭許首  
鄭方從楚何得如此晉楚之救不書於經事未可  
也信鄭如又隱書其已親矣稱爵非美詞所以著其惡也何氏曰未踰年君

附錄左傳晉趙嬰  
通于趙莊姬

亥乙 定王二十五年 晉景十四年 齊頃十三年 衛  
元年 曹宣九年 陳成十三年 杞桓五年 鄭悼公費

### 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穀梁傳婦人之義  
嫁曰歸反曰來歸

前書杞伯來朝左氏以為歸叔姬也始嫁不見於  
經與禮常事不書此書叔姬來歸則出也曰家氏  
與他恃歸義之出者不此書叔姬來歸則出也曰家氏  
疾而歸臨川吳氏曰絕之也故春秋書其逆喪歸葬  
魚賤而辭臨川吳氏曰絕之也故春秋書其逆喪歸葬  
求婦而喜公以次夫叔姬與之歸為杞桓公夫人  
至今四十四年夫叔姬與之歸為杞桓公夫人



仲孫蔑如宋

而歸疑是叔姬無子祀桓別有妾子為太子叔姬  
心不自安而願歸曾故叔姬既卒而祀桓復來逆  
其喪以春秋於內女其歸其出錄之詳者男女居  
室人之大倫也男子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  
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而不能為之擇  
家與室則夫婦之道苦淫僻之罪多矣王法所重  
人倫之本錄之詳也為世戒也注氏曰知伯姬祀  
然叔姬書把伯逆喪以歸而不知伯姬來歸之後  
不復見於經則其善惡優劣不可在故栾氏不作  
附錄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祭人各有能問諸  
我何害弗聽嬰慶天使謂已祭余有能汝使問諸  
禍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祭其得亡乎祭之神福仁而  
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祭之神福仁而

左傳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汪氏曰蔑與華元交相  
聘問其情厚矣而明年蔑僑如逼於晉令遽與侵宋  
謹於邦交者固如是乎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首公作秀左傳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會諸穀  
氏曰穀齊地高氏曰荀首逆女而僑如往饋之此  
謂非禮之禮故以大夫會五年蔑會高固自是大夫會  
大夫率以爲常矣

梁山崩

左傳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曰絳重曰絳傳重  
人曰待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其所曰絳重曰絳傳重  
馬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其所曰絳重曰絳傳重  
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宗故山崩禮竭君何曰山有  
降服乘纒微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馬其如之而不  
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梁山崩何以告而從之已  
羊傳梁山者何河上之山也梁山崩何以告而從之已



何異爾大也何大爾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外異不  
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穀梁傳不日何也高者  
有崩道也君召伯道則何問以書也曰梁崩壅河三  
日不流晉君而而之尊而問曰馬伯也對曰梁者其  
使車右下而而之尊而問曰馬伯也對曰梁者其  
矣伯尊山下流伯尊曰君親素縞雖召伯宗如何者  
河三日不流伯尊曰君親素縞雖召伯宗如何者  
曰天有不流伯尊曰君親素縞雖召伯宗如何者  
伯尊由忠問馬伯尊曰君親素縞雖召伯宗如何者  
而祠焉斯流矣何伯尊曰君親素縞雖召伯宗如何者  
既不流焉斯流矣何伯尊曰君親素縞雖召伯宗如何者  
也杜氏曰梁山在馮翊夏陽縣北伯尊其無績乎攘善  
張氏曰同州韓城縣有禹貢梁山

梁山韓國也詩曰奕奕梁山韓侯受命而謂之韓  
奕者言奕然高大為韓國之鎮也後為晉所滅而  
大夫韓氏以為邑焉汪氏曰春秋之初晉滅韓曲  
書而不繫國者為天下記異是以不言晉也高氏

王正受封之山川大地故春秋書梁山崩而不繫之國者  
侯正受封之山川大地故春秋書梁山崩而不繫之國者  
為國土山川豈特晉當之哉左氏載絳人之語於  
禮文備矣而未記其實也夫降服乘縵徹樂出次  
祝幣史辭六者禮之文也古之遭變異而外為此  
文者必有恐懼脩省之心王於內若成湯以六事  
檢身與高室崇與文高宗形日祖已曰惟先格王昌與  
高宗克正厥事厥事注先格王之非心後正其美  
失之軍王側身脩行欲銷去之是也詩雲漢序美  
事之軍王側身脩行欲銷去之是也詩雲漢序美  
去之天而懼側身脩行欲銷去之是也詩雲漢序美  
之何足以弭災變乎夫國主山川至於崩竭當時  
諸侯未聞有戒心而脩德也故自是而後六十年



間弑君十有四亡國三十二注氏曰自此至昭十

弑君唯晉州蒲齊光衛劉吳餘蔡固言密州楚

凡九耳故徐彥疏云註誤今考文十一年敗狄于

鹹何氏謂宣成以往所不書者其應亦惜矣春秋

經亦不合抑并春秋戰者與

不明著其事應而事應具存其可忽諸

之象也象君權壞家氏曰穀梁具載伯尊所以

其曰伯尊以無伯尊手攘義也其實伯尊以道

淺之曰復尊其績于懼災之筆而書之必無是言

春治亂中國之合離而皆見於晉者以周自東遷

言之治亂中國之合離而皆見於晉者以周自東遷

伯者以存齊晉之衰獨有晉在而比意舊史必

會坐陳霸茅晉之削削之實為天下記異也

書晉梁霸茅晉之削削之實為天下記異也

附錄左傳不勝楚人執皇成及子國故鄭伯歸使公

以出鼓譟以復入

君攻華氏宋公殺之

子便請成于晉秋八月

宋公孫馮諸侯之不

左傳十一月巳酉天王崩

左傳冬同盟于蟲牢

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 秋大水

張氏曰山崩大水陰盛之徵

○冬十有一月巳酉天王崩

左傳十一月巳酉天王崩

○十有二月巳丑公會晉侯齊侯宋侯衛

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左傳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服會宋公使向

為人辭以子靈之難程子曰天王崩而會盟不廢書



同見其皆不臣何氏曰殺牢  
也留封立縣地有桐牢

而請成于晉盟于蟲牢鄭服也社氏曰言同盟服  
按在氏許靈公愬鄭伯于楚鄭伯如楚訟不勝歸  
告已及在諸侯之策矣以所聞先後而奔喪禮也  
而九國諸侯會盟不廢故特書同盟以見其皆不  
臣春秋惡盟誓於惡之中又有惡焉者此類是也  
孫氏曰天王崩晉合諸侯同葬之其也王曰是盟  
乃何休所謂同心為惡無王之其也蓋諸侯之同  
盟實有同道始然之大變而諸侯相與會盟不亦  
之則人不得終禮况已聞而猶相與會盟不亦  
心于春秋之諸侯則不知有奔喪簡王方崩而鄭與  
之卿會盟王却之則而奔喪簡王方崩而鄭與

晉衛脩朝聘於魯而不修弔事蓋將以是  
不於愧甚者靈王之執紼已達於天下而後  
朝於荆楚且侯致之於師也吁可嘆哉魯曾  
不遣一介自行李問國恤於京師也  
李氏曰鄭自必戰後皆從之汲汲於要之  
所以竟不能服之義以之汲汲於要之  
再救而卒無功也



本草大全二十二卷終



